

八十自述--哈得遜河畔隨筆  
—我的旅美生涯—  
陳仲欽

目錄

序言

**1. 我的祖先 (5)**

在中國東南方福建省的祖先 移居台灣

**2. 近親 (10)**

祖父 父母 叔父孀母 終身伴侶 兒孫 兄姊

**3. 我的童年與青少年 (29)**

快樂天真的莊腳囡仔 一位提升我的年輕老師 又一次改朝換代  
見證 『二二八』屠殺) 中學

**4. 大學—黃金年華 (41)**

國立政治大學 與「吉他」絕緣 堅持校園言論自由  
兩位影響最大的導師

**5. 在台灣的最後三年 (55)**

服預備軍官役 當中學英文老師

**6. 跨洋來美留學 (59)**

親友的支助 橫渡太平洋 柏克萊加大的『台灣寮』 其他在加大的  
台灣留學生 接送過客 半工半讀 美國都市計劃專業的特色  
甘迺迪總統被槍殺 學生言論自由運動

## **7. 專業生涯三十八年 (85)**

米蘇里州堪薩斯市都市計劃局 印地安納州首府馬利安縣(郡)大都  
會計劃局 馬丁路德·金與羅伯特·甘迺迪被槍殺 人類第一次登  
陸月球

## **8. 紐約州首府奧本尼 (97)**

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 把握機會更上一層樓 成立經濟發展區  
設立外貿區 建立首府區少年嚴管拘留所

## **9. 從職場上引退 (117)**

宣佈退休 力爭適合繼任人選

## **10. 值得記述的軼事 (123)**

伊賴司達斯·柯林二世—奧本尼的終身市長 國會議員麥克·  
馬格那蒂 彭明敏博士 奧本尼—美國最古老的城市  
首次訪問中國 台灣省主席李輝訪問奧本尼 九一一世  
貿大樓被暴徒撞毀 出席 2004 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 **生平重要年表 (159)**

## 序言

2008年3月我和內人返台參加當年的總統選舉，順便回到新竹故鄉探訪伯達堂叔。他今年已經高齡95歲，是我父親那一代還健在的唯一長輩。很意外地，他把那本失蹤多年的陳家分支族譜手抄原本交給我，吩咐我保管。他說：「你是我們陳家學歷最高的一位，有能力將這本寶貴的家譜保存好。」我非常感激他這番獎勉的話。

這本族譜是祖父於1933年根據曾祖父叔寶公於1882年撰寫的原稿加以編輯的，一直由我的父親保管。家父於1973年逝世前，曾經繼續稍加補充。不過等我參考使用後，終於會把此一珍貴的繕本存留在台灣，因為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子孫很少能看得懂中文，文言文更不用說。所以我特別在這本自述裡花了很大的篇幅，追溯陳家祖先的源頭和歷代祖先的延續，並且把它連接到我這一代。我在台灣出生長大，然後來美留學定居，無可違言的，我是台美兩邊親屬的溝通橋樑，希望我的中英文自述能幫助大家互相認識。

我感覺我有很重大的責任應該善用這本家譜，來告訴子孫後裔有關他們祖先的過去，由何地而來。更重要的事是我要給大家分享一些我個人如何由台灣出生長大和旅居美國的生涯，跨越東西文化。就像我們的祖先在兩百五十年前，從中國福建坐帆船渡過台灣海峽中的「黑潮」急流遷居台灣一樣，五十年前我乘遠洋貨輪橫渡太平洋來到北美洲新大陸，

二者長短距離雖然不同，時代背景有異，但是無懼人生地疏，離鄉背景的勇氣精神是相似的。在我之後，不斷地也有不少親戚移居美國，這都是象徵著在地球村上尋求較好的地方，較好的生活和機會的陳家歷史的一部份。

在過去五十多年，我曾經在美國的不同城市做事居住，也到過很多地方開會或旅遊，遇到許多不同背景的人，有不少值得回憶的生活點滴。人類歷史乃是人與時空交織的記錄，每個人在地球上走過的，多少都會留下一些痕跡。我一生中見證到正好發生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我將這些人與事寫下來以對照我當時正身處何地。

我於 2010 年開始起草這本回憶錄，中間停停續續，一直到 2013 年初才先完成英文初稿，距離我從全職退休後剛快十年。為了住在台灣親戚的方便，我又費了一年的時間將它翻譯成中文，並整理舊照片。這些工作，尤其是中文電腦打字，真費時費力。對我來講，中文最難的地方就是異字同音和四聲。為了方便查字，我甚至於先自編了有三千個常用漢字，一共有九百個國語注音的八頁小冊。我很高興我終於在年屆八秩時，完成了今生最後的一件重大任務。

2015 年春於美國紐約州首府區寓所  
陳仲欽

# 1. 我的祖先

## 在中國東南方福建省的祖先

根據分支族譜，可以將歷代祖先追溯到七個世紀以上：居住於中國福建省五百多年(1250-1770)，之後定居台灣兩百多年。曾祖父叔寶公(1848-1890)於1882年秋天到福建省泉州參加鄉試，歸途順便前往惠安縣德溪舖濶上鄉祖先故鄉探訪，尋找陳家祖先的記錄。(惠安縣位於今泉州市之北，靠海，古早時代居民大多以做田捕魚為生，當地出名石雕和木雕手工藝。)經詢問族親，參閱族譜，按圖尋墓追查，他終於能夠追溯從第十三世紀(南宋1127-1270)開始前後十八代的祖先。在此之前，我們的祖先究竟來自何地，已無法查考，也許他們是從華中河南遷徙過來的。歷史記載唐初河南有大旱災，以後又有「安史之亂」(755-763)與「黃巢之亂」(874-875)，因此大批河洛地帶的漢人先後逃難到閩南，難免與當地的百越人通婚。最近馬偕記念醫院林媽利醫師應用DNA科學分析的結果，證明大多數的中國東南方的人，在血緣上與中國北方的漢人不相同。

最早一位祖先名「覺」(1253南宋理宗-1332元朝寧宗)，享年七十九歲，娶妻張氏，生世寶和世賢二子(第二代)。(族譜裡對住在福建的祖先的生死年月日大多沒有詳細記載。)明朝(1368-1573)初年，世賢公之長子守仁公(第三代)，娶妻謝氏，因為抗拒陳同之亂(1370明洪武三年)而身亡。亂平後，明太祖朱元璋因其效忠有功，以走馬圍地褒賞，欽賜其



## 移居台灣

1684 年，滿清結束鄭氏東寧王朝，正式將台灣併入清廷版圖，實施海禁政策，禁止中國東南沿海居民移居台灣。當時因為福建和廣東沿海山多田少，人稠地窄，人民生活艱苦，冒險非法偷渡的人也不少。海禁終於在 1760 年解除，於是大量的居民從福建和廣東移居來台灣追求較好的生活。全島在 1810 年已有兩百萬以上的人口。

旭祖 (1750-1824 乾隆十五年生)，娶妻徐氏，係賢祖的次子，就是陳家移居台灣的第一代。他在海禁解除後不久大約於 1770 年代攜眷離開福建泉州來台，距今兩百四十年前，剛好與美國獨立差不多同一時間 (1776)，也就是台灣開始由滿清帝國統治，而成為中國領土一部份的九十年後。

他們定居於今日的新竹。新竹當時是一個有城牆保護的商貿中心，古早叫作「竹塹」。最早的竹城用刺竹建於公元 1733 年，以保護漢人免受原住民土著的攻擊。(這與美國開發西部拓荒者，築木堡以防印地安人攻擊很類似。) 1806 年在竹城外加築土城。1829 年城牆改建，用磚石砌造，有東西南北四個城樓，現在只保存有東門城「迎曦門」。新竹在地理上位於北台灣的戰略位置，距離台北以南



新竹市東門城

約八十公里(五十英里)，其西北邊不遠有一良好的漁/商港，古早叫做「竹塹港」，就是今日的南寮舊港。運載人貨的帆船可以很容易地直接從對岸的福建泉州航越台灣海峽，在此碇泊。

文試公(1793-1874, 在台第二代) 係旭祖的第四子，與元配林氏(1795-1829) 生子玉衡(1828-1887) 和兩女兒。他曾經續弦三次，與繼配林氏生子玉光(1828-1887) 和兩女兒。玉衡公與玉光公是第三代。

高祖父玉衡公曾當官為候選分州，新竹武營師爺二十多年，其長子叔寶公(1848-1890) 是秀才，亦繼任這個職位。武營師爺等於保安隊的文職秘書，相當於今日警察局主秘，雖然只是地方政府的一個小官，但在那個時代，還是很受尊敬和有影響力的公職。我小時候看到我家古厝中央大廳的牆壁上，掛着幾付他們穿著彩豔朝服的舊畫像。我相信在我父親之前的早幾代在台祖先都是文人，地主。我記得一直到 1960 多年前我家還擁有幾分田地，由莊內的佃農耕種。

曾祖父叔寶公和曾祖母鄭氏貴生有三子一女：長子鵬程(1870-1942, 我的祖父)，次子鵬翀(1874-1935, 瑞釵的祖父)，三子延熙(1885-1931 伯達叔的父親)，女兒鸞嬌。我年紀小時，祖父，鸞嬌姑婆和三孀婆都還在世。其他的人在我出生前都已經逝世。祖父是在台第五代。

我們的住家是在當時叫做「三甲六莊」的小村子裡，距離市中心東北約一公里。它是全村裡唯一有紅瓦屋頂的傳統式三合院大厝。根據伯達



堂叔說它是在一百五十年前（十九世紀中葉）由高祖父玉衡公（1828-1887）和曾祖父叔寶公（1848-1890）所建。屋頂大梁也都是由中國大陸運來的。在二次大戰之前，全村約有二十幾家住戶，有一半是佃農。它的周圍都是稻田。大厝正面是一個大庭院，牆邊有好幾排盆景，夏天夜晚大家坐在院裡納涼談天。庭院牆外還有一片空地，是小孩白天玩的地方。後院則是種有果樹的花園。庭院的大門半夜之後關起來，我念中學時週末和暑假，如果深夜晚歸，就得爬門進屋。祖父的弟妹和子孫都住在這個大厝裡，三代同堂很熱鬧，能彼此守望相助，當然比較沒有隱私。

二次大戰快要結束前，政府將比較寬闊的街道從市內延伸到市郊，剛好由我家大厝前後院及東面切割。每當從學校放學回來後或假日，我和我哥哥常常在屋後的十字路口上投接棒球。大戰後現代都市化也終於來到台灣。在我 1963 年初底離開台灣後不久，那些舊房屋都被拆掉改建，替代的是三四層高，樓下商店與樓上住家混合的熱鬧街段。過去半世紀的快速都市發展，已經把台灣城市的面貌大大地改變了。每次我回新竹故鄉訪問，有許多地方和街路我都不認識。

## 2. 近親

族繁不勝舉，在本章裡我只簡介我親身接觸過的近親。

### 祖父

祖父陳鵬程 (1874-1942) 別名坎，是在台第五代。他與祖母林氏等 (1874-1922) 生有二男三女。我出生時，祖母早已去世。我對祖父至今仍然還有深刻的印象。因為是長子，他是很受尊敬的陳家大家長，一位舊時代的讀書人。1895 年台灣割讓給日本，改朝換代，他也就失去了應考的機會。不過他很有學問，深諳古文和易經，因此就以相命和看風水為業，在新竹稍有名氣，在城隍廟門口有個固定攤位。我還記得小時候他常常帶我上山替客戶察看墓地風水。

和當時許多有錢人一樣，他吸鴉片上癮。鴉片在當時也是一種有效的藥品，當我們小孩感冒時，他就用鴉片煙吹進我們的口中來治療咳嗽。每天下午他躺臥床上點火吸鴉片，與來訪客人交談，他的床邊成為村裡老年人和訪客聚會閒談的地方。

據長輩們說，祖父不善理財。他們說在新竹市市中心城隍廟旁的一排兩層店舖，有幾間原來是我家所有，（二戰前拆掉，現在建為水池），但是祖父因為替朋友擔保負債，不得不把一些家產賣掉替人還債。當我出生時，大部份的財產都已失去了，剩下幾分共有田地，請同莊內佃農耕

作。祖父於 1942 年 5 月 5 日因腎臟結石發炎逝世，享年七十二，我才七歲。(腎結石在現在是很簡單的手術就可治療。)

祖父於 1941 過世前一年，在族譜上特別提示十六個字，從在台第六代開始，做為後代子孫取名的順序，來分辨輩份：伯，仲，英，明，定，庸，士，進，世，德，綿，遠，衍，派，榮，高。我是第七代「仲」字輩，「英」字輩是第八代，「明」字輩是第九代，現在已傳到「定」字輩的第十代了。我也希望大家能盡量遵照。

## 父母

1895 年中日戰爭中國敗戰，依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兩年後家父陳伯壘 (1897-1973) 出生。他是長子，下有三妹一弟。從小上私塾，有很好的中文基礎，是全村內極少數看懂漢文的人。許多鄰居都請他寫信看信，晚上大人小孩坐在大廳內聽他看古書講故事，如三國誌，水滸傳等，這是當時鄉下人除了打牌賭博之外最好的消遣娛樂。我到美國之後，他也時常寫信給我報導家常。

他是一位溫和勤勞，與人無爭的人，熱心村里公益。年輕時到台北跟名師傅學做金飾手藝，當了四，五年學徒。出師後回新竹開創「麗崑銀樓」(店址在中央路)。由於他有藝術天份，成為全市有名的打金



麗崑銀樓開創舊址(2012 圖)

仔師傅，銀樓生意很好，我家經濟上算是小康之家。

不過我也還記得在二次大戰期間，家境一度相當窮困的情況，因為日本政府嚴禁金銀手飾的買賣，銀樓被迫停業。父親只能在家裡用銅錢替人打造指環，或偷偷改造婚慶金飾，也到附近的糖廠推輕便車，賺錢養家。一直到戰爭結束後銀樓才再復業，家境才恢復過來。他晚年退休後，銀樓由我的哥哥和孀母先後繼續經營了二十幾年。

我最後一次看到父親是在 1973 年七月，是我來美十年後第一次返台探親。當時他因為腦溢血已經半身不遂臥病在床，不能講話，但是還能認識我。我坐在他的床邊，料想這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不禁流淚。過完兩個禮拜的假期，我回美國。五個月後（十二月十二日）他就往生，享年七十七歲。我未能趕返台灣奔喪，非常傷心。



生父 陳伯壩



生母 柯妍

家母柯妍 (1902-1952) 出生於新竹西門世家。因為外祖父柯東洋和祖父是世交好友，把大女兒從小就送給陳家收養，她有一位親生哥哥，名叫柯鑑藩。家父和家母在 1921 年結婚，他二十四歲，她十九歲。我出生時外祖父祖母都已過世。但是母親與柯家親戚一直都保持親密的關係，常常帶我們回娘家。家母是一位很溫祥慈善，和節儉的家庭主婦，很愛護子女，是全家的磁心，很受親戚們的敬重，不會與人爭論噲聲。

因為二戰和戰後期間，糧食缺乏，營養不良，母親的身體狀況，在生的最後三年一直不好。她因為肝臟惡化，健康衰退，身體變得很虛弱。一九五二年我整個高一暑假，都留在家裡照顧她。兩位姊姊都已出嫁，也無法常常回娘家幫忙。我記得到了她迴生無望的時刻，身體終於被從臥房移到大廳。全部家人聚集在大廳那裡，許多親戚也都趕來幫忙準備喪事。我握著她冰冷的手呼叫，伊無反應。母親安詳地於 1952 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兩點與世長辭，享年五十一。當時才十七歲的我感到心碎和非常孤單，每當從學校回到家時，再也無人問寒問餓。

我至今對繼外祖母還有深刻的印象。家母對待她有如對待親生的母親一樣孝敬，常常帶我們小孩去探望。老人家與獨生女兒（我的阿姨）住在西門的一條小巷裡。我們家有節



慶，伊攏會來參加，老人家大喉嚨，腳沒到聲先到。阿姨的獨子李明圃(我的表弟, 上圖左) 自幼失怙，靠阿姨替人做衣服扶養。他自我奮發努力，從新竹師範學校畢業，從小學教員做起，之後又到師範大學進修，最後擔任新竹市三民國中的校長。治學有方，藝術造詣高，是一位很優秀的教育家。我們退休後保持連繫，我回新竹時，常一齊相約郊遊。

## 叔父孀母

我出生後叔父和孀母就要求收養我，因為她們只有一個親生女兒，但是家母一直不肯答應。母親逝世後不久，叔父和孀母又再提出要求。在眾多親戚的鼓勵和說服下，我終於答應過繼，不過我仍然繼續住在鄉下的老家，一直到上大學之後才開始住在市內。

叔父陳伯愷 (1907-1986) 年紀比父親少十歲，是家中的老么，難免有點受寵慣養。他上過日據時代的國小，跟家父學習比較簡單的金飾手藝。對於我的來美留學，他很以為榮，在 1977 年春天由外孫女楊淑玲陪伴來美國，到紐約州首府探訪我們，住了將近半年，全家人同遊許多紐約州和東岸的名勝古蹟。

由女兒瑞錦 (我的堂姊) 陪伴，他於 1986 年五月第二次來美國。我帶他們一齊遊尼加拉瓜瀑布，加拿大的多倫多與及美加交界的千島湖。他們本來準備七月五日離開美國回台灣，但是很不幸就在七月三日中午，他突然在紐約市皇后區其孫女兒楊淑玲的公寓內腦溢血中風昏倒，被送到附近一家醫院急救。我接到淑玲甥女的電話後馬上與文華開車趕去醫

院 (約三個半小時)。他在醫院裡一直昏迷不省有一個禮拜，終於不治逝世，享年八十。我安排在當地殯儀館請一位華人教會牧師先做簡單的儀式，然後將屍體火化。一個月後我親自和瑞錦堂姊把骨灰帶回新竹故鄉，由家人舉辦隆重的葬禮。那是一次多麼悲傷與艱辛的旅程。

孀母莊愛珠 (1910-1973) 出生於富裕的商家，父親莊榮在新竹西門經營「莊崑茂行」，1930 年與叔父結婚。她為人慈善，有生意頭腦，家父開的銀樓實際上就是由她來掌理，接待顧客。在四十幾歲時信奉基督教，是我家第一位基督徒，學會用羅馬拼音讀台語聖經。在我念大學時有幾次陪她到東門聖教會做禮拜。孀母患有糖尿病，1973 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家裡意外滑倒，因腦震盪不治逝世，享年六十三歲。意外發生時剛好我們全家大小返台，應一位政大同學黃金權 (新聞系) 的邀請到台北金山海水浴場渡假。接到消息後，馬上趕回新竹，我大部份時間就留在新竹幫忙喪事和處理家中後事，喪禮是用基督教儀式舉行。假期最後幾天才全家去遊一趟日月潭。

## 終身伴侶

魏文華原名秀英，來美國後才改名，英文取名 Heidi，與她的日本名發音ヒレ (Hire) 相近。在我們認識之前，我並不知道她就住在離復興路我家只有幾條街的東門街，她的堂兄還是我新竹省中初中的同班同學，也是瑞釵堂妹的中學同學。她出生於水田里蘇家，因體弱多病，相信相命，滿六個月大就被魏家收養，視同親生，其愛護之情，無與倫比，甚

至於是過份保護，把她留在身邊，很少讓她獨自在街頭上拋頭露面。養父魏萬德先生 (1914-1989) 是一位踏實，聲譽很好的殷商，外表威嚴，但待人和藹，很熱心地方慈善公益活動，在東門城附近開一間成功的「魏盛發」五金油漆行。養母陳畹蘭女士 (1916-1998) 是一位很能幹，有智慧和好度量的婦女，外公陳福全是新竹市相當有聲望的漢醫和書法家，人尊稱他為『福全仙』。



慈祥的外婆與外孫英立合照 (1993)

當我於 1961 年四月服完預備軍官役後，就留在家鄉，應聘到當時的新竹縣立一中擔任高中英語老師。我們是在 1961 年初夏經由一位雙方家長的共同朋友介紹而認識。她的高雅氣質，清秀面貌，和樸素而不俗的服飾，給我很深刻的好印象，可以說是一見鍾情。我們開始通信，一齊郊遊，使彼此有更多的瞭解。我發現她不但是聰明，文筆也非常流利優美。不可否認的，我在大學時也曾經交過女友，但從未如此動情過。也許就是緣份，我告訴她我準備出國留學，可能要分別好幾年，她不在意。

經過幾個月的交往約會，我們於 1961 年八月訂婚，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禮拜日結婚。選擇禮拜日的原因是大部份的人只有禮拜天才休假。她芳年二十二，我二十六歲。當晚大約有三百多位貴賓，親友，同學，



參加婚宴，我的表兄柯子餘先生主持婚禮並担任介紹人。(他的二公子柯建銘是台灣民進黨的領袖和立法委員。) 證婚人是李克成博士 (醫生)，是叔父的小學同學。婚禮後我們到日月潭和關子嶺渡蜜月，最後到高雄，在瑞雲二姊家做客。我當時決定出國前結婚，也是出於一片孝心：一是讓老人家不用掛慮我會一去不歸，二是家裡多一個人可以照顧她們。到了加州大學之後，我也發現事實上有一半以上的台灣男留學生都是結婚後才出國，把家眷留在台灣。那個年代政府不准留學生於學習期間攜眷出國。

她有藝術天份，獲有賓州國際通訊學院進修合格的藝術家證書。因為精於會計，善理家事，我們家裡的財務雜事就由她掌管操勞，使我無後顧之憂。她喜歡閱讀和藝術創作，很會手巧做緞帶花，小別針和耳飾，畫蛋畫，有十幾年到處參加手工藝展示出售。晚年設計和影印上百種書籤贈送給許多慈善組織。



訂婚 (1961/8)



迎娶 (1961/12)

## 兒孫

我們非常有福氣有三個品性良好，也都是完成美國高等教育的男孩。不過念的都是著名的私立大學，要靠獎學金，半工半讀，和向銀行貸款。完成大學教育是新移民要打入美國社會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

長子英明 (Raymond) 於 1962 年十一月在新竹出生。我離開台灣來美國時他才滿兩個月，三歲才來美國。英明自小就表現是一個聰明，認真，可靠，和有愛心的人。十四歲時，放學後就到離家不遠的公寓打工。學業成績好，也愛好運動，是高中棒球校隊隊員。1985 年從西北大學化工系畢業，兩年後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化工碩士，在就職中又受到公司的贊助，獲得芝加哥大學企管碩士 (MBA)。

1990 年六月他和呂佩璜小姐在奧本尼華人基督教會舉行結婚典禮，由陳清芳牧師証婚。她是桃園呂德寬和黃瓊彩夫婦的二女兒，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來美留學，獲得西北大學工業工程博士學位。她才德雙全，相夫教子，很善待和尊敬公婆。我們的長孫明皓 (Eric) 1995 年五月在芝加哥出生，在校成績優秀，對音樂有天份，就讀新澤西州立魯格大學 (Rutger University) 二年級，主修音樂。孫女兒



孫兒明皓高中畢業 (2013/6)

明怡 (Emily) 2000 年五月在新加坡出生，高中一年級，愛好藝術和科學，也是學校体操隊員。全家都是新澤西台語歸正教會的會員，很熱心事奉。

英明 1987 年修完哥大化工碩士學業 (位於紐約市) 後，開始就職於「莫頓國際公司」(Morton International) 芝加哥總部，升任到資深工程師。1999 年被派到新加坡設廠，擔任廠長，舉家住在那裡三年。2000 年五月孫女兒明怡出生，我們順便去新加坡探訪遊覽。在美國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下，上市公司的合併乃是司空見慣的事。他從新加坡返美不久，像莫頓這樣百年大公司也被另一家化工公司「羅姆·哈斯」(Rohm & Hass) 合併，不久它又被更大的「陶氏化工」(Dow Chemical) 合併。但是他繼續受重用，被派到歐洲，中國和印度各地做建廠或修護的工程，一直到 2009 年初才轉職位於新澤西州的「英國石油」(British Petroleum) 旗下的「美國滑潤油公司」(BP Lubricants USA)，擔任首席資深工程師。全家於隔年夏天由美中芝加哥搬來東岸，位於新澤西州北邊的溫鎮 (Town of Wayne)，距紐約市約四十五分鐘，離首府奧本尼開車不到兩個半小時。

二兒英哲 (Robert) 1966 年十一月出生於米蘇里州的堪薩斯市。我當時在市政府都市計劃局任職。英哲個性溫順，有藝術天份，喜好運動，是高中棒球校隊選手。1989 年畢業於離家不遠，以理工科著名的「任色利阿理工學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建築系。畢業後在本地一家小建築公司實習一兩年，覺得興趣不合，轉行到基督教青年協會 (YMCA) 擔任經理多年。之後在新澤西州一家建築工程公司當經理，算是回到本行。他住在新澤西州中部靠近大西洋海邊的小城 Neptune，離紐

約首府開車三個半小時。有個穩定的職業，愛好排球和壘球運動，享受無憂無慮的單身貴族生活。

么兒英立 1968 年九月出生在美國中部印地安那州首府印地安那波里斯 (Indianapolis, Indiana)。當時我在「馬利安郡大都會計劃局」擔任資深計劃師。英立個性活潑，人緣好，品學兼優，是高中田徑隊與美式足球隊的傑出選手。高中還沒畢業，即成為幾所長春籐聯盟名校爭取的對象，最後選擇進全美排名最高的普林斯頓大學，主修心理學。大四時被選為田徑隊隊長，可以終身返校免費參觀各項運動比賽。1990 年由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後，取得新澤西州教師資格，在學校附近一所高中當老師。兩年後決定到台灣師範大學語言中心學習中文，同時在補習班教英文，賺生活費。

1994 年十二月底他突然腦部劇痛，很機警地馬上搭飛機趕回家來。經過眼科，內科醫生診斷，和 MRI 檢視結果，發現位於腦部中央的松果腺發炎，腦液阻塞，產生壓力，有生命危險，趕緊由救護車送到醫院，由一位腦外科醫生動插管手術。他總算是命大，經過雷射治療，才回復健康，再回去台灣。就在當年，他認識了同在台北補習班教英文的黃心慧小姐。她輔仁大學畢業，曾經來美留學，獲得密西根大學碩士學位。她是高雄橋頭鄉黃正忠，洪月季夫婦的長女。兩人於 1995 年十月中在台北結婚，我們也返台慶祝，在新竹和高雄兩地宴請親友。兩個男孩明佞 (Jonathan), 明佺 (Jeremy) 先後於 1997 年三月和 2000 年五月在台北出生。

他在台灣總共居住了十四年，在補習班教英文和幫助帶小孩，可惜沒有機會發揮所學專才。2007 年台灣經濟開始不景氣，她主導經營的英語補習班也遭受挫折，她又不願意來美定居，兩人的婚姻開始亮起紅燈。為了小孩的教育，2008 年夏天他終於決心帶著兩個孩子返回美國，暫時與我們同住，重新追求他的教師願望。

## 兄姊

我是家中排行最小的，上有兩位姊姊和兩位哥哥，大姊和大哥是收養的，母親只生二姊，二哥和我三人。母親去世後，我過繼到叔父這邊，又增加了一位堂姊和養弟。

大姊清月 (1922-2002) 外家姓葉，很小就被陳家收養，爸媽痛愛如親生，小時候常隨母親和大姊到溪埔仔葉家做客。大姊十八歲時與當日日本警察的張錦清 (1919-1988) 結婚。記得母親常常帶我到後龍他們家，幫忙照顧幼小的孫兒孫女。1945 年隨著日本進軍南太平洋，姊夫被徵調派往海南島，母子被接回新竹娘家照顧。



與外甥外甥女合照 (2007/5)

1947 年日本戰敗投降，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才被遣送返台。他們共有三男四女：英賢 (1941)，美枝 (1943)，美玉 (1949)，美琴 (1953)，英聰 (1955)，英富 (1959)，美娟

(1965)。 兄妹都很孝順。姊夫四十六歲時中風，半身不遂，教養子女的重擔，就落在大姊一人肩上，實在很不容易。2002 年九月十三日大姊過世，享年八十一。當時我們正在芝加哥渡假，接到消息後，我馬上訂機票獨自回台奔喪，喪禮相當隆重，她獲得哀榮。

美琴與美娟兩姊妹苦學上進，通過高等文官考試。美琴任職新竹市政府主計室主任及市長室秘書。丈夫程良村同在市政府擔任局長職位，都已退休。美娟獲有大學碩士學位，現任內政部人事處副處長，丈夫張正明任職股票公司。她率兒子晏瑜 (David) 於 2004 年夏天來美渡假一個月，先住在芝加哥英明家幾天，我們同遊芝加哥市許多博物館和景點，然後一同坐車回紐約州奧本尼住所，沿途停留底特律，多倫多，尼加拉瓜瀑布，千島湖。我也帶他們到紐約市，大西洋城，華府各地遊覽，總共開車七千多公里。2006 年冬天，英賢與妻子月鳳，女兒雅惠，和大媳婦四人來訪，我冒大雪開車到紐瓦克國際機場接機。我帶他們遊賞喬治湖和尼加拉瓜瀑布的冰雪景觀，參觀紐約市的帝國大廈和自由女神。

長兄仲吉 (1925-1944) 是同宗陳寶的三子，依相命有養子緣，被我家收養。他天生如鐵的堅韌身體，好動，善游泳，精力充沛，會吹小喇叭，參加青年團，是莊內的青年偶像。他思想前進，十八歲時偷偷地去日本想加入社會運動組織，他的行動引起政府當局的注意，警察到家裡來調查。1943 年八月他被日軍徵召，被遣送到南洋的「拉巴耳」(Rabaul) 島。

我記得全家人到火車站送行，我才八歲。根據軍部當局的通知，他是隔年六月病亡島上，年僅二十。實在真可惜，被浪費了一條寶貴的生命。

案「拉巴耳」島屬於巴布阿新幾尼亞 (Papua New Guinea)，距大洋洲 (澳洲) 很近。1942 年被日軍佔領，成為日本海軍在南太平洋活動與前進基地。許多中國和盟軍的戰俘被日本送到該島集中營做苦工，受到酷刑而死亡。二次大戰時總共有二十萬台灣青年被日本徵召送去南洋，中國，和印度支那作戰，有三萬三百人沒有生返。我們莊內一共有四位青年被徵召，兩人死亡 (長兄仲吉和大厝內的曾火珠)，兩人歸來，包括伯華堂叔和仲燦堂兄。

二姊瑞雲 (1927-2010) 是一位秀麗聰明，度量寬，人緣好的女性。我們相差八歲，特別親近。我十四歲生日時，她送給我一枝日製口琴做禮物，我還把它帶來美國，至今保存良好，每當吹這一枝口琴時，就會想念伊。姊夫彭燈順 (1929) 出生於新竹市南寮世家，淡江中學畢業。1956 年舉家遷居到高雄市，曾從事不動產，建築，鋼索製造等事業。他們夫妻喜歡旅行，1980 年秋天來美旅遊，也到紐約首府探訪我們，同遊尼加拉瀑布，紐約市。我還開車到美國中西部的克里夫蘭市探望他的姪兒。

他們一共有子女三男二女，依序是：傳宗 (Peter 1957)，淑玲 (Jennifer 1961)，加上二房李婷婷所生的俊力 (1970)，千娜 (1971)，琮元 (1974)。傳宗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陽明大學企管碩士，從事國際貿易有成，女兒薇如 (Jessica) 畢業於加州大學。淑玲畢業於台南文藻五專音樂

系，教授鋼琴，兼房屋仲介，丈夫錢金富，經營氣球製造，他們生有兩個女兒。

2010年八月，二姊突然生病住院，發現是後期肝癌，十月十四日過世，享年八十四。我和文華接到消息後，訂返台機票，希望能趕上她的葬禮。但葬禮日期提前，很遺憾未能送她最終一程。不過我們還是參加了她的骨灰進塔的儀式，地點是高雄市郊義大的相當堂皇的靈塔。

二兄仲堯（1931-2011）大我四歲，是一位忠厚木訥，行事低調，與世無爭的大好人。我們相處很好。記得小時後暑假或星期日，我們常常跑去位於市郊「牛埔」的競馬場，偷偷地越牆進去看賽馬。我們都喜歡棒球，我念中學時，兩人時常在厝後十字路口上輪流投接棒球。他是紐約「洋基棒球隊」的終身粉絲，從網路電視上看棒球比賽是他晚年最大的娛樂。他念完日本國民小學高等科，有日文基礎。可惜未繼續升學，留在銀樓從父親學習金銀首飾手藝，繼承父業，經營「麗崑銀樓」數年後退休。晚年身體健康不佳，2011年六月二十九日過世，享年八十一。我從美國趕回新竹參加喪禮。

依照台灣傳統習俗，在我母親去世一百日內，他二十一歲時就與少他一歲的曾月娥（1932-2014）結婚。他們育有三男一女：英堅（1953），英強（1954），英輝（1955-1996），英淑（1959）。家嫂是一位勤儉刻苦，很會管家理財的家庭主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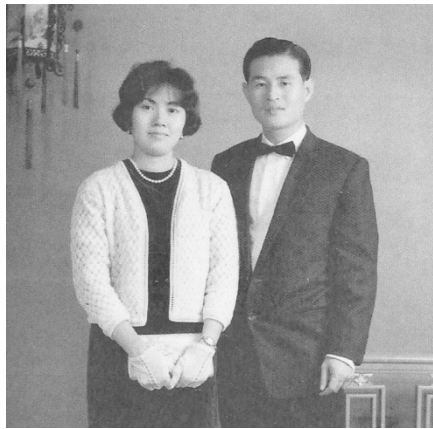


堂姊瑞錦 (1932) 大我三歲，是家叔和孀母的獨生女。丈夫楊鏡榮 (1930-2014) 本來在新竹市經營鐘錶店，後來移居到台北市，受雇於一家日本陶瓷公司。她於 1986 年春陪叔父來紐約，我帶他們同遊美加幾個城市名勝。他們共有四個子女，依序是：淑如 (Shirley 1955)，宏章 (1956-1976)，淑玲 (Karen 1958)，宏洲 (Jay 1962)。長子宏章二十歲服兵役時因急性肝病過世。其他三個子女都先後移民美國。

甥女淑玲於 1983 年夏天追隨未婚夫江志華 (1955) 來美國留學。同年秋天我安排他們在我們住地的鎮公所辦理公證結婚，請一位法官證婚。他們同在紐約市的「聖約翰大學」念碩士，他念企管，畢業後創業經商，淑玲念圖書管理，畢業後在美國郵政局工作。他們育有兩個男孩：平逸 (Jason 1988) 和平安 (Aeron 1997)。平逸已在紐約州立大學畢業，在醫院工作，平安高中三年級。

宏洲 1990 年來美國，隔年七月在西岸華盛頓州的「西雅圖」與未婚妻歐麗澤 (伊麗莎白·奧伯林 Elizabeth R. O'Brien 1963) 結婚，我和文華代表男方家長前往參加婚禮，我們是唯一的男方親戚。他們是在台北認識，她是他的英語老師，畢業於華盛頓州立大學，是愛爾蘭後裔，目前在銀行擔任副總裁，他在一家報關行任職，繼續他的專業。他們育有一男一女：仁杰 (Joseph 1998)，念竹 (Ava 2002)，算是親戚中最先帶有白人血統的後裔。

淑如也隨丈夫李光溥 (1953) 於 1998 年全家移民美國，在加州「聖地牙哥」定居。他們育有一男一女，都是在台灣出生：男孩之瀚 (Kevin 1988) 加州大學柏克萊本校畢業，進紐約長島的一間醫學院攻讀。女兒之淋 (Michelle 1992) 也從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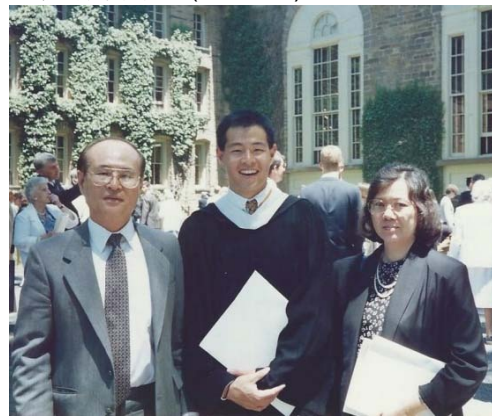
出國前合照 (1962/12)



堪薩斯市團圓 (1965/11)



長子英明與呂佩瓚結婚合照 (1990/6)



三兒英立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典禮 (1991/6)



全家照 (1986)



全家照 (2011)



媳婦心慧和二孫兒 (2001)



遊日月潭 (2007)



彭燈順姊夫和瑞雲姊遊尼亞加拉瀑布 (1980)



張美娟甥女偕 David 來訪 (2005)



探望伯達堂叔 (2012 高齡 93)



聖地牙哥訪楊淑如甥女

### 3. 我的童年與青少年

#### 快樂天真的莊腳囡仔

在鄉下出生長大，我過著很多遊玩快樂的童年，生活簡單有趣。我跟莊內年紀稍為大一點的男孩玩在一起，在禮拜天和學校放假時，我們常常潛入離家不遠的市立動物園玩。夏天時會在已收割的稻田上築土窯烘烤蕃薯(台語--烘窯)，或到附近溪中游泳捉魚。在晚上三更半夜，會偷偷地潛入鄰居有錢人家的果園內偷摘果仔。成長中的小孩喜歡結伴惡作劇，不足為奇。

看起來我自小就富於冒險。據長輩說我兩歲時，有一次自己走到家附近的小溝，掉落溝中，被發現救起來。五歲時有一天母親獨自要坐火車去「後龍」看大姊，我偷偷跟到新竹火車站，因為小孩免票，就跟在其他大人後面上車。等火車抵達後龍車站，我才突然出現在她的面前，她不得不帶我一齊走。

我七歲進新竹市北門國小，走路至少要半個小時。和莊裡的大多數小男孩一樣，我們既使在冬天也赤腳上學。其實赤腳反而比較方便走在狹窄泥濘的田埂上，抄近路。一年級的班導師是一位年紀五十出頭的陳金水老師，人很好，認識祖父。二年級換了一位年輕的女老師，姓藍，客家人，脾氣很壞，學生稍為不規矩，不會回答或是答錯問題，就受挨打懲罰。三年級時是一位年輕的名叫山崎的日本老師，待我很好，後來

也被徵召去當兵。我雖然個子不高，但身體驕健，運動神經好，是班上摔跤好手。在休息時間，高年級的學生都喜歡把我背在肩上做馬戰遊戲。

1944 年春天，戰勢逆轉，盟軍開始反攻，由美國第七艦隊起飛的格魯曼 Grumman 戰鬥轟炸機開始轟炸台灣，尤其新竹市郊有個空軍機場，成為被轟炸的重點城市。每當聽到空襲警報，大家都趕緊逃避到厝後的防空洞裡面。我有時還勇敢好奇地探出頭觀望在尋找工廠和軍事設施轟炸，低空飛過的飛機。當時美軍有登陸進攻台灣的可能，為抵抗美軍的進攻，日軍當局就命令每個家庭要派出有一個大人到「十八尖山」山腳挖防禦山洞，我和我哥哥兩個小孩抵一個大人，代替父親應徵去挖山洞。很幸運地，後來美軍跳過台灣，登陸攻打沖繩島，台灣才得以免除了一場大災難。今日上十八尖山休閒區散步，還可看到昔日山洞出口的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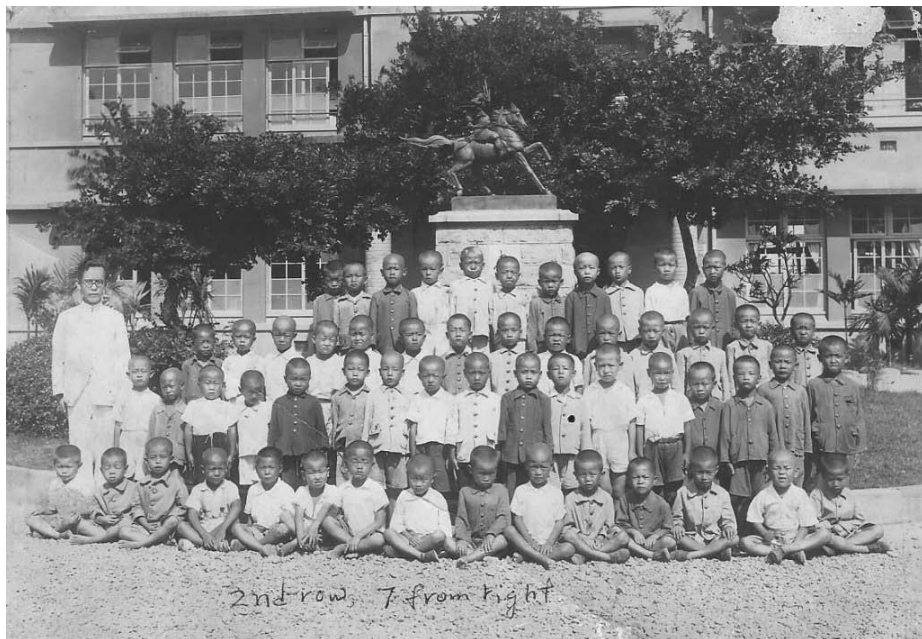
大戰末期，情勢變壞，大部份居民也疏散到鄉下，我們家也跟鄰居疏散到要走三小時的「寶山」的客家小農村，租一個小房間住。母親有事下山幾天，就把我們兄弟留在山上，我們並不覺得害怕，要自己起火燒飯，我當時才十歲，哥哥十四歲。回顧起來，這讓我自小就有一次自立生存的訓練。

三年級還沒念完，學校全部開始停課，四年級幾乎是跳過，日本人年輕級任老師也被征召當兵。等到 1945 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告無條件投降，戰爭結束，學校才又恢復上課，重新上四年級，開始學習漢字和北京話，學得很痛苦，我的中文發音到現在還不正確。當時台籍老師



的中文程度也可想而知地差，因為他們也是從頭學起。五六年級的班導師是資深的陳金華與曾仲棋老師。

在我十一歲小學五年級時發生一次至今難忘的落水意外，差一點沒頂。記得是夏天颱風季節下大雨，下午放學後途經新竹糖廠員工宿舍區的路回家，那是很熟悉經常走的近路。宿舍前面有一條水泥排水溝，水溝上有一個大約三公尺寬的木橋。但是當時路面水深及膝，我不知木橋已經被暴雨沖走，仍然往前走，想越過橋，一下子掉落水溝裏，被急流沖走。正好有宿舍主人聽到我哭喊的聲音，由屋裏趕出來把我從水溝中拉上來，救了我一命。這位救命恩人正好是我一位同學王根棟的家長。



新竹市北門國小一年級，級任導師陳金水老師（二排右七 1947）

## 一位提升我的年輕老師

根據族譜和長輩們的述說，我的祖先都是書香門第的讀書人，曾祖父叔寶公是秀才。但是這種傳統是乎到我的父親這一代之後，因為時代的變遷而有所改變。祖父雖然很有學問，還準備應考清朝科舉，可惜當台灣開始由日本人統治時，沒有跟上新時代的潮流。他的子女只有我父親上私塾，能文識字，叔父上日本國小。在重男輕女的舊觀念下，幾位姑姑都沒有上過小學，但是因為出生於陳家大戶，她們也都嫁給本地富家少爺，門當戶對。到了我這一代，家庭經濟環境也不很穩定，子女教育以國小畢業就算滿足完成。台灣光復，我升小學四年級，開始學中文，記得學得很辛苦，成績平平，缺少繼續升學的欲望，也沒有人鼓勵和做榜樣。畢業後在父親的銀樓做學徒，已學會焊接項鍊，和打造簡單的指環。

幸虧上天獨厚，使我能脫離這個前途有限的環境。幾個月後我遇到一位年紀比我大，早比我從北門國小畢業的王根棟同學。他告訴我北門國小不久以前，開設一班給想要升學的畢業生補習班，他已經在那裡上課，鼓勵我去報名插班。我第一天到班上報名，老師有點猶豫，沒有馬上答應接受我，叫我先上幾天課試看看。他的名字叫陳有淮，年紀很輕，剛從台中師範學校畢業。當第一天上數學課時，老師把一個數學題寫在黑板上，問誰會解答。全班五十幾個學生都沒有反應，只有我大膽舉手，並且答對。老師十分驚訝地看我，當天上完課後，他馬上決定准許我插



班。其它科目我的成績也很好。我的表現讓他非常欣賞，幾個禮拜後，就指定我當排長，不久後又升任為班長，可以說是遇到貴人。補習班結束，我名列前茅。我突然發覺自己比大多數的同學聰明些，自信心大為提升，對讀書感到興趣，決定追求更高的教育，終於 1948 年順利考上省立新竹中學初中部，這是我意想不到的人生大轉變。高一暑假，我特別到陳老師任教的小學去拜訪他，感謝他當初給我的鼓勵和提拔。

## 又一次改朝換代

1945 年八月六，七日美國先後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日本投降，二次大戰終於結束。台灣人很興奮台灣回歸「祖國」。1945 年十一月初學校停課，我們學生和許多民眾到新竹火車站前列隊歡迎國軍來臨。但是大家非常驚訝與失望地看見裝備差，疲憊又不整潔的軍隊，不少還是小孩。他們穿著黃色棉襖和布鞋，軍背包上有一把紙雨傘，有一些士兵用扁擔挑著各種炊具。不久民眾就發現這些國軍的訓練和軍紀是多麼的差，會隨便侵占和偷民間東西。

由中國大陸來台接收的人員，幾乎佔據所有省政府，縣市政府和公營事業的主管和大部份的中高級職位。對待台灣人差別待遇，他們以勝利者和統治者自居，貪污腐敗。台灣的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厲害，糧食與生活必需品缺乏。當他們發現中國政府是多麼腐敗時，原先很興奮的台灣人民迅速地從夢中覺醒。

## 見證 『二二八』屠殺

所謂「二二八事件」終於在 1947 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台北暴發。一位寡婦在街上販賣私煙，被兩位警察查到，要將香煙沒收，寡婦苦苦哀求無效，還被推倒在地上，一些路人打抱不平，來幫助她，與警察發生爭執，有一個人被警察開槍打死。憤怒的群眾將警察追逐到附近的警察局，並且包圍警察局要人。事件終於引發群眾暴動，如火燎原，由北到南，擴散到全島。幾天之後暴亂也延伸到新竹市。學校全部停課，我當時十二歲，國小六年級。

一九四七年三月初的一個下午，我正從市區父親開創的銀樓沿著中央路走回在鄉下的老家，途經市政府附近的「雷公埤橋」，看到一群遊行示威的民眾意圖將停在橋頭上一輛卡車上的憲兵繳械。我意識到將有衝突危險發生，趕緊跑離現場，躲在日式房屋一排倒塌圍牆後面，不久就聽到答答答的一連串槍聲。等到槍聲停止，卡車開走了，我馬上跑回「雷公埤橋」查看究竟，看見一堆屍體倒在橋頭上的另一邊，大約有十幾個人。有的被槍彈打破腦袋，粉紅色的腦漿四濺，屍首旁血跡斑斑，非常可怕。他們都是距離不到二十公尺內被射殺的。在橋頭後面，靠近市政府的樹林內，我看到一位在一棵大樹旁倒下死亡的年青人，胸部中槍，聽說是省立新竹中學的音樂老師，但無法証實。這一幕慘酷的屠殺景像，我至今夢中揮之不去，記憶猶新。我有一位小學同班同學也不幸被槍殺失蹤。他們的屍體不多久就被政府派人運走，送去火葬場燒燬滅

屍。到底死了多少人，是什麼姓名，報紙不曾刊登，他們的家屬親友也禁聲不敢說，怕被拖連。這一幕在新竹市發生的屠殺事件，在後來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各種政府或私人的報告上，我從未看到被報導過。也許是新竹比較其它城市相對地平靜的原故。民眾被憲兵槍殺之後那幾天，



目睹「雷公埤橋」上一堆被憲兵槍殺的屍首(箭頭)

社會動盪不安。我跟隨一群示威民眾闖入市長公館，市長郭紹宗已跑掉躲藏。示威民眾把許多室內家俱什物搬出來，放火燒毀。當時擔任新竹地區警備司令是一位新竹出生的陸軍少將蘇紹文，因此新竹比較沒有受到國民黨政府軍警的嚴厲鎮壓。文華的外公陳福全也被捉，由蘇紹文把他保釋出來。

「二二八事件」的民眾抗爭，終於被政府由中國大陸調派來的軍隊鎮壓平息，不少台灣菁英被無辜殺害，有的報告估計大約一萬八千人。事件過後，國民黨政府更加強高壓統治台灣，開始所謂「白色恐怖」時期。1949 年政府宣佈戒嚴，1987 年才解嚴，長達三十八年之久，是近代世界上最長的戒嚴。我來美國之後，對二二八事件與國民黨統治台灣四十多年的政治迫害，才有更多的瞭解，因為談這種事情，在台灣一直是禁忌。

## 中學

1948 年六月我順利地考上省立新竹中學初中部。竹中是全省有數的名校，傑出校友中有一位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中央研究院前院長李遠哲博士。（他早我兩年到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留學。）校長辛志平是一位優秀的教育家，講求「德知體行美」的全能教育，學生連附科如音樂，圖畫，童子軍課不及格也會被留級，至少會游泳二十五公尺以上才能畢業。學校管教嚴格，學生一律剃光頭。當我考上竹中的消息傳到家裏時，全家人都非常高興，以我為榮。我是陳家，也是全莊第一個考進中學的。事實上我也是陳家和全莊第一位上大學和出國留學的人。

學校距離我家大約四公里，走路要三十多分鐘。我真羨慕有些騎腳踏車上學的學生，那時候腳踏車是奢侈品，家裡也負擔不起。我上學常常遲到，課業上也有點掙扎，也不太用功。我最怕的科目正好是英文，也沒有尋求幫助。我的英文要到上高中後才下功夫自修有進步。沒想到良好的英文基礎是我後來能成功地在美國讀書和就業最重要的本錢。

在竹中三年我結識幾位同學，成為終生好友。趙銘珪台北工專化工系畢業，任職新竹台肥公司，曾因公職來美考察，我們在紐約市相見，退休後居住在新竹老家。我每次返鄉，都會相約見面，時常互通網信。他的岳父陳清溪先生是我出國時的兩位保證人之一。另外一位好友是張錦輝 (1934-2008)。他大我一歲，很聰明，數理科特別好，幼年失母。我們時常學校放學後一齊做功課和在學校操場跑步。我們一同到台北念省立師大附中高中部。他由台大化學系畢業，晚我一年出國，在美京天主教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他三十幾歲時患了鼻癌，幸好有一位很賢慧做護士的太太 (韓國人) 細心照顧，終於治好。他們育有一女一男。可惜他事業工作上並不很順利，晚年退休後在家養病數年，我和文華曾往南部德州休士頓市探望過。他於 2008 年十月逝世，享年七十四。我和一位也同是師院附中同學好友張輝哲 (台北縣新莊人，台大生化科技系畢業，維吉尼亞理工學院與州立大學生化博士)，相約飛到休士頓參加他的喪禮。

我在竹中初中部三年的學生生活過得並不如意。有一次因為利用撿到的同學的學生證借球，被學校記過處罰。我與同班好友張錦輝決定到台北，考上也是名校的省立師範學院 (今國立師範大學) 附屬中學高中部。附中校風非常自由開放，與竹中的保守嚴格，大為不同。校長黃徵是一位優秀的教育家，教師也都是第一流的，不少後來都到大學當教授。附中的學生都比較調皮活潑和好玩，但是聰明，與我同年級的同學畢業後大部份都能考上大學和出國留學。附中與其它學校最不同的特徵是，學

生大多數是外省子弟，(我們全班三十五人，只有四個台灣人)，而且不少是高官子弟。譬如與我同班的陳履安，父親是當過省長和副總統的陳誠。高我兩屆的連戰，父親連震東當過內政部長。這些官二代享受特權，甚至不必當兵，就可出國留學，學成後回台灣，靠著家庭關係做大官。

因為學校沒有提供學生宿舍，第一年我和張錦輝在古亭區台灣大學附近的農家租到一間小房間，泥土地面，很潮溼，到學校走路大約要三十幾分鐘。吃，睡，和作功課都在小房間裡面，早晨起床要起火煮飯，放學回來也要自己準備晚餐。離房間不遠是豬舍，夏天臭味撲鼻，很難受。週末或下午放學回來，我們偶而會到附近的新店溪游泳。

我至今難忘的一件事是，年底學期末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從家裡帶來棉被，正遇寒流來襲，氣溫降到接近冰凍的攝氏三，四度。我們半夜被凍醒，只好在火爐上燒木炭，把它放在竹床底下，躺下來又把報紙覆蓋在毯子上面。但是不到兩小時火就息滅，又被凍醒，不得不再起火燒炭，才能入眠，如此連續幾次，終於熬到天亮。我們真過著斯巴達式的生活，可是還認真功課。這種生活經驗，也訓練我們日後能吃苦耐勞的毅力。我和錦輝都能出國留學，並非偶然。

高一第二學期末，我們搬到萬華比較好的租宿，房東夫婦待我們很好。錦輝的一位哥哥張錦麟也一起同住，他上省立行政專科學校地政系(今國立台北大學)，後來留日獲得東京大學經濟學博士，擔任駐日代表處經濟參事。

我是學校的田徑隊隊員，參加過全省大中學校運動會。在高中二年級時，有一次學校例行的 X 光的肺部身體檢察，發現我的肺部有一個黑斑，是初期肺結核的症狀，讓我非常驚恐，有如面臨世界末日。馬上停止一切運動，休息了半年黑斑才鈣化結疤。這可能是過勞和營養不足所引起的。(因為肺結核會傳染，早期留學美國時還要攜帶一張肺部的 X 光照片，證明沒有肺結核才能入境。)

我的成績保持平均，對英語特別下功夫自修，大有進步。我的國文作文常常受到國文老師的誇獎，說我雖然是台灣學生，還能夠寫好文章，他還給我的名子取字為『敬吾』。老師陸徵琪年紀很大，是清末秀才，曾任教北京大學，整年穿著長袍，道貌儒雅。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年輕的班導師金承藝老師，滿族，單身，個子高高的，是排球好手，北京大學政治系畢業，教外國地理，思想崇尚民主自由，課堂上偶而會評論時政。也許受其影響，我對政治與國際事務特別感到興趣，在週記上常常寫政論短文，他會在班上提出來討論。星期日他常帶全班學生到郊外遠足，師生如友，很受學生的尊崇。他同時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當編輯，1960年雷震案發生後聽說他移居澳洲，以避免國民黨政府的迫害。



師院附中田徑隊 (後排左一 1953)



與師院附中高三十班班導師金承藝老師 (左一 1954)



## 4. 大學—黃金年華

### 國立政治大學

一九五五年六月我參加公立五大專第一次聯考，學校包括當時全省五所最高學府：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師範大學），省立台南工學院（今國立成功大學），和省立台中農學院（今國立中興大學）。也許受政府反攻大陸，收復大好疆土宣傳的洗腦，我竟將政大邊政系也填入選系之一，我幸運過關考上聯考，正好被分發到政大邊政系。入校後才發覺選錯系，學生要選修俄文，藏文，或蒙文，與及其它我不感興趣的學科。大二時轉到政治系。政大大學部是那一年在台灣復校首次招生，所以我是政大在台第一屆的畢業生（1959，第十九屆）。當年經過聯招正式考試錄取的政大新生只有 102 人，台籍學生有 30 人。但後來又多了大約 80 位香港與南洋來的僑生和三軍官校退下來的學生。可以預期的，那些正式錄取的學生大多數都比較用功，成績比較好，不過後者也有少數是很優秀的。

我報考大學聯招時對政大的過去歷史一無所知。政大是國民黨 1927 年在南京創立的黨校：「中央黨務學校」，蔣介石是首任校長。1928 年改稱為四年制的「中央政治學校」，歸由教育部管轄。1944 年改稱「中央幹部學校」，1946 年終於改稱「國立政治大學」。國共內戰末期，學校停辦，一直到政府撤退到台灣好幾年後，1953 年先回復研究所，兩年後回復大學部，頭一年只有六個系：教育，西語，政治，外交，新聞，邊

政。顧名思義，政大一開始就與國民黨和政府有密切的關係，多數教職員都是國民黨的資深黨員。雖然受到教官招募，我始終沒有加入國民黨。

經過許多年後，政大才完全脫離親近國民黨的政治影響，成為一個獨立的高等教育學府。不少晚我幾屆的校友成為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的領袖，如許信良，尤清等。目前和過去在政大任教的教授也不少是反對國民黨的，如台文所的陳芳明，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等。我參加 2013 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時，遇到吳釗燮博士，政大第三十八屆畢業，曾任政大教授，現任民進黨駐美代表，和民進黨秘書長。1970 年 4 月 24 日在紐約市槍殺蔣經國未成的黃文雄（那年一月我剛到紐約州首府任職），新竹市人，竹中畢業，在政大晚我一屆，新聞系畢業，當年正在位於紐約州中南部的康乃爾大學進修社會學博士學位。2012 年政大還以傑出校友頒發獎狀給他。可見今日的政大已經完全與國民黨脫離關係。



吳釗燮博士，民進黨秘書長兼駐美代表(2013 美東夏令會)

政大位於台北市郊外的木柵鄉指南山下，山上有著名的廟宇叫指南宮。當時從木柵汽車站到學校的大約要走一公里長的土路，下雨天泥巴路寸步難行。因為學校校舍還沒有蓋好，我們遲到 1955 年的 11 月中才報到上課。學校校舍非常簡陋，只有幾棟很不上眼的灰色兩層水泥磚教室和辦公室，甚至屋頂也是灰瓦，很不美觀。第一學期學生宿舍尚未蓋好，要每二三十個人暫時擠住山腳下的幾間臨時宿舍。圖書館一年後才增建，可容納六七百人的禮堂等到 1959 年五月我們快畢業時才建好。下雨天時，要把餐廳的一部分改成體育課的場地。爬指南宮成為學生課餘和週末的休閒活動。我們可以想像當時政府財政多麼困難的情況。

剛開始前一兩年，學校也缺少供學生課外活動的設施。為了省電，校方規定晚上十點以後寢室要關燈，大家都會在宿舍前的庭院聊天。校園生活實在很單調，禮拜六晚上，偶而會和幾個台籍同學到校門口外的小麵店喝酒猜拳做樂，禮拜日安排郊遊，或爬指南宮。

雖然學校設備簡陋，缺少校園社交生活，大家仍然很快樂，以能做為一個國立大學的學生為榮。（當時台灣只有另一所國立大學—台灣大學。）事實上政大的大部份教授在各個學術領域上都很優秀。校長陳大齊是一位留日（東京大學）的學者，當年七十七歲，德高望重，曾任北京大學校長。大一時我選修他的「理則學」這一門課。

回顧當時我開始大學生活，充滿好奇心，熱情，和追求上進的決心。政大四年可以說是我年青時最快樂的一段黃金年華。我在同學中人緣很

好，被選為系代表，結交了許多朋友，有些成為終身知音，如林嘉言（留日），黃金權，許恂榮，徐文閱（留美），李長堅（留美），謝文堂，吳木烈，柯加星，許鳴曦，巨煥武等。退休後，又與同住在美東的張震東，涂伯鏞，吳經海等同學重逢，時常相聚。我在學校的課外活動中相當活躍，參加幾個學生社團。我有點運動天份，擔任田徑隊隊長，參加全省大專運動會。我的學業成績不錯，可以說相當風光，多采多姿。1959年六月畢業典禮時，代表政治系全班由校長領受畢業證書。良師育友，終生受惠。

## 與「吉他」絕緣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到學校報到的途中就碰到一件預想不到的事情。在從台北到木柵的汽車上，我身旁坐著一位身材瘦長，講話帶有山東口音的青年。我們聊天後發現彼此是同系，一見如故。當我們抵達學校時，他輕聲對我說他不夠錢繳註冊費，問我是否可以借給他一些錢。我剛好身上帶有足夠繳一學期學費的錢之外，還有一百多塊錢。那是夏天我替燈順姊夫看管建築工地所賺的錢，準備去買一支想望很久的吉他。看他為人老實，我毫不猶豫地，馬上答應借錢給他七十塊錢。他答應很快就會還錢給我。錢是不多，但是每次他只能還我幾塊錢，拖了快一年才還完。可是我再也無法累積足夠的錢去買吉他，也終於放棄學習這項樂器。但是助人為樂，我一點都不後悔。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一個孤兒，父親是軍人，國共內戰時在中國大陸陣亡。他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灣，被安排到「省立圓林實驗中學」就學，這是一間特殊的國軍遺族學校。巨煥武是我們政治系裡一位很用功的學生，後來獲得政大政治學博士學位，做到政治系系主任和法學院院長。1985年我回台灣時到政大訪問，被他邀請到家裡吃午飯，他特別提起這件往事，感謝我對他的幫助。由政大退休後，他移居加拿大的溫哥華，與兒子同住，我們還保持聯繫。

## 堅持校園言論自由

一九五七年四月念大二時，我被選為「人生哲學研究社」的社長，研究社想辦活動，請人演講。指導老師是教育系講師程運先生，他與台大哲學系的殷海光副教授是朋友。經他推薦介紹，我親自到台北市溫州街台大宿舍拜訪殷教授，邀請他到政大演講。我自我介紹，說明來意。對於我的邀請他感到有點驚訝，因為政大是公認的非常親國民黨的學府。但是他還是毫不猶豫地答應我的邀請，並給我一個沒有政治性的演講題目：「戀愛的分析」。演講將開放給全部學生。他曾到美國哈佛大學做學術研究，對心理學有相當的深入，倡導民主自由的理念，也是當時「自由中國半月刊」很有名氣的主筆。他批評蔣介石政府政策的論述很合邏輯和有說服力，受到眾多讀者，尤其是知識份子的喜歡與共鳴。

不知道殷教授是一位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不受政大歡迎的人物，我邀請他來政大演講，竟成為學校當局一個頭痛的問題。在演講會舉行

前幾天，佈告欄上的佈告突然不見了，我被學生課外活動組組長張慶凱先生約談。他說讓殷海光教授來政大演講，對學校很不方便，勸我最好把演講會取消。我問何故？他給我一個不能令人心服的藉口，說供演講的大教室，離正在建築的新圖書館很近，聲音很吵，這樣對演講的來賓很不禮貌。我說為何另外一個社團被容許在幾天前於同一間教室辦演講？他終於透露真正的原因，說殷教授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表許多嚴厲批評政府的文章，政大有它特殊的政治背景，他在校出現，將會有不愉快的後果，希望我能了解學校的立場。我回答說發給殷教授的邀請函早已寄出，佈告也貼出去了，我很難向學生解釋突然取消演講的原因。這是一場純學術性的演講，與政治無關，如果取消，反而會給外界批評政大的好理由。他說他同意我的看法，答應和指導老師與訓導長（他的直屬上司）商量。

我很生氣佈告被撕掉，許多同學也支持我向學校抗議。我先去見指導老師程運講師，詢問他與學校當局討論的結果。他的答覆也一樣：殷教授不便來政大演講，希望我最好放棄。我告訴他我不能放棄，並且告訴他我解釋給張先生的那些理由。我再去見張先生。他重複以前的話，甚至於以為我是國民黨黨員，應該會體諒黨的立場。『要不是你而是其他學生的話，學校會採取嚴厲的處置』，他帶有幾分威脅的口氣說。我答說我不可能把演講會取消。看到我如此堅持不妥協的態度，他終於說這件事要由訓導長來決定。我問他佈告為何被撕掉？他說他不知道真的

發生這樣的事情，招來負責的校工加以詢問，校工說他以為佈告只能貼在佈告欄幾天而已。張先生指責校工的錯誤，並向我道歉。

中午休息時間，我去訓導長王震寰教授的宿舍請見。王教授留德，曾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正好是我德文課的老師。他重申張先前的新圖書館正在施工的藉口，我說這個無人會接受。他終於說出真正的原因：殷教授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的主筆，批評政府，被視為是一位反國民黨和反政府的異議份子，學校不便讓來校內演講，如果他在演講中批評政府的話，學校負不起這個責任。我向他保證演講中絕不提到政治議題，還解釋說取消演講會將成為一件醜聞，傷害政大的聲譽。邀請殷教授來演講反而有益政大，人家會說政大現在已經是脫離了國民黨影響的高等學府。我的辯論似乎發生了效果。他答應給與慎重考慮，並和校長商量後給我答覆。在我們面談中，他報怨說，『我們在大陸時，大家談學術自由和民主，現在把大陸丟了，我們為何還談這些呢？』

上完德文課後，我在王教務長辦公室門外等候消息。不久他從校長室出來，很和氣地對我說陳校長已經批准了。他再一次提醒我，要勸告殷教授在演講時避談政治。我頓時感到解除了心中的重擔，我的堅持和努力終於成功。我才明白連受人敬重的大學校長和學者也免不了政治的干涉。很不幸的，台灣大學於 1966 年解除殷教授的聘約。翌年他去逝，享年五十。

殷教授可說是第一位反國民黨的異議人士在政大公開演講。演講會非常成功，將可容納一百個人的最大教室擠得滿滿。他的演講精彩又幽默，應用心理學來分析男女青年談戀愛的心情，很合學生聽眾的興趣和好奇。我注意到他的兩位在政大任教的朋友，在他到達學校時沒有出面公開迎接他，我想他們是怕受牽累，演講開始前不得不由我來介紹演講來賓。這是我首次遇到國民黨在大學裡的黨工，這次經驗讓我對國民黨產生很大的反感。

## 兩位影響最大的導師

我非常幸運在政大遇到兩位教授，他們是影響我最大的導師 (Mentors)。一位是鄒文海教授，另一位是李先良教授。鄒教授是我關於現代自由民主政治概念的啟蒙者，他也間接地幫助了我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完成研究所學業。李教授是我會從事都市計劃的引導者，鼓勵我來美國攻讀都市計劃。我在美國有所成就，除了個人的努力，也靠運氣。但是飲水思源，應當歸功於兩位恩師。

我進政大時，鄒教授擔任政治系系主任兼副教務長。(我們都稱呼他鄒老師。) 他留英畢業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是一位西洋政治思想的著名學者。大一時我選他教的「政治學」，大三時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這兩門課。他因為曾經中過風，嘴唇有點歪斜，聲音小又不很清楚，所以要坐在教室的前幾排並注意聽才能聽得懂。他上課從不帶講稿，但是內容豐富，次序分明。我對這門課特別有興趣，課餘常常去見他請教。



他鼓勵學生多讀英文參考書，多思考。大一下學期，我寫了一篇題為『英國民主政治之漸進演革』的讀書心得，刊登于「政大青年」創刊上。

期中和期末考試時，鄒老師會出四或五個問題。但是時間有限，我只選答三或四題，不過答得很詳細和有創見，他還是給我全班四五十個學生中的最高分，他知道我的確很用功，對問題有特別的見解和論述，並不完全照抄筆記。他的一句名言是：『畫鬼容易，畫人難』。的確在選舉時，政治人物的政見總是美麗誇張，缺乏務實的方案。

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這門課，加深了我對自由民主的信仰。大三時我用筆名寫了一篇讀者投書送去「自由中國半月刊」刊登。這篇批評國會中政黨多數決的文章，馬上引起國民黨的支持者在報上反駁。一九五八年夏天，「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社長雷震先生邀約我到該社見面，鼓勵我多寫文章送該社發表。雷先生於 1960 年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並判刑十年，罪名是虛造的「知匪不報」。真正的原因是他反對蔣介石的第三次連任和結合本省籍的精英組織反對黨。雜誌社被迫於年底關閉。雷震被捕時，我正在軍中服務（預備軍官役），有點耽心我投稿的筆名會被治安當局查到。年輕人血氣方剛，充滿理想主義，我對當時的所謂「白色恐怖」，毫無警覺和恐懼。假使我沒有來美留學的話，我很可能是一位參加街頭遊行的異議份子。從 1950 年到 1987 年，台灣有近代全世界最長的戒嚴。

當我向美國大學研究所申請入學許可時，鄒教授給我寫推薦信。1962年12月來美之前，我去向他辭行。他即時手書兩張短淺，介紹給我他正在加州大學執教的好友，他們是以前在中國上海「同濟大學」的同事。一位是中研院院士，世界有名的幾何學泰斗陳省身教授，另一位是教中國文學，兼加大東方圖書館館長的陳世驤教授。因為陳世驤教授的幫助，我在加大找到一份英文打字的工作，讓我能半工半讀兩年多，念完研究所。

在我快要完成研究所學業時，我寫信給鄒教授請教在台灣的就業前景。他不鼓勵我畢業後馬上回台。他以為無論是教書或實際工作，都市計劃師當時在台灣的就業機會有限。相反地，美國都市計劃師的就業機會卻很多。於是我決定先留在美國獲得幾年的工作經驗後，才考慮回台，沒想到竟終身留在美國。

1970年六月，我出差到紐約市參加聯邦政府「住宅與城市發展部」的一項會議。(我年初剛換工作，從印地安那州首府印地安那波里搬到紐約州首府奧本尼，就任「紐約州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首席計劃師的職位。)中午休息時間，我到位於曼哈坦中城的中華民國新聞局駐紐約辦事處看中文報紙，正好在中央日報上看到一篇雷飛龍博士(政大政治研究所)所寫弔念鄒老師的文章，我才知道恩師已經於一年前去世，心裡感到非常悲傷，沒有機會親自向他感謝他給與我的教導和幫助。

很多人常常問我為什麼我選擇都市計劃做為終身專業。這我應歸功於李先良教授。其實我念政大時很早就對市政學與都市計劃發生興趣。大二 (1957 年) 夏天，我參加青年救國團舉辦的暑期活動，報名政大學生的「市政考察團」，為期三個禮拜，有二十七個團員，由教「地方政府」的羅孟浩教授擔任領隊，我被大家推選為學生隊長。我們北從基隆，南到高雄，訪問了五個城市的市政府。都市計劃是市政管理的一部份，聽了市府官員的簡報，我才曉得有都市計劃這一項專業，開始對它特別發生興趣。

政大一直到我大四那一年 (1958) 才開始有市政學和都市計劃學的課程。這兩門課分上下學期，均由李先良教授講授。這是我正式接觸到現代都市計劃知識的開端。1958 年李教授剛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在紐約市) 獲得都市計劃碩士後回台灣。兩門課都是選修課程，是冷門，只吸引了六、七個學生。但是對我來講，如魚得水，非常有興奮，很用心學習。我有機會於上課中多發問和下課後去找李教授個別討論問題，特別是關於美國都市計劃的理論與執行。他也非常高興有個熱心的學生求教。李教授鼓勵我到美國攻讀研究所，我開始有了政大畢業後出國留學的念頭。他每次到美國時，都會來我就職的城市探望我。1985 夏天我回台灣參加當年的「國家建設研討會」(國建會)，是李教授推薦的。我在美國從事都市與區域計劃的公職一共三十八年，在美國競爭激烈的職場上站得住腳，尚有點成就，除了歸功於個人的努力和運氣之外，飲水思源還要感謝恩師李教授當初的啟蒙和指導。

李教授是一位傳奇性人物。他是 1928 年政大前身「黨務學校」的畢業生，1930 年代被國民政府派任為院轄市山東省青島市市長，政績斐然。青島市是中國東北岸一個很美的港市，1897 年青島成為德國的租借地，加以建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於 1922 年歸還中國。中日戰爭開始 (1938)，青島被日軍佔領，他帶兵在山東勞山打游擊抗日，堪稱文武雙才，忠黨愛國。國共內戰後，隨政府撤退來台，因為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被打入政治冷宮，隱居台中市多年。後經最高當局的特准，讓他出國進修，1956 年以五十多歲的高齡當老留學生，進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市政學和都市計劃學。1958 年學成取得哥大碩士後，返台到政大授課。他告訴我他剛到政大時，校方還要他兼授三民主義的課程，因為教務長鄒文海教授的反對才做罷，認為是浪費李教授的市政和都市計劃的專知與經驗，可見當時學術界對都市計劃還沒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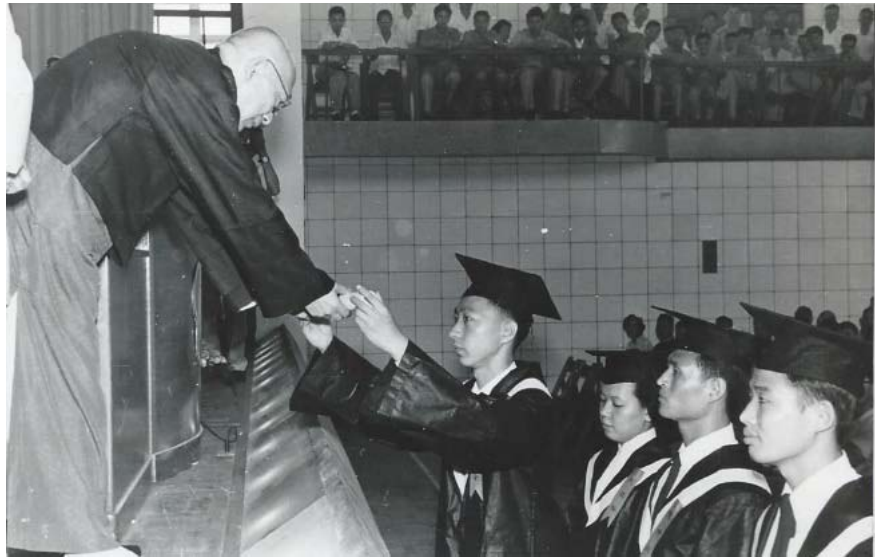
李教授平易近人，研究與教學都非常認真。1974 年 70 歲時退休，但退而不休，還繼續研究和著作。所著「都市與區域計劃學」與於 1984 年出版，成為台灣各大學研修市政與從事都市計劃實務人員必讀的課本，對提升台灣都市發展的品質有很大的貢獻。1993 年李教授在加拿大阿伯達州的阿蒙特市去世，享年 88 歲。他的三公子李烈京與我同行，一直在阿蒙特工作多年後退休，我們是執友。



政大暑期市政考察團 (前排左四 1957)



恩師李先良教授 (1985/8)



陳大齊校長頒授畢業證書給各系代表(右二 1959/6)



政大在台復校第一屆台籍畢業生(前排右四 1959/6)

## 5. 在台灣的最後三年

### 服預備軍官役 (1959-1961)

1959年六月我完成了四年的大學教育，從政大政治系畢業，獲得法學士學位。每個大學畢業生，除非因身體關係，都必須服兩年的預備軍官役。我經過特別考試及格，到憲兵學校接受為期八個月的訓練，(其它兵種只訓練四個月)。憲兵學校的校址是在台北市隔鄰的三重鎮，整年有普通班(初中畢業)和士官班(高中畢業)的學員在那裡受訓。因為預官班名額有限，每年大約只錄取一百二十人，除台北市之外，每一個縣市只被分配兩三個名額。同班有台大政治系畢業的張旭成。憲兵預官不會被派到金門和馬祖外島服務，因此有的人就利用關係或金錢走後門進去。

在憲兵學校受完訓八個月之後，我被授階憲兵少尉。經過抽籤，我和另一位預官剛好被分派到陸軍第十軍團的團本部憲兵營擔任附排長(預備軍官在陸軍部隊都是擔任排長)。團本部就在新竹市近郊崎頂的關東橋。大概是我們體型好，又是年青的大學畢業生，被指派當軍團部每日早晨升旗典禮的掌旗官。因為營地離新竹市區不遠，除非輪到值星，我可以白天回家，晚上才回營。起初每個月薪水是台幣一百六十元，加四包新樂園香煙，後來增加到兩百三十元，折合美金不到六塊錢。

憲兵被認為是軍中的菁英部隊。連最低層的士兵都至少要初中畢業，

士官則要高中畢業。當他們在執行軍規時，連軍官都會敬畏三分。例如隊違規報告呈上去，以免影響他的升遷。憲兵甚至於可以免票坐火車。

有一天早上，發生一次不愉快的事。我奉命要帶領一排士兵到市內開會。當我下令他們上卡車時，我沒有先向連長敬禮辭行。他當場對我咆哮，並且命令全排士兵下車。我等回營後，到他的房間向他抱怨他不該在士兵面前對我大發脾氣，我告訴他我是剛到軍隊的新人，還正在學習軍中的各種規則。他向我道歉，我們成為朋友。



同鄉摯友中學同學張錦輝--右 (1960)



憲兵少尉 (1960)



## 當中學英文老師 (1961-1962)

在服完兵役幾個月前，我早就在縣立新竹一中兼課教英文。因為政府缺少軍費的原故，(預備軍官制度全靠美援，) 當年第八屆預備軍官的服役期限意外地從 24 個月被縮短到 20 個月。1961 年 4 月提早退伍，我一退伍，馬上去縣中就任全職的英文老師。校長是羅富生先生，客家人，為人豪爽，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我念省立新竹中學初中時，他擔任教務主任。當時中學教員的待遇，起薪每月台幣八百元 (大約合美金十八元) 加上二十公斤白米。(當時的公定匯率是美金一元換台幣四十三元；黑市是美金一元換台幣四十六元)。為了多賺點外快，下課後我還在家裏給十幾個學生補習英文。



新竹縣立一中高中英文老師 (1962)

教書工作教了一年，得到一些經驗後，就顯的相當地容易輕鬆。教英文對我是最理想的工作，讓我在來美國之前能同時磨練我的英文。這項工作一直到 1962 年 12 月出發來美國前才結束。因為英文老師須要準備英文測試考題，我花了台幣八百塊買了一部舊的 Underwood 英文打字機，自學打字。沒想到這竟是一項很有價值的投資，靠這項技能讓我在柏克萊加大念書期間能夠自給自足。1961 年秋，我一邊教書，一邊開始向美國幾所大學的研究院申請入學許可。學校包括在華府的喬治鎮大學 (George Town University，私立)，和在柏克萊的加州大學等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公立)。當時美國大學設有市政學系或都市計劃學系的，寥寥無幾。

## 6. 跨洋來美留學

1962 年春天，我通過了教育部舉辦的留學考試，也接到加大都市計劃學系和喬治鎮大學市政學系的入學許可證書。我選擇加大，因為在美國西岸，距離台灣較近，而且已經有幾位竹中同學在那裡，喬治鎮大學則遠在美國東岸，又是私立，學費也貴。最後一道關卡就是美國領事館的面試和簽證，也順利過關。可是加大的入學許可要當年秋季九月初報到註冊，那麼我應該八月底以前就得起程來美。（當年八月文華的哥哥魏清政也來美留學，到米里蘇達州立大學化工系攻讀博士。）可是文華已經有身孕，預計十一月中分娩。我決定等到年底小孩出生後才起程。我向學校申請延遲一學期入學，等到隔年一月才報到，系主任也批准了我的請求。

### 親友的支助

出國留學關卡不少，最大的挑戰是如何籌到一筆足夠的錢來付旅費，學費，生活費等，除非家裏富有，或得到獎學金。與大多數的人文社會科系一樣，都市計劃學系也少有提供獎學金給外國留學生。昔時中學教員的薪水每個月只有台幣八百元（約合美金十八元）加白米二十公斤，要出國留學，至少要工作十年，免吃免穿，才能夠累積足夠的錢。預料孀母和叔父能夠支助我的非常有限，但是我不灰心氣餒，終於向幾位親友借到足夠的錢，答應到美國安定後去打工就會還錢。當時聽朋友說在美國打工賺錢很容易，事實也的確如此。

文華變賣了她的幾件首飾，她的哥哥也從美國寄來四百塊美金借給我。我向一位家住台北萬華，家裏富有，已先到美國留學的高中同學江有堅，借到美金八百塊，湊足美國領事館要求的生活保證金二千四百元，把錢存入銀行，取得結匯證明，一到美國之後馬上就可以把錢從美國銀行領出來還給人。這是當時留學生的普遍做法，朋友彼此信任，互相幫助，先到的協助後來的。出國時，我順便替江帶去他留在台灣的一支大提琴。因為美金黑市與公定匯率不同，結匯時我還可以賺到幾千塊台幣的差額。文華的父母給我台幣一萬二千元送順風，足夠我買來美國的單程船票而有餘。他們雖然有點掛慮我放下妻子遠離家鄉，但因為有兒婿都能留美，也覺得很光榮。最讓我感激的是大厝內的一位長輩紅棗堂姑。從我出生時她就非常疼我，知道我要出國缺錢時，馬上毫無猶豫地拿出幾個金指環給我去變賣為現金，等到我畢業開始工作後，才把錢還她。我每次回新竹家鄉，都會去探望她。最後一次是 2002 年到省立新竹醫院，她因癌症住院，已經昏迷不醒，讓我十分感傷留淚。她的關愛疼惜之情，我終生難忘。

## 橫渡太平洋

我決定坐船來美的原因，主要是為了省錢。船費只有美金兩百元，而飛機票由台北到美國西岸要美金四百元，是船費的兩倍。不過因為不是直航，坐船要三十多天才能到。還有我當時心裡也不想急着要趕到一個完全陌生，必須馬上改變日常生活方式的地方。由於到美國的船班和

艙位很有限，我提前於九月上台北到一家船運公司訂購船票。開航的日期是 1963 年 1 月 15 日。

我要離開台灣的日子終於來臨。幾位親戚，包括父親，文華的雙親，我的大姊和姊夫，都於前一天乘火車陪伴我和文華母子南下高雄，住在瑞雲二姊家。那天下午天氣陰冷，一夥人到高雄港碼頭給我送行。我向大家道別，文華背著剛滿兩個月的明兒。船在傍晚時起航，徐徐地離開碼頭，朝向外海，依稀聽到五歲的傳宗外甥從岸上傳來的喊叫再見的聲音。我心裡沉重茫然。抱著極大的決心和希望，離開台灣要去完全人生地疏的美國，前途不明亦不可測。我雖然有意於學成後返台，但要等多久才得再與家人團圓，就很難說了。

船名「香港商船號」(Hong Kong Importer)，是一艘一萬兩千噸的遠洋貨輪，有十二個載客的倉房，內有兩張單人床，兩人一間。這與我和文華 2008 年旅遊北歐時所乘的十三萬噸的豪華油輪相比，簡直是日夜之差。二十幾個旅客當中，有一位年輕婦女帶兩個女兒要到美國與她的醫生丈夫團聚，其餘的都是大學畢業，服完兵役不久的留學生，有兩位女生，我是唯一台籍留學生。一路海上相當風平浪靜，船於隔日深夜抵達香港，要停靠那裡兩天載貨。隔天早上有幾位事先已約好的政大同學在碼頭上等我下船，他們是張朝熹，程瑞流，陳倫成，和張祺新，都是香港僑生。他們招待我在一家餐館吃午飯。

下午由程瑞流同學做導遊觀光，乘纜車到山頂高處觀賞香港全貌。寬

闊清潔的街道，到處高樓櫛比，很有秩序的車輛與行人交通，這個被稱為「東方明珠」的港都給我很好的印象。當時香港人的生活程度比台灣人高很多，因為是免稅的自由貿易港，進口貨多又便宜。

船於十九日午夜離開香港，向北經過台灣海峽駛往日本。第二日白天可以清楚地看見遠處台灣青色的山脊。再見了，『美麗的福爾漠莎』(Ilha Formosa)！五百年前葡萄牙水手就這樣喊著。日本的「神戶」是船要停靠載貨的第二站。在抵達「神戶」的途中，我們在船上慶祝舊曆新年。二十四日清晨船入港靠岸後，大家上岸去附近日本的古都「京都」參觀名勝古蹟「金閣寺」，地上和屋頂有一層白雪，一生中第一次看到這麼美的白雪。大家被邀請到兒子是駐台日本外交官的日本家庭吃晚飯。

「神戶」之後下一個港口是「大板」。我沒有隨船到還要停靠的兩個港口：「名古屋」與「橫濱」。我獨自在「大板」上岸，坐火車到「東京」探訪好友，政大同學林嘉言〔新聞系〕。他的故鄉是嘉義縣朴子，我暑假時常去他家探訪做客。他早我一年於 1962 年年初離開台灣，到日本留學，進著名的慶應大學進修博士。我住在他的長兄家三天，由他導遊去逛東京鬧區「新宿」，銀座和皇宮城堡。他也帶我去參觀他擔任經理的咖啡館。為了經濟自立，他還在日本廣播電台 NHK 兼差，擔任臨時華語廣播員。我非常佩服他的能幹和多才多藝。他介紹我與他的女朋友和未來的夫人靜子見面。獲得慶大政治學博士後，他繼續留在慶大當教授，直到 2001 年才從慶大退休。1988 年他來美到波士頓的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我還邀請他來紐約州首府奧本尼向台灣同鄉發表專題演講。

在「東京」逗留三天後，由嘉言陪我坐車到「橫濱」港口上船歸隊，準備出發橫渡太平洋，完成最後一段行程，駛往新大陸—美國。船從「高雄」出發到「橫濱」，已經超過兩週時日。這艘載滿貨物的貨船於一月二十九日下午慢慢地駛離「橫濱」港口，朝向太平洋。港灣內的碧藍海水，格外地平靜。終點目的地是南加州的「長堤」。



東京停留訪好友林嘉言同學(1963/1)



橫濱碼頭上珍重道別 (1963/1/19)

船一出港口，強勁的東北季風開始激動海浪。當船駛抵太平洋中間時，高達好幾層樓高的海浪一波接一波地湧現船頭。有一天，一位剛從台灣海洋學院畢業，在船上實習的年輕船員，到舢板上要將捆綁木材的繩索綁緊，突然被一個大浪擊倒，他趕緊抓住船邊的欄杆，才沒有被掃

落海中，其他船員見狀，馬上把他抓住，扶他進入船艙。他濕淋淋全身發抖，臉色蒼白，放聲大哭。這艘一萬兩千噸的輪船在一望無際的茫茫大海中，好像一片枯葉，載浮載沉地被推往彼岸，幾隻海鷗跟隨者船上下飛翔。我不會暈船，喜歡站在船邊，靠著欄杆，欣賞海天相連的闊麗景色。我感覺到人在大海中顯得多麼地微小和無助！



太平洋上海浪洶湧比船高 (1963/1)

船上的旅客與船長，輪機長，報務員，二副和三副等一齊在主餐廳用餐，吃得很豐富。大家在船上打麻將消遣，我也學會第一次打麻將。有一對男女留學生，近水樓台，竟在船上戀愛起來，顧不了彼岸碼頭上已經有她的男朋友正在引脛高興地等待。 全程經過三十天漫長的航行，船終於在二月十三日晚上九點多鐘抵達南加州的「長堤」，已有好幾個



台灣來的留學生在碼頭上等候相接，其中有一位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學王寶青。他們深夜開車把大家接往「洛杉磯」市內的公寓過夜。

隔天一早，王寶青開車送我到「洛杉磯」汽車站搭乘灰狗巴士，趕往與加州大學所在地「柏克萊」相鄰的「奧克蘭」市。這一段路程有四百英里，八個小時才能到。在途中發生一件很感困窘的事情。巴士在中途一個公路旁的車站停車，讓旅客下車休息吃午餐，我也跟隨其他旅客下車，進入一家便利咖啡餐廳。在長形櫃檯的一個坐位上坐下後，點了一份漢堡。當女侍把漢堡端送到我面前時，我一直瞪著它發呆，心裡懷疑怎麼沒有刀叉，不知道要如何吃？坐在旁邊一位白人大概看得出我這個土包子外國人不知道如何吃漢堡，用手勢暗示我要用雙手那起來吃。我覺得很尷尬，在出國前讀過的出國指南書本上，對這種生活細節，並沒有說明清楚。

## 柏克萊加大的『台灣寮』

有一句俗語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當巴士抵達「奧克蘭」汽車站時，一位竹中同學的室友鄭正東(成大化工系主任)到車站接我。他送我到就在加大南面校門口 Sather Gate 的一個叫 Bancroft Hall 的公寓，地址 2452 Bancroft Way。那裡早已住有九位台灣來的留學生，樓上七位，樓下兩位，因此被叫做『台灣寮』。剛好樓上還有一個空床位，不過是在不能站直又無窗戶的閣樓上，因為我是最晚到的人，毫無選擇，就住下來。其中三位竹中畢業的，都在攻讀博士，年齡都比我大。他們是

王慶麟 (台大物理系，通霄鎮)；孫昱 (台大電機系，新竹市，文華的舅父的竹中同學)；莊燦陽 (師大植物系，新竹市，是一位遠親)。孫莊兩人也都已結婚有小孩，妻兒都留在台灣。

我的第一位同房室友名叫許永和，台北市人，台大土木系畢業，年紀大我五，六歲，出國前已經做到台北市自來水廠主任工程師。和我一樣，他也把妻兒留在台灣。趕念完一年就拿到碩士學位，馬上應聘到美東新澤西州的一家自來水公司工作，把妻小接來美國。我們的房間是公寓內最便宜的小閣樓，因為沒有窗戶，天花板很低，幾乎碰頭，白天悶熱不堪，每個月房租只有美金 30 元，二人分攤，其他房間的房租是美金 35 元。我和許兩人答應負責每個禮拜輪流清掃房間，所以只付房租 25 元，能省就省。三十年後我們在紐約市一個台美人聚會中才又見面。

莊燦陽一年後因為夫人來美相聚，搬出台灣寮。燦陽大我三歲，我記得他是新竹中學棒球校隊的投手，為人木訥勤奮。他師大植物系畢業，出國前曾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得到加大博士學位後，在中伊利諾州立大學擔任教授，是植物分類學的權威。莊夫人惠美的母親是我伯川堂孀的大姊，長期來美與女兒同住，我們兩家人時有來往，這世界真小！。有一天在打乒乓球時，他突感胸悶，經醫生檢查後，發現是後期肝癌，馬上停職到加州舊金山就醫，但已太晚，四個月後 1994 年五月去世，享年六十二。1998 年我到西岸開會，順途和文華到加州灣區的爾舍利多 (El Cerrito) 市 (接近柏克萊北邊) 探望她，順便去看燦陽的墓地。墓園距她的住宅不遠，在一個小山丘的平台上，環境幽美。他貼地的墓碑朝向太平

洋對岸的台灣故鄉，遠望著紅色的金門大橋。我頓時心中悲慟，跪在墓旁，用手觸摸墓碑，不禁然淚流滿面。

住在「台灣寮」樓上的八個人由七人每天輪流燒晚飯，一起吃晚餐。因為只有年紀最大的王慶麟有一部花五十塊美金買來的福特老爺車，由他負責每週開車採購，不必輪流做飯。大家都學會做飯燒菜，偶而還會辦桌宴客。每個人都十分節儉，有獎學金的還能存錢寄回家。我每個月開支，包括吃住，才大約四十元，還不到一般美國學生每個月生活費的一半。

許永和搬出到東岸就職後，我搬入一間較大又有窗戶的雙人臥室，與剛由米蘇里州大學分校轉學來加大修土木工程碩士的鍾楊堂共室，兩人分擔房租 35 元。他是嘉義市人，成功大學畢業，我們是同齡。他於修完碩士後把妻兒由台灣接來美國，1967 年春到紐約州州政府環保局工作，途中在我任職的堪薩斯市停留數日。1970 年我也到紐約州首府任職，兩人同地再相逢，兩家人都成為首府區的永久居民，堪稱難得。

翁登山來自嘉義縣義竹鄉農村，是最後搬入「台灣寮」住的留學生，台中農學院農藝系畢業，年紀大我三歲，為人忠厚幽默。來美前任職中央研究院，因為是拿中研院公費留學，依約只有兩年，不得不於 1964 年底回台復職，記得大家還到奧克蘭船碼頭給他送行。後來他又出國到康乃狄克州大學攻讀數理統計學博士，1970 年代曾在紐約州首府區的一家製藥公司工作幾年，最後到聯邦政府藥品管理署 (FDA) 任職並退休，住

在馬里蘭州。彭明敏教授擔任總部位於華府的「台灣公共事務會」(FAPA) 主席那幾年，他曾經做彭教授的義務秘書。翁夫人黃娟女士楊梅客家人，是一位很有才華，富有台灣意識的女作家，著有「楊梅三部曲」，「我在異鄉」，「媳婦」，「世紀的病人」，「邂逅」等長短篇小說集，散文，及文學評論共十七本，曾獲得吳濁流文學獎，客家終身成就獎等多項榮譽獎賞。2007 年九月我邀請她來奧本尼，在台美文化促進會的年會做專題演講。我們兩家人是相識半世紀的至交。

住在「台灣寮」二樓台灣留學生當中，只有兩人是未婚。其餘的人都已結婚，並且都將家眷留在台灣。我的美國同學很好奇我怎能離開家眷那麼久，他們還以為我是單身。因為剛到達美國時，我沒有按西方人習慣，左手無名指戴有結婚戒指，為避免被誤會，我趕快託人由台灣帶來一個金戒指戴上。其實美國政府和大學並不禁止外國留學生攜眷來美。這完全是台灣國民黨政府的政策禁止留學生在學中攜眷出國，即使他們金錢上有能力負擔生活。早期出國留學還須要有兩家店保，先獲得警備司令部的核准出境的證明書，然後才能申請到外交部的護照。這個政策背後的真正目的是要阻止留學生到國外後參與台獨運動和其他反政府活動，將家眷留在台灣做人質，兩家店保則有連坐的赫阻功效。

## 其他在加大的台灣留學生

柏克萊加大是 1960 年代，台灣學生申請來美深造很嚮往的公立大學之一。當我 1963 年到達時，柏克萊加大校園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大約有

一百多人，大多數是申請到獎學金的理工科的研究生，只有少數是進修人文社會科系的，包括我在內。女生不多。校園內有個相當活躍的台灣同學會，舉辦夏天野餐，和過年晚會活動。大部份的台灣同學會都有台獨的傾向，當然會受到台灣政府情治單位的注意，甚至派有監視打小報告的領薪職業學生。

李遠哲是加大台灣留學生中的領袖人物之一，攻讀化學博士。他是新竹同鄉，也是竹中校友，早我兩年來柏克萊。為人熱心，樂於幫助新來的學生，常常志願開車到舊金山國際機場接台灣留學生。文華和小兒英明 1965 年 10 月底來美，先在柏克萊停留，就是由李遠哲開車送他們到舊金山國際機場上飛機。（我當時已到中部米蘇里州的堪薩斯市政府任職。）他是榮獲 1986 年諾貝爾化學獎的第一位台灣人。1994 年應李登輝總統的邀請，回台灣擔任中研究院院長。他的哥哥是有機化學博士的李遠川，當時也在加大做博士後研究，後來也膺選為中研究院院士。他們的父親李澤藩是一位有名的水彩畫家。1964 年夏，前新竹縣立一中校長張棟蘭先生路過柏克萊，幾個竹中校友聚集在李遠川公寓歡迎他。

曾俊明是另外一位攻讀化學博士的很優秀，有前途的台灣留學生，台北市人，台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畢業，大我一歲，為人粗獷重義氣。在校成績不輸李遠哲，他的論文由我幫忙打字。1966 年因一時感冒不適，他的醫生弟弟給他打匹尼西林針，突然休克，由救護車送醫院急救途中死亡，英年早逝，非常可惜。他的妻子林泳雪是他台中農學院同班同學，

台中市林生旺醫生的長女，是文華的哥哥魏清政的妻子林滿慧的大姊。丈夫過世後未再婚，獨自扶養一男二女長大，令人敬佩。

許振榮教授是我在加大認識年紀較大令人尊敬的台灣人，正在加大做訪問研究學者，為人謙虛和藹，常常跟我們這些比他年輕許多的留學生在一起。他留學日本北海道大學，擔任過台大數學系系主任，後來移民來美，任教於中西部的堪薩斯州立大學。他的媳婦楊遠薰政大新聞系畢業，文筆很好，寫了不少介紹傑出台美人的文章，著有「咱的故事」與「北美洲台灣人的故事」等。2006年九月我邀請她來紐約首府做專題演講。

當留學生到了美國之後，他們不但可以享受政治上的自由，也再不受台灣家中和社會傳統的約束。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王綿昌和林聰玲這對青年情侶。他是台南縣柳營鄉人，嘉中和成大土木工程系畢業，少我一歲，晚我一年到加大，攻讀土壤基礎工程博士學位。她是嘉義市人，嘉義女中和政大教育系畢業（低我兩屆），父親林瑞西是嘉義名醫。她的父母極力反對兩人的婚姻，但她心裡已有意中人，堅持自己的選擇。他們1964年夏天一齊抵達柏克萊後，因為我是她的學長和極少數認識的人，她有事常找我指教幫忙。在大家鼓勵下，兩人不多久就由我們幾位老大哥同學陪伴到法院辦理公證結婚，之後一夥人到一家中餐館慶祝，婚宴是晚餐一桌，簡單省事。由加大畢業後，他先到羅德島州立大學任教，然後到賓州州立大學擔任教授，是該校「傑出大地工程教授」，教學研究長達四十三年，桃李滿天下，2011年才退休。她的鋼琴造詣很高，兼

有生意頭腦，在學校門口附近開一家「國際市場」小食品店，專門進口各國食品，嘉惠各地來的外國留學生，經營二十七年之久，受到當地政府 State College 的嘉獎。2012 年秋天，我們兩家人開車同遊紐約州北部和維蒙特州西北部，觀賞楓葉。兩年前他們搬遷到馬里蘭州定居。

莊文玉新竹市人，中興大學畢業，是文華母親 (我岳母) 結拜好友的長女，也是我的同鄉好友張錦輝的親表妹，因此受到我的特別關照，我們互稱表兄妹。她比我晚到加大，住在國際學舍。因為在加大的台灣單身留學生男多女少，因此追求的人頗多。有一位同住在國際學舍的學生追得特別利害，是土生土長的華人子弟 (ABC)，年紀比她小，還在大學部念大眾傳播，中文名叫劉中原，英文名 Edward，個子高高，長相英俊，文質彬彬。父母是早年移民來美的廣東人，在奧克蘭市經營雜貨店。她終於答應她的求婚，她遠在台灣的父母對這門異國婚姻頗不放心，打聽我的意見。我替兩人說好話。1965 年夏她們在 Oakland 結婚，婚禮由男方主持，我是代表女方親戚。

劉中原後來由加大法學院畢業，通過律師考試，在舊金山開業。因辯護中國女網球選手胡娜投奔自由尋求美國政治庇護案，和台灣公賣局出口美國毒米酒案勝訴，在灣區頗富聲望。兒子與女兒也繼承父業在同一律師事務所擔任律師。1990 年我趕到灣區參加一項會議，順便與文華去造訪，作客住宿他們位於舊金山南邊郊區山坡上的豪宅。

## 接送過客

加州的舊金山(三番市)，是東方人進入美國的西岸大門，因此從台灣來美的留學生，大部份都會由舊金山國際機場入境。機場距柏克萊開車只有四十分鐘，有一些人會過路在柏克萊停留幾天，由在加大的親友或同學接送。同鄉陳永全是其中一人，他到機場時才打電話跟我連絡，我沒有車子，託人開車到機場去迎接。他是文華的哥哥魏清政的竹中和台大化工系同學，後來獲得西北大學的博士學位，先在東岸幾家公司工作後，定居加州洛杉磯，經營電子零件貿易，很熱心台僑社區事務，2006年病逝。她的夫人麗珠也是新竹市人，我們兩家人互有來往。

瑞釵堂妹於 1965 年二月來美過境舊金山，順路來柏克萊停留幾天。我帶她遊舊金山中國城，金門公園和壯觀的金門大橋。她是陳家女性留美的第一人，要前往美東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市，與在喬治亞理工學院進修博士的未婚夫鄭耀明會合。他是新竹市人，台北工專(今台北技術學院)化工系畢業，獲得喬治亞理工學院化學博士。他們定居新澤西州中部的 New Brunswick，小孩有一女二男：安慧(Nancy)，敏原(Howard)，思達(Steven)，也都住在附近，距紐約州首府才三小時，算是在美國最接近的親戚，我們常常聚會同遊。

## 半工半讀

我遲至 1963 年二月中才趕到學校，馬上向都市計劃學系辦理報到註冊手續，學校春季班已經開學兩個多禮拜。我怕趕不上班上的同學，更何況剛到美國，還有語言上的障礙。我本想或許可以請求再延遲一學期



註冊上課，先去打工。系方曾經批准我延遲 1962 年秋季班開學註冊之申請。

我的指導教授是系主任康特教授 (T. J. Kent)，他是加大都市計計劃學系的創辦人，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及都市計學系畢業，是美國都市計計劃界很受尊崇的先驅。他的「城市總體計劃」(The Urban General Plan)這本書，是從事都市計劃專業的人與學生必讀的經典著作。他同時也是實行「議會經理制」的柏克萊市政府的民選議員。當我去見他時，他說他已替我辦好了註冊手續。我答謝他的仁慈幫助，對指導教授的熱情，我實在不好意思推辭和辜負，不敢開口提出再延遲註冊一學期的要求。而且我是就讀該系的第一個台灣留學生，任何一再延遲入學的藉口，會讓人留下很壞的印象。我只好決心開始上課，第一年得確非常艱苦，要學不少新科目，看那麼多書，接收和消化那麼多新知識，頭都痛起來。因為長時間看書用眼，我開始帶近視眼鏡。

辦完註冊，開始上課後不久，我去拜訪政大鄒文海老師介紹的那兩位加大教授。我先去數學系拜訪陳省身教授。年紀五十幾歲，他是世界有名的幾何學泰斗，中研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他很親切地接見我，問了他的朋友鄒老師的近況，然後問我有什麼事需要他幫忙的。因為我不是學數理的，不便麻煩他，但感謝他的好意。

過了幾天之後，我到東方圖書館拜訪另一位教授，陳世驥。他是一位資深的中文教授，兼東方圖書館館長。他的辦公桌上堆滿著中英文書

籍和文件，看起來很雜亂。他問了鄒老師在政大的近況之後，也問我有什麼事需要他幫助的。我告訴他我是自費留學，想找個半工的工作。他問我是否會英文打字，我告訴他我當高中英文老師時學會打字。(當時許多英文老師都不會打字)。他說有一位受他指導的中文博士後研究生，把古典中文翻譯成英文，正在找人幫忙打字。他馬上給與我這份工作，並且教我即刻去見這位名叫羅伯特·布朗默 (Robert Plummer) 博士後研究生。我真是喜出望外，感謝陳世驤教授的協助。這份工作讓我能加大半工半讀兩年多，(實際上是半工全讀)，念完碩士。(念都市計劃學碩士比其他科系要多一年的時間。)

我很快地就去見這位布朗默博士，他的研究室是在一棟大樓的地下室，相當寬敞。他年紀三十五，六歲，個子高高，有點禿頭，帶著深度近視眼鏡，一看就是一位學者，會講一點北京話。他親切地接見我，講明時資一塊兩分五毛(當時規定的最低時資是一塊美金)，每週十五小時，配合我上課時間，隨便我安排工作時間。他還給我研究室的鑰匙，我可以隨時進出，在裡面看書。這真是夢想不到的一份理想工作，時數不多，讓我可以全時間讀書上課，收入也足夠我的生活費和繳學費。

為了多一點收入，也是好奇，我還到學校附近的一家可容納一百人的美國餐廳打工，每週半天。星期日清晨六點鐘開始，先拖洗餐廳地板，然後站著用洗碗機清洗前晚留下和當日早餐的一大堆碗盤刀叉，直到中午，工資只有每小時一塊錢。做完一連六小時的工作後，真是精疲力倦，

只做了幾個月，我就把它辭掉。許多留學生不得已到餐館打工，洗盤端菜，就是期待能苦盡甘來，早日學成出頭天。

許多柏克萊加大的台灣留學生，雖然領有研究或助教獎學金，但是一到放暑假，也跑去東北部兩百英里外的內華達州的答荷湖 (Lake Tahoe) 邊的雷諾 (Reno) 賭城打工，若輪到晚上在賭場掃地，有時候還會掃到由自動賭錢機 (slot machine) 掉下來的籌碼。我在學校打字的工作有兩個禮拜的假期，為了好奇，也隨後到雷諾賭城打工。但掃地的工作已經沒有了，只找到清潔廁所的工作，時資一塊錢，在面談時，我沒告訴領班我只能工作兩個禮拜。雖然前後只有十天，全部工資也足夠付來回車費和飯錢，卻也學到一項很難得的工作經驗。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無分貴賤，一分勞力一分報酬。不像 1980 年代後的留學生，早期的留學生都非常節儉，在學中還會寄錢回台灣幫助家計。

## 美國都市計劃專業的特色

從事近代都市與區域計劃工作，五十年前在美國還算是一種相當新的專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開始受到重視。因為個人汽車成為普遍的交通工具，公路發達，和政府鼓勵人民擁有住宅的政策，促使城市郊區化，全國都會區迅速發展，也導致中上階級的「白色遷逃」 (White Flight) 到郊區和舊市區的衰落。因此都市計劃的對象已不是單純的建築物佈置設計或土木工程設施，還牽涉到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環保，和土地使用等種種問題。在 1960 年代，全美國大學內設有都市計劃

學系，不超過一打：私立的包括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和康乃爾大學，公立的有柏克萊加州大學，華盛頓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北卡洛尼納大學，田納西大學，維吉尼亞理工學院等少數著名大學，授予正式都市計劃碩士學位。柏克萊加大的都市計劃學系成立於 1948 年，和建築學系，庭院建築學系，同屬於「環境設計學院」，教授陣容很強。柏克萊加大，一向是全美公立大學中，排名數一數二的頂尖學校。

當年加大的都市計劃學系只有授碩士學位的研究所，要修完 33 個學分，比其他科系的要修 24 個學分還多，規定至少要修讀兩年才能畢業，我 1965 年六月畢業後才開始有博士班。我進去時，一年級只收二十名研究生。學生來自不同的大學領域背景：包括建築，土木工程，法律，政治，公共行政，經濟，歷史，社會學，考古等。與我同屆的外國留學生，除我之外，其他兩人來自巴西和日本，大學時他們一個念土木工程，一個念建築。但是他們都讀不下去，中途退學。學生除了修幾門共同必修課之外，可以選擇一項「集中」領域 (Field of Concentration)，分別是土地使用與城市設計，社區發展與住宅，和交通計劃。我選擇第二項。

不同於其他國家的都市計劃比較著重於硬體的建築設計和土木工程，美國的都市計劃是多元性的專業 (Multi-disciplinary Profession)，傾向於全面都市系統的規劃，包括長短程都市發展，內容有土地分區使用與管理，公共設施，交通系統，環境保護，城市更新，住宅政策，人口與經濟分析及預估，資訊系統等等，結合理論和執行。在計劃過程中，須要

考慮到社會正義，平等，倫理，有效的公眾參與，集體決策，永續發展，和組織創新與改造。區域計劃是都市計劃的延伸，在都會區域內有許多享有獨立自治的不同地方政府的管轄，包括縣，市，鎮，和村，難免各自為政，互相競爭。區域計劃委員會的功能之一就是要促進不同政府間的合作，還要與州和聯邦政府溝通，因此從事區域計劃專業的人須要有相當好的政治敏感和策略，與宏觀思考。

## 甘迺迪總統被槍殺

來到美國第一年，沒想到就碰到美國歷史上的一個大悲劇；總統被暗殺。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三十五任總統約翰·甘迺迪 (1917—1963) 在德州達拉斯市街道上行駛的專車上被槍殺死亡。兇手是一位陸戰隊退伍軍人，曾入籍為俄國公民。這位美國歷史上最年輕和第一位天主教徒的總統，年紀才四十六歲，就任還不滿三年，民調很高。全國人民哀傷，當天下午全校停課，整個校園靜悄悄地，許多學生流淚眼紅。做為一個新到美國的人，這樣恐怖的悲劇真令我發呆，不能想像這種事情竟能發生。他的一句名言是：『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你國家做什麼。』

甘迺迪的被槍殺震驚了全世界。其中有一項陰謀論，認為他是被反對他的自由主義立場的人所殺。這一事件加上馬丁路德·金所發動的民權運動，給甘迺迪的繼任強森總統一個好氣勢，完成甘迺迪未完成的

「新境界」(New Frontier) 政策，開始所謂「大社會」(Great Society) 的新時代。在強森任內，國會通過了許多自由法案：反貧窮方案，醫療照顧，公立小學與中學教育補助，空氣與水品質保護，移民法 (反依種族訂定移民配額)，民權法，反種族割離，學校 (黑白) 統合，投票權法，公共住宅法等。推行民權和種族平等成為強森總統令國人欽佩紀念的歷史定位。

## 學生言論自由運動

一九六零年代可以說是二次大戰後美國最繁榮，獨霸全球經濟的頂盛時期，萬業蓬勃，工作機會充足，但也是社會動盪的時代。反越戰和反威權的自由運動開始上升，尤其是在大學校園內。反種族歧視的民權運動也開始掘起。當我於一九六三年初踏入加大校門 Sather Gate 時，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看見不少長髮赤腳，衣著褻褻的喜痞 (hippy) 學生在行政大樓 Sproul Hall 前的廣場上走動。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甘迺迪總統在德州達拉斯市被槍擊暗殺身亡。翌年八月詹森總統籍口東京灣事件，擴大越戰，使學生反戰情緒更加高漲，加大校園內外，激進的學生在學校特准地點之外擺攤子發傳單，聚集演講，並要求校方解除限制學生在校園內的言論自由和參與校外政治活動的的規定。當時美國的大學對學生在校園內的言論自由普遍維持保守管制的態度，係 1950 年代參議員麥加西極右派「反共懼紅」陰影未散的反映。

無風不起浪，所有大規模自動自發的「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 之抗爭運動，均有多數人民長期對社會和政府當局施政的不滿情緒在積蓄發酵，由一時偶發的事件而引爆產生。青年學生純真熱情，血氣方剛，少有個人利益的考量，和養家攜眷的包袱，因此他們能成為運動的先鋒隊。這股力量不可輕視，須要輸導，若強烈壓制，只會使事件更加惡化，不可收拾。2014 年 3 月台灣發生由青年學生發動的所謂「太陽花運動」，抗義政府強力要通過與中國簽訂服貿協定，學生佔據立法院，五十萬群眾上台北街頭抗議。這種「公民不服從」運動與五十年前我在加州大學親眼看到的「學生言論自由運動」(Student Free Speech Movement) 很類似，我特別把它記述下來。

加大學生聚集反戰的活動終於招致學校當局的干涉，召警取締。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有一部警車開進校內逮捕擺攤的一位已經畢業離校的研究生，警車被三千個學生包圍，直到對他的指控取消為止。但是加入抗爭的學生也愈多起來，同時也獲得部份自由派教授們的支持。我們外國留學生只是好奇的旁觀者。

十二月二日，約有兩千個示威學生衝進學校的行政大樓 Sproul Hall，開始靜坐，要求與校方重啟談判解除限制學生在校園內的言論自由活動，和取消對四個學生的處罰。示威靜坐的學生很有秩序，有的書看，有的看電影，有的唱歌，有人演講鼓勵士氣，有助教開講「自由課」。隔日半夜，州長愛德蒙·布朗 (Edmund Brown) 下令警驅逐學生清場，調動州郡六百三十名警察，圍住行政大樓。清晨三點警察開始逮捕裡面靜坐的

學生，費了十二小時才把八百多個學生和少數非學生一一抬入警車，送到幾個拘留所。全部過程和平，警察不打學生，學生沒有反抗，無人受傷。但是學生開始發動罷課，全校被迫暫時停課，教授們捐款八千多元去把學生保釋出來。

這場轟動全美國的學生抗爭運動，有不少大學校園也跟進。經過雙方談判，加大校方終於讓步，允許學生在校園內有較大的言論自由與政治活動空間，在規定的地點和時間內可以擺攤，募款，暢所欲言，也可以參加校外的政治活動。全部被捕的學生也只繳少許罰款，無罪釋放。抗爭運動兩個多禮拜後終告平息，學校秩序恢復正常上課，不過校長愛德華·史得隆 (Edward Strong) 被迫辭職。這種學生抗爭運動，對我們長期在專制戒嚴下長大受教育的台灣留學生，真是看傻了眼，感受到一場很大的「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





柏克萊加州大學環境設計學院新建大樓 Wooster Hall (1965/5)



加大南側校門 Sather Gate，背後是行政大樓（與室友鍾楊堂 1964/3）



新竹同鄉李遠哲 (左)，陳榮芳 (1963/11)



加大新竹中學校友右起陳仲欽，孫昱，李遠川  
莊絜陽，李遠哲，王慶麟 (196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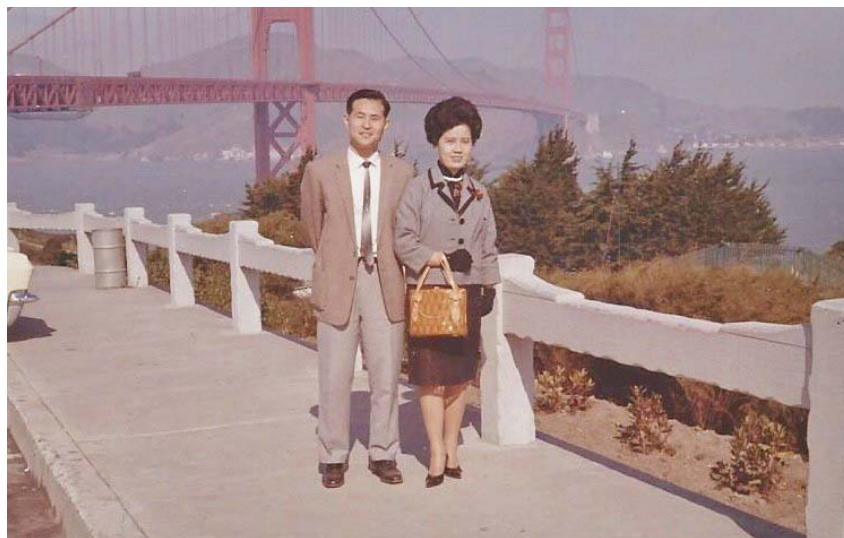
加大台灣同學會暑假野餐合照 (後排左二 1963/7)



都市計劃學系同學週末室外聚餐 (旁-指導教授,系主任 T. J. Kent



法院公證結婚：前排左起陳仲欽，新娘林聰玲，新郎王綿昌，楊得源  
後排左起鍾楊堂，翁登山 (1964/9)



陪伴路過舊金山之瑞釵堂妹觀賞金門大橋 (1965/2)

## 7. 專業生涯三十八年

我於 1965 年 6 月修完所有必修課程，並且向指導教授提交碩士論文，獲得教授評審委員會的一致通過。之前我曾經寫信給政大的鄒文海教授，請教他我是否該回台就業。他沒有鼓勵我學成馬上回去，認為在台灣不論是到大學教書或到政府機關工作，機會相當有限。相反地當時美國的就業機會卻非常多，全國缺少受正式訓練的都市計畫專業人員，估計每一個剛念完都市計計劃研究所的碩士畢業生，就有兩個空位，供不應求。我遂決定留在美國，至少取得幾年的實際工作經驗。由於聯邦政府積極獎勵都市計畫，全美國都市計畫師的工作的工作機會很多。在「1965 年大都會計畫法案」下，由聯邦政府補助地方政府去準備並通過都市「總計畫」(Master Plan)。規定開始進行「綜合計畫程序」(Comprehensive Planning Process)，是地方政府取得聯邦政府各項補助款之條件：包括國民住宅，交通系統，公共飲水，污水處理，公園改善，曠地保護等。不過加州法律規定要有美國公民或永久居留權身份的人才資格應徵公職，雖然私人顧問公司不受此限，但機會不多，我遂決定到加州以外的地方尋找工作。

### 米蘇里州堪薩斯市都市計劃局 (1965-1967)

1965 年 8 月初我應徵米蘇里州堪薩斯市都市計劃局一個助理計劃師的職位，很快地就被邀請去面試，旅費由市政府支付。不瞭解美國的一般人事規則，我沒有訂到普通機票，等不及就訂了最早一班飛機的頭等

機票，這還是我一生頭一次坐飛機。(我是坐船來美的。)當我把收據交給局裡辦事人員時，他很驚訝我還沒受顧竟夠派頭坐頭等機位去面試，不過還是補償給我全部旅費。面試很順利，當場受聘計劃師第一級(Planner I)，這是沒有工作經驗，最初級的職位，依堪市人事制度，上面還有四級：資深計劃師(Planner II)，主任計劃師，副局長，和局長。工作一年後我就通過筆試，晉升到第二級，薪水當然也隨之增加。

我八月底報到開始上班。直屬上司名叫約翰·安德森，畢業於田納西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待我很好。計劃局底下分兩個處：先進計劃處(Advance Planning Division)負責長期計劃及各種特別計劃研究；現前計劃處(Current Planning Division)負責短期土地分區使用審核與管理。我被指派在先進計劃處，起薪是六千七百美元，雖然不高，但差不多是當時台灣高中老師薪資的二十倍以上。有了工作和固定收入，我首先要投資的就是買一部汽車。汽車是美國生活的必需工具。我花七百元買了一部福特公司的銀河牌(Galaxy)二手貨轎車，很快地學會開車。

文華和明兒母子於1965年10月25日離開台灣，經東京和柏克萊停留，五天後抵達堪薩斯市。分別將近三年，全家終於團圓。翌年又添一口，次兒英哲於1966年11月出生。

全計劃局二十幾個工作人員中，有經過正式都市計劃或相當科系教育訓練，具有碩士學位的不到五或六人。因為從全美頂尖大學之一的柏克萊加大畢業，我受到同僚們的敬重對待。我遇到一位年紀已六十多歲

的長者，也是相當有名望的都市計劃師前輩，曾經擔任過「美國都市計劃官員協會」的主席，當時被堪市聘請在計劃局當顧問。他忠告我說：『在我的經驗裡，沒有一個計劃師是完全的，但是每個人都具有某種特別的知識和技能，不要因為犯了一些小過錯，就把他解聘。』我後來當上主管時，一直把他的這句話記在心裡。

創市於 1853 年，堪薩斯市是美國中西部的的主要中心城市，人口約五十萬，位於米蘇里河與堪薩斯河之交匯岸上，距芝加哥市西南 540 英哩，聖路易斯市以西 250 英哩。（英文常以 KC 代表堪薩斯市。）市容很美。由建築師喬治·柯什耳思 (George Kesslles) 督導設計，堪市是美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市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 的先進代表。林蔭大道與公園大路連接許多公園的道路網圍繞著全市，全市有兩百多個噴水池。1925 年落成的「鄉村居俱樂部廣場」(Country Club Plaza) 是全美城市購物中心 (Urban Shopping Center) 的先驅。每當週末休假，一家人就到公園，動物園，博物館，或位於市郊北邊可以俯瞰市區的「自由紀念碑」台地遊玩。堪市也是從 1940 年就開始採用改革式的「議會—經理制」(Council—Manager System) 的少數大城市之一。在「議會—經理制」下，沒有民選的市長，民選的市議會是市政的最高決策機構，議長是當然的市長，市政則由聘任的市政管理專家「市經理」去執行，向議會負責。美國有一些縣(郡)政府也採用這種制度。

市政府二十層大樓是全市最高的地標，建於 1930 年代，沒有空調設備，都市計劃局佔了第十五層全部。夏天下午當外面的氣溫達到華氏一

百度時，所有員工都可以提早下班回家。我的第一項被指派的工作就是對都市更新計劃中一個鄰里的經濟分析，也參與市境南邊新開發的規劃工作。

在計劃局還有一位與我同時受聘的助理計劃師，名叫張德善，大我兩歲，上海人，台灣東吳大學畢業，來美留學取得維吉尼亞理工學院都市計劃學碩士，他的姊姊是曾經擔任台灣省財政廳長任顯群的原配。妻子姓謝，是台灣通宵人，父親是醫生，有個小女兒，與明兒同齡。我們兩家人住在同一棟公寓，我們上下班同車。為了賺外快，下班後晚上還一起到附近全美國最大和著名的「指標卡片公司」(Hallmark Cards Co.)兼做印刷工人，半夜才回家休息。雖然不是很重的勞力工作，但一個晚上連站四個小時，的確也夠累的，我們大約只工作不到三個月就辭掉。

因為在別的地方找到更好的職位，我們同在堪市計劃局只服務兩年就離開。我接受印地安納波里斯市的新職，他遷居到美京華盛頓特區外圍的喬治王子郡 (Prince George County) 計劃局任職。他道地是上海人，富有生意頭腦，一邊上班，下班後與退休旅美的女電影明星李眉合夥經營餐館。在計劃局做了幾年後辭去工作，改行經商。

初到堪市時只有其他兩家台灣人。廖宗凱台大化學系畢業，大約大我七、八歲，是 1950 年代的早期留學生，獲得堪薩斯大學 (私立) 化學博士，在「中西研究所」(Mid-West Institute) 做研究員。另一位是土木工程師楊宗昌，是台獨建國聯盟的元老成員，主張武力革命獨台。但是離堪



市不遠的兩間大學：堪薩斯大學和堪薩斯州立大學，有不少台灣的留學生，我們的家成為一些留學生進城的休息站，週末或假日我們也常開車去參加他們的活動。當時堪薩斯州立大學校園內，因為受到担任化工系一位范姓系主任的影響，留學生的台獨運動相當活躍，故該校被稱為「堪薩斯的黃埔」。1967年初的一個晚上，我們去聽該校台灣同學會主辦，邀請美國前駐中國外交官喬治·柯 (George H. Kerr) 的演講，他是「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 著者。這本書對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有詳細的報導，也批評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演講禮堂內氣氛緊張，有校警看守，以防出事。我發現一位拿中山獎學金出國留學的政大外交系的學生也在場，可能是來監視的。

不少在台灣念文法科的，來美國後，紛紛改修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的理工科。陳武雄高雄市人，政大外交系，晚我一屆，來美後改行轉念化學，到堪薩斯大學從大學部開始，直到念完博士，毅力可嘉。與他同班的李賜隆也是高雄市人，政大外交系，改念電腦碩士。他的妻子鄭淑適，麻豆人，政大教育系畢業，他 1967 年 5 月畢業後在堪市找到工作前，曾暫住我家。我於七月底離開堪市，到印地安納州就任新職。廖李兩家都長居堪市，我們幾次路過時，都會順便去拜訪他們。

堪市沒有一家東方雜貨店，我們必須開八個多小時到北邊的芝加哥中國城購買中國食品。文華學會自己做豆腐，她的父母常常從新竹經郵局用海運寄來米粉，內裝香菇和肉乾，要一個多月才能收到。

## 印地安納波里斯大都會計劃局 (1967-1969)

1967 年 4 月，我到美南德州休士頓市參加都市計劃協會的全國年會。會議當中有一項「就業市場」(Jobs Market)，提供給雇主與尋職的雙方當場面談的機會。我去應徵位於印地安納州首府，印地安納波里斯市 (City of Indianapolis) 馬利恩縣 (郡) (Marion County) 大都會計劃局 (Metropolitan Planning Department) 的一個資深計劃師的職位。跟我面談的是該局的一位年輕的資深計劃師，麥克·卡羅 (Michael Carroll)。我當場接受聘請，年薪美金 9,500 元，比我當時在堪市計劃局領的年薪 8,000 元高出許多，還有其他福利。我於七月初向上司提出辭呈。

在美國一個人在職業上出道初期，如果想往上爬得快，最好是一有機會就換工作。在西方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裏，顧主與員工的關係完全是契約關係，顧主不保證員工永遠有工作，故也無所謂雇員對顧主保持終身忠貞，永遠不離職的觀念，只要依規定兩個禮拜前提出書面辭呈，就可離職。在美國很少聽到有人一生不換工作的。

我們居住在堪市不到兩年。我把全部帶得走的家當裝進一個租來的十二尺拖車 (U-Haul)，於 1967 年 7 月底開著老爺車遷往相隔五百英里以東的印地安納波里斯市。半途中不意車箱的汽油耗盡，不得不請求緊急協助，送來汽油。

印市是美國中西部的主要都會之一，它是印地安納州的經濟，文化和政治中心。大都會計劃局的人事編制比堪市大，負責全市和全縣的都市發展規劃業務。不過其它各部門還是市縣分開，但同在一個二十層的辦公大樓辦公。我就任時，市長是一位能幹有遠見的共和黨籍的理查·魯格 (Richard Lugar)。1968 年共和黨贏得州長與州議會的選舉，他趁勢推動市縣合併的方案，成功地獲得州政府的核准，一夜之間印地安納波里斯市的人口成為美國十大城市之一，魯格也榮任首任聯合政府 (Unified Government) 市長。雖然美國有一些地方也嘗試過提議市縣合併，但這種結構性的整合很少成功，替代的方案就是成立區域計劃委員會或地方政府之間合辦一些共同業務，如警察，救火，衛生等。(台灣最近有台中，台南和高雄三個都會區將縣市合併，基本政策方向是正確的，不過實施事前的規劃工作，似乎沒有做好。)

我被分派的工作，先是草擬一項如何制定都市總計劃的程序系統。主要工作是編寫一套給計劃委員會非專業人員使用的訓練手冊。這項工作是聯邦政府「住宅與城市部」的「701 方案」贊助的。「701 方案」係 1960 年代美國聯邦政府為了改進地方政府都市計劃的品質的一項重要方案，促進都市更新，控制城市往外擴散，和鼓勵區域合作，是本方案的主要項目。

我終於編完一部總共有十五章的訓練手冊，內容包含都市計劃的重要部門，如計劃的基本概念，都市計劃委員會的職權，總體計劃，土地使用，分區與細分管理，公共設施，住宅政策，環境保護，都市更新等。

訓練手冊的目的是要提高非專業的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的知識，去處理各種計劃問題和審核開發提案。由一位剛來美國不久的外國人指導本地人增加都市計劃知識，未免是搬門弄釜！這一部訓練手冊於 1969 年由中華民國行政院區域計劃籌備委員會翻譯成中文，做為參考資料。

當年能順利創立印地安納波里斯市和馬利恩縣的聯合政府，並非偶然。在成立聯合政府幾年之前，就先有大都會計劃局，負責整個市和縣的計劃業務，為聯合政府鋪路。1976 年魯格膺選為聯邦政府的參議員，屬於溫和派，連任九屆，前後三十六年，擔任好多年的很有權力的外交委員會主席，德高望重。不過 2012 他尋求第十屆連任提名時，被一位同黨的保守派候選人擊敗。

在休士頓面談我的卡羅先生成為我的親密同事和直接上司。他畢業於米里蘇達大學地理研究所，在印地安那州的都市計劃專業人員中頗受敬重。後來擔任總部設在印地安納波里斯市的製藥大公司所創立的「莉莉基金會」(Lili Foundation) 擔任執行長。不幸因車禍英年去世。

1968 年初夏，政大李先良教授特來印市探訪，住在我家幾天。三兒英立於同年九月出生。

我們起先住在印市東邊的公寓，一年後搬到西邊的一間有三臥房的獨院住宅，距離每年五月底舉行的有名的「印地 500 英里賽車」(Indi 500) 比賽的賽車場很近，每到五月，白天就會聽到隆隆的預賽賽車聲音。我們常常開車三小時到印市北方的大城芝加哥市中國城購買食品。每次我

們也順途拜訪住在芝加哥附近 Skokie 市 (西北大學所在地) 的高中同學錢越男。他出生在中國，在台灣長大，為人豪爽，我們成為很要好的朋友。很不幸四十出頭就因肝癌過世，有兩個女兒，年輕的妻子不久就再嫁。

住在印市和附近的中國人和台灣人家庭比較多些，幾家人週末假日常常聚餐打麻將。翁鴻圖與李秀瑾夫婦是我們認識的第一個台灣家庭。他出生於後龍鎮，年紀比我大五、六歲，台南工學院 (成功大學) 電機系畢業，出國前留校當助教，來美留學得到普渡大學電機碩士，她是台南市出生。兩家人成為好友，他們的最小女兒珍妮與我們三兒英立同齡，成為我們的義女。1969 年冬，他們搬到南加州。我們最近一次到加州探訪他們是 2013 年 9 月底。

我們在印市認識的另一個台灣家庭是呂理明醫師夫婦。他們有兩個男孩，年紀與我們長子英明相近。呂醫師台大醫學院畢業，當時正在印地安那大學醫學中心做精神科實習醫生。呂夫人是台北古亭婦產科醫院醫生的女兒。他後來到波士頓的麻州總醫院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當住院醫師。1969 年 9 月文華的父母來美一起旅遊美東時，我們順途探訪，在他們家過夜。他們後來搬去加勒比海的威京島定居，他在島上的精神病醫院當主管，我們終於失去聯絡。

劉文徹醫師與陳燕鶯夫婦又是一對在印市認識而成為莫逆之交的台灣人。他在大甲出生，父親是醫生，高雄醫學院畢業，與我同齡。他比我們晚到印市，在印地安那大學醫學中心擔任病理住院醫師，為人和氣，

樂於助人。1968 年 9 月我深夜送文華到醫院生三兒英立時，請他來我家看顧小孩。他後來應聘到美國西南部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個小鎮阿耳答斯 (Altus) 的醫院擔任主任病理醫師，兼任全縣的法醫，很受地方居民的敬重。他們很支持台灣的民主運動，是台灣公共事務會 (FAPA) 忠貞會員。育有一女二男，女兒女婿也是醫生，兒子哈佛大學畢業。1998 年我們趁去俄克拉荷馬州土耳其沙 (Tulsa) 市參加全美區域計劃協會年會時，順途探訪他們。2002 年他們來奧本尼看我們，一起到觀光遊覽附近名勝。退休後遷居到 Tulsa, 方便女兒可以就近照顧。

1968 年 12 月底聖誕節前幾天，全家開車北上前往米尼蘇達州的首府米尼阿波斯市參加文華的哥哥魏清政的婚禮，路程 600 英里，開車 10 小時。他剛剛獲得米尼蘇達州立大學的化工博士學位，新娘林滿慧是台中市人，他們的婚姻算是我牽線的，滿慧的大姊林泳雪 (丈夫曾俊明)，是我在加州大學認識的熟人。我開的車子當時並沒有換上冬天的雪胎，去時沒有下雪，平安地到達目的地。沒有預料舉行婚禮那一日，開始下大雪，隔日早晨下雪更大，能見度很低，地上積雪已經一尺多。但是我還是上路要趕到芝加哥，想參加當晚在錢越男家舉行的師大附中同班同學的聖誕聚會。高速公路上車速不到 30 多英哩，看見不少車子滑落路旁。但是開不到兩小時，自己的車子也失控滑入路肩上的雪堆裡，進退不能，車上還有三個幼齡小孩，么兒英立才三個多月大。幸好不久就有公路巡邏警車趕到，通知緊急吊車來把車子拖出雪堆。估計已趕不上當晚的同

學聚會，於是決定半途住進一家汽車旅館過夜。來美國第一次經驗到北美冬天的大雪和車禍，至今回憶起來，仍然心有餘悸。

1969 年 8 月中岳父岳母由台灣來美探望我們和新婚半年多的兒媳，停留一個多月。堂妹瑞釵一家人也特從南部的喬治亞州趕來相見。我們利用我兩個禮拜休假的時間，開車帶他們遊覽芝加哥，多倫多，蒙特婁，奧伯尼，波士頓，紐約市，費城，和美國首都華盛頓。到奧伯尼時，我們在昔日室友鍾楊堂家過夜。紐約州首府奧本伯尼的小城市環境，給我很好的印象，這也是不久我就決定搬到紐約首府區的原因之一。

## 馬丁路德·金與羅伯特·甘迺迪被槍殺

民主，自由，民權是美國立國的核心價值，但也會引起一些負面的社會現象，包括種族偏見歧視，保障個人擁槍自衛導致很多槍擊事件。來到美國沒有幾年，就遇到幾個轟動全世界件的著名領袖人物被槍殺的事件。1963 年 11 日，甘迺迪總統在德州的達拉斯 (Dallas) 市被槍殺，1968 再發生兩件重大槍殺案件，真令人驚訝。馬丁路德·金博士是一位非裔浸信會牧師和和平主義者，提倡用非暴力推動種族平等運動。1963 春他在南方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罕 (Birmingham) 市帶領群眾遊行抗議種族歧視，引起全世注目。同年八月二十八日有 25 萬人參加的『前進華府』(March to Washington) 的群眾遊行，他是主要策劃人，並發表有名的『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 的演講。1964 年才 35 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很不幸 1968 年 4 月 4 日他在田納西州的蒙菲斯 (Memphis) 市的旅館二樓陽台上被槍殺，年紀才三十九歲。1983 年 11 月雷根總統簽署法案，訂定 1 月 15 日為美國國定紀念日，是美國第一位平民獲得這種尊榮。

羅伯特·甘乃迺是約翰·甘乃迺總統的弟弟，曾經擔任聯邦政府的檢察長和代表紐約州的聯邦參議員，1968 年參加競選總統的民進黨初選。當年 5 月我看到他的競選隊伍經過印尼安那波里斯市區。6 月 5 日他在加州洛杉磯的旅館被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槍殺，年紀才 43 歲。在短短五年內有三位美國著名的領袖被槍殺，真是令我驚訝不解，難道民主與和平的社會不能共存？

## 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

1969 年 7 月 20 日，由太空人尼爾·阿姆斯壯 (Neil Armstrong) 指揮的阿波羅 11 號太空船成功登陸月球。當他第一步腳踏地球時，他說『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人類的一大跨步。』1961 年 1 月 20 日甘乃迺總統在他的就職典禮演講裡，發表美國要在十年內登陸月球的豪語，果然實現。



## 8. 紐約州首府奧本尼

1969 年 11 月初，我應徵紐約州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 (Capital District Reg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簡稱CDRPC) 新設立的首席計劃師 (Chief Planner) 職位。這個工作機會是登載於美國都市計劃師學會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會刊上的全國性公開徵人欄上，應徵的人當然不少。很快地我被邀面談。11 月底我搭飛機到辦公室設於奧本尼機場二樓的委員會，和委員會執行長路易斯·勒格斯 (Luis Lex) 先生面談，經過很順利。一個禮拜後他打電話給我，要聘請我擔任這個職位，講明起薪和各項福利，並且要我能盡早報到上任。毫無猶豫地我馬上接受，並很快地向大都會計劃局提出辭呈。

這個職位和待遇實在好得難以拒絕。紐約州公務員的薪水與福利算是全國最優厚的。委員會雖然不屬於州政府，但員工同樣納入州政府員工的退休制度。年薪一萬三千元開始，幾乎比我在印城所領年薪多三成，開始工作不到四年半我的薪水增加快一倍。福利還包括全部由委員會支付的全家健保費和退休月付金，每週上班 37.5 小時，除公定假日外，有事假，病假和二到三週的年休假。新職位擴展了我都市計劃工作的領域，由市到縣(郡)，到都會區。

這是在美國從事 38 年都市計劃專業的新起點和終站。這個旅程從西岸的柏克萊開始，經過中西部的堪薩斯市和印尼安那波里斯，最後在

『新大陸』東岸的紐約州首府定居下來。奧伯尼位於地球上正好是與台灣相對的另一面，相隔六個時區 (Time Zone)，距離八千英哩 (一萬三千公里)。

不同與上一次搬遷，這一次把總共八千英磅家當和衣物託由搬運公司裝運，全部八百多塊的運費也由委員會支付。1969 年 12 月底剛過完聖誕節後，一家人開車往東部紐約州奧本尼出發，路程大約 750 英哩，預計三天之後可以報到開始上班。但正好遇到大雪，路況極壞，我開車將近一個禮拜才抵達目的地，當地積雪高達七尺，破歷年最高記錄。先在郊區租到公寓，我終於在一月七日報到開始上班。

## 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 (1970-2003)

美國總共有三百六十多個大小不等的都會區，以縣為單位，範圍由聯邦政府的人口調查局根據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依居民在相鄰地區內經濟與社會生活的互動來界定。紐約首府區當年包括四個縣，面積 2,370 平方英里，大約是台灣的六分之一，人口 830,000，在全國排名第 100，算是中型都會區。紐約州首府奧本尼是最大的中心市，人口十萬。(英文“District--區”是行政或政治名詞，“Region--區域”是經濟地理名詞。)

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員會) 於 1967 年根據州授權法案由區域內的四個縣共同成立。是一個公家機關，但不屬於州政府，人事行政和財務獨立。委員會開始有委員十二人 (1983 年擴充為二十人)，由

各縣議會選派三人，有縣市長，議員，鎮長，或地方政治活躍人士。1970年我就任時，委員會主席是奧本尼市長，伊勒士達斯·科林二世 (Erastus Corning, 2nd)。委員會每個月晚上開會一次，起初幾年開會前都先聚餐，因有違社會觀感，後來才把此一陋習取消，開會時間改到早晨。依規定委員是無給職，也不可享有任何福利。

因為是新組織，我到任時委員會一共才有九個職員，包括執行長，五位專業計劃師，一位制圖員，兩位秘書。執行長路易·勒格斯先生四十幾歲，威斯康辛州大學法律系畢業，他對土地分區使用法規比較熟悉，但都市計劃專業知識和技術方面比較不夠。除了我，其餘的人經驗不多，也沒有獲得先進正規都市計劃訓練。依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規定，要取得聯邦政府住都部的補助金，該單位的計劃工作必須要有一位得到驗證合格的計劃師 (Certified Planner) 負責督導，我正符合這項資格。1972年委員會又增聘一位犯罪防治計劃師和一位資深都市計劃師，是新加坡出生，英國受教育的華人，中文名潘克正。兩人都有碩士學位。

區域計劃可以說是傳統城市計劃的延伸，注重區域性的綜合和遠期發展規劃 (Comprehensive and Long-Range Development Planning)。聯邦政府訂立『1965年大都會計劃法』使用『棍子與蘿蔔』 (Stick and Carrot) 的策略，鼓勵地方政府制定『綜合發展計劃』，並且積極推動區域計劃。規定地方政府的計劃須要符合區域計劃，才能申請到聯邦政府有關公共住宅，公共設施，道路交通，公園綠地，環保等的補助款。美國是極度地方自治的國家，尤其對轄區內土地使用計劃和管理，有自主決定權，

地方政府組織也蠻複雜。區域委員會對各項區域計劃之實行，無強制執行權，完全要靠說服溝通。紐約首府區內總共有七十多個獨立的地方政府單位，包括縣，市，鎮，和村。要協調和整合不同地方計劃和決定，是一項挑戰與困難的工作，需要對美國地方政府組織結構有相當瞭解，兼具人際關係的機巧。我大學政治系的背景，對這項工作有相當幫助。

委員會成立後前三年一直免費使用奧本尼縣飛機場的二樓辦公室辦公。因為人員增加，1970年五月，接受一位建築商的邀請，將委員會辦公地點遷到比較偏僻的郊外，由這位建商免租金提供使用由其經營的鄉村俱樂部的辦公大樓。此一決定，對委員會和執行長的形象相當有所損傷。當初口說無憑，一年多後建商食言，要求委員會補繳全部租金，引起委員會財務上的困擾。在美國各種商業行為，都要有書面憑證才有保障。

1972年八月，委員會面臨一大困擾，在聯邦住都部及州政府計劃署的壓力下，執行長勒格斯先生被逼辭職。他被指責在我到任前對一些聯邦及州政府補助的計劃個案督導不善，沒有按時完成。其它原因是他與幾位委員口頭衝突，他們認為他是委員會主席奧本尼市長提拔保護的人(*protégé*)，對其他委員不夠尊重，平等看待。有一天一位委員，在政治上相當老練的縣議員，悄悄地勸告我說，如果要在一個像委員會有多頭老闆的組織內生存，一定要有多數站在你這邊來支持你的委員朋友。我一直記住他的話，尊重和同等看待每一位委員，有少數更成為莫逆之交。

勒格斯辭職後，委員會決定馬上舉辦全國性公開徵聘新執行長，指定我暫時代理執行長職務。我自認歷練還不夠，決定不申請爭取這個職位，但願意幫助委員會選擇新人的工作。四個月後委員會終於從三十幾位應徵者中選擇一位印度孟買出生長大的美籍計劃師補上空缺。他的名字簡稱戴雅格 (Thyag)，妻子是白人。大學時學建築，來美留學，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獲得都市計劃碩士學位，有十二年美國及國外的大都會計劃工作經驗，口才很好，但有點自大，容易得罪人。在他的帶領下，委員會的職員擴充到二十多人，年預算增加到五十幾萬元。辦公室也從郊外搬回到市區。

1974 年一月我被升任為副執行長。同年聘雇一位女性主任計劃師，名叫田介純，父親是醫生，中國滿族，台南成大建築系畢業，來美獲得麻省理工學院都市計劃碩士學位。她的先生王汝梁，麻省理工學院博士，是此地任色利阿理工學院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土木工程系教授，是一位地震學專家，後來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據說曾經角逐他的母校成大校長職位。丈夫過世後，她退休搬到波士頓居住，接近子女，以作畫為樂，我們還保持聯繫。

在新執行長戴雅格領導下，最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動員大部份人力制定『長期區域總發展計劃』(Long-Term General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這項方案歷經三年，花費十萬元才告完成。其它工作方案包括都市空地再用，區域航空計劃，奧本尼港發展計劃，公共住宅計劃(依公式

將聯邦政府補助中低收入家庭的公共住宅分配到各地方政府興建)，不同的住宅區對公共設施衝擊之分析，人口與住宅分析和成長預估等。

## 更上一層樓

1980年六月戴雅格辭執行長職位，接受總部在紐約市的『三州區域計劃協會』(Tri-State Regional Planning Council) 副執行長的職位，這個組織負責紐約市大都會區域計劃工作，由紐約州，康乃狄克州，和新澤西州三個州政府合創，有職員一百五十多人，是當時全美國最大的區域計劃組織。沒想到這個組織因州之間政策不易協調，竟然在兩年後被解散，戴雅格也一度失業。

我再一次被任命為代理執行長，督導委員會的繼續運作。委員會成立一個聘選小組，在美國計劃師協會全國性的月刊上登徵人廣告。此時我覺得我已經準備好，決定申請這個最高職位。競爭相當激烈；一共有三十多人應徵，其中不乏學資歷很好的，包括一位擔任過大學教授和紐約州政府的部長級高官。經過初步書面資歷審核，候選人有三人入選，包括我在內，應邀接受全委員會的面試。我獲得不少有影響力的人的書面推薦支持，包括加州大學的指導教授康德，和幾位已下任的委員會主席。這是我職業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挑戰，也是最好的一次機會。但是如果失敗，我不會繼續留任，必須另尋工作。

1980年十月中一個涼爽的夜晚，委員會召開特別全體會議，面試三

位候選人，地點是中立的特洛伊市政府 (City of Troy) 市經理的辦公室，氣氛相當緊張。十二位委員有十一位出席，大家坐在一個大圓桌上。因為我認識全部委員，面試過程很順利。預期英語溝通能力是委員們評審候選人的議題之一，我主動地笑著對他們說，我的英語有口音是很自然的事，我在台灣從小學到大學，學了二十幾年的中國話，我講中國話還是帶有口音。我的幽默策略似乎生效，解除了一些人對外國長大的人，存有語言上的顧慮和偏見。我的主要競爭者是一位獲得康乃爾大學都市計劃碩士，任職州政府計劃署的主任計劃師，學經歷很完整。有一位委員剛好也是康乃爾大學畢業，因為校友關係，當然會投票選他。

面試之後，我回到家等候委員會投票決定的消息，心中的確難免焦慮不安。電話終於響起，委員會主席通報我獲選這個年薪三萬五千元的職位。我終於美夢成真，四十五歲達到一生專業生涯的頂峰。接到好消息，全家人歡欣，當時瑞雲二姊和燈順姊夫剛好來美國旅遊，住在我家。有兩位很支持我的委員還特別開車到我家來親自向我道賀，我以茅台酒相敬感謝。我獲選任的消息，隔日各家報紙都有報導。有一句話說：『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得確如此。

獲得高位和高薪不是人生的最終目的，但要有適當的演台 (platform)，才有機會充分發揮個人的知識與才能，服務社會。在獨立的委員會制度下，所有重要政策，人事和財務，委員會當然有最後決定權，但執行長是整個機構的靈魂和動力，不只是政策與方案的草擬者和執行者，也是發言人和推銷員。

全美有三百六十多個區域計劃委員會，外國出生的新移民能夠做到這些公家機構的最高職位的，屈指可數。尤其能成為號稱『帝國州』(The Empire State) 首府區計劃域委員會的這個主管職位的，更令同行羨慕，刮目相看。雖然單位不大，但招牌門面不小，名稱顯著，公私接觸很廣。我上任時，委員會一共有職員十九人，年預算五十萬美元，有三分之二是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補助款，後來聯邦和州的補助款減少，由各縣提供的財務負擔的比率相對大為增加。

我擔任執行長時，特別注重建立區域地理資訊系統 (GIS)。1970 年代，因美國太空影像技術從國防轉為民間應用，大大地改變了都市計劃的作業方法，譬如委員曾經會雇用了五、六位制圖技工，要費半年才能完成一張區域土地使用地圖，現在只用一位熟諳電腦操作的計劃師，三個月就可完成，而且更加精確。使用電腦打字的普遍，也大大地提高了辦公室工作效率，將四位秘書減少到兩位。



(於執行長辦公室 1982)

有人說美國的區域計劃是一種「可能的藝術」(the art of possibility)，就是說在不同的地區，因為特殊需要和地方政治環境，委員會可以推行各種不受法規限制的新方案，會把委員會的業務和功能擴張，發展新途



徑，一些創新方案會超越傳統都市與區域計劃的範圍。以下列舉我任內推動完成的幾項特殊區域性個案。

## 成立經濟發展區

由於以汽車為主的現代交通工具和運輸系統之發達，眾人日常的社會和經濟活動大多跨越地方政府的行政界線。因此以區域範圍和觀點來推動經濟發展，成為比較有效的公共政策。「經濟發展區」是 1960 代美國聯邦政府開始積極推動的一項方案，鼓勵地方政府合作，以宏觀的區域概念追求經濟發展。此方案由美國聯邦政府商業部「經濟發展署」(Economic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管轄督導，凡一個地區成立「經濟發展區」，經過該署核准認定後，地方政府可以就各種實施經濟建設個案向聯邦政府申請補助。負責「經濟發展區」行政業務的區域計劃委員會也每年都會獲得計劃補助款 (Planning Grant)。

經過我不斷的努力和說服，四個縣當局終於在 1983 年同意由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去進行成立「經濟發展區」的工作，並向商業部經濟發展署申請認定。要取得經濟發展署的核准，有兩項要件。第一是先準備區域性的「綜合經濟發展計劃」(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其內容包括根據區域內經濟活動的特質和資源，擬定經濟發展目標，和列出主要地方性及區域性的經濟建設個案。其次是區域組織的決策機構要有足夠的地方代表性和少數族裔參與。案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成立後

前十幾年，十二委員全是白人，1983 年時，也只有一位非裔，當然不能達到聯邦政府規定少數族裔代表比率的標準。以其將幾位白人委員換下來，委員會採納我的建議，要求四縣議會修改 1967 年的創會協議，將委員名額擴充到二十人，增加幾位少數族裔代表。這項策劃雖然成功，做起來並不容易。有一個縣不顧公平分配原則，堅持不選派少數族裔代表。當時美國社會還存有反對種族平等的觀念。不過問題終獲解決，由另一縣增加任派少數族裔代表。擴充的委員會，其中有一位是陳姓華裔，任職奇異 (GE) 電器公司研發中心的高級主管。

因為成功地將首府區被聯邦政府批准為「經濟發展區」，讓不少縣市及民間機構三十多年來獲得千萬元聯邦的經濟建設補助款。而委員會本身也每年獲得計劃補助款，提供資訊，經濟分析，和技術服務。

## 設立外貿區

「外貿區」(Foreign Trade Zone) 方案是美國國會早於 1934 年立法通過開始實施，最初的目的是在促進美國航運和國際貿易。「外貿區」是由美國海關署核准的特區，通常是設在港口碼頭和國際機場內倉庫。所有儲存在「外貿區」內的本國及外國貨物，可以緩繳關稅，等到貨物運出「外貿區」而進入國內市場時才繳關稅，若轉運到國外，則免繳關稅。這種以倉儲為主的外貿區稱為「普通外貿區」(General Purpose Zone)。其它優惠好處還包括在「外貿區」內可以檢驗貨物，再包裝，展示，分銷，長期儲存不受進口限量 (Import Quota) 的限制，免負進口貨物損毀或削廢

(Scrap) 的關稅，通關簡便，減輕進口手續費，因較好的存貨管控和安全，使保險費減低等。

後來「外貿區」方案被擴大運用，以鼓勵製造業廠商在美國國內生產，增加就業機會。如果將外國進口的零件在「外貿區」內加工或組裝為成品，其關稅稅率會比原零件的稅率低。這種製造產品或加工的「外貿區」，稱為「特貿區」(Special Zone)，成為增加就業，發展地方經濟的措施，1970 年代後全國各地競相爭取設立。美國最大汽車中心底特律，和其他各地的全部汽車工廠，因為使用大量外國零件，都是在「特貿區」內組裝製造。現在全美國一共有 290 處「普通外貿區」與 576 處「特貿區」。

我就任執行長後，利用到外州參加開會的機會，參觀了幾個「外貿區」的運作。我建議委員會爭取在首府區內也設立區域性的「外貿區」，這項提議獲得各縣當局和工商界之廣泛支持。委員會於 1983 年十月向聯邦政府「商業部外貿署」提出正式申請，要求取得設立「外貿區」的授權。紐約州議會也通過一項特別法案，州長簽字核准，允許委員會於首府區四縣內設立和管理「外貿區」。經過公聽和外貿署與海關署的聯合審查，申請案一年後終獲批准，成為全美「第 121 外貿區」，授權的地區後來又擴大到十個縣。這也是全美國以區域計劃委員會的名義申請設立「外貿區」和授權負責管理的首舉，其他各地的外貿區均由縣市政府或授權商會申請設立。

1985年初，委員會與一家大倉運公司簽定合約，授權在其擁有的工業園區 (Industrial Park) 內一個指定的倉庫，經營「普通外貿區」。之後委員會又與兩家製造公司簽定合約，授權設立「特貿區」。一家是加工生產食物用的維他命添加物，由歐洲進口維他命 B-12 濃縮原料加工混合。另一家是德國公司的製造染料化工廠，由外國進口原料加工處理。兩家公司因為「特貿區」獲得減稅和緩稅的利益。目前使用「特貿區」的製造公司也多了幾家。委員會也名利雙收，除了為地方增加就業機會，也從授權經營的公司收取一定的管理年費。



與一家化工公司代表簽訂「特貿區」使用契約 (1987)

台灣目前也開始推動所謂「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立法，不同于美國「外貿區」的是「自經示範區」想吸引外國投資，與國際自由經濟掛勾，將示範區內的營運項目由一般貨物的進存擴充到農業加值產業，野生動

物蓄養，服務業 (包括醫療，律師，會計師，建築師)，和高等教育 (與外國大學合作)。更牽涉到外國專業人員在示範區內工作居留簽證的事項。除了允許直轄縣市政府申請設立「自經示範區」之外，既有的自由貿易港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和農業科技園區也都可申請設立，並成立開發基金。「自經示範區」，對台灣經濟會有相當大的衝擊，有利也有弊。其管理上的複雜性和困難度不難想像而知，可能發生的違法操作的機率相當高，必須要有完整的配套，包括成立健全的政府管控監督機制，和培養足夠的訓練有素的管理人員。「自經示範區」基本上也是模仿美國「外貿區」，運用通關便利，海關減稅或免稅，與其他課稅優惠的基本原理，和享有上述美國「外貿區」之其它優惠條件。

## 建立首府區少年嚴管拘留所

這是我專業生涯中最後幾年所完成的最困難，但也是收穫最多的一項個案 (Project)，牽涉到政治，法規，土地規劃，建築，財務，行政管理等等複雜問題，要推動執行成功須要有問題分析能力，談判技巧，耐心，和果斷。首府區「少年嚴管拘留所」(Juvenile Secure Detention Facility) 耗資四百萬元，佔地四英畝，建坪有二萬四千平方英尺，。規模雖不大，但裡面設備包括十六個單人臥室 (三年後擴建增到二十四個床位)，辦公室，教室，康樂室，半個籃球場，廚房，和餐廳的完整設施，可以說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拘留所的基本概念是維持社區治安與兒童管教督

導並重，重視少年身心發展和福利。這是紐約州第一個，也是全美國第一個多縣合建的區域少年嚴管拘留所(中心)。從 1992 到 1997 前後六年，我把大部份精力和時間都花在這項個案上。

這個專案的完成，證明一個的區域委員會只要敢於創新，接受挑戰與承擔風險，也能夠推動和執行其他超越傳統區域計劃業務的工作。這項專案成功地完成，受到全國注目，委員會於 1998 年六月全美區域計劃委員會協會的年會中，因為以區域合作提供地方服務，獲得全國成就首獎。

「少年嚴管拘留所」是正在等候家庭法院法官審判處置，年齡十六歲以下嚴重犯法少年的短期拘禁中心。拘留時間不超過兩星期，可向法官申請延長。犯法較輕的少年，則送到「少年非嚴管拘留所」(Juvenile Non-Secure Detention Facility)。依照聯邦及各州規定，少年拘留所設置及管理的責任，屬於縣政府社會服務局。少年犯不准被送到成人監獄，少年拘留所也要與成人監獄保持相當距離，既所謂「聽不到，看不到」(No Sound, No Sight) 的規則。就是因為「少年嚴管拘留所」的設備規格和管理費用很高，大多數的縣政府選擇寧願付租金，將少年犯送到它縣的拘留所，而不自己設置。1993 年全紐約州有六個「少年嚴管拘留所」，總共有四百三十個床位，大部份是在人口眾多和密集的紐約市大都會區。

1980-90 年代，全美國青少年犯罪有增加的趨勢，紐約首府區亦然，對少年拘留所和服務的需求也不斷增加。首府區的四個縣越來越不容易

在六個相距一兩百英里外的少年嚴管拘留中心找到空床，在財務，人力，和交通上的負擔很重。更何況將小孩遠送它鄉拘禁，離開家庭，有精神上受苦之無形的社會成本，因為他們的家人，監護人，社工，和律師都不容易就近去探望。

此種情況，使縣府官員對於在首府區內建立本地的一個「少年嚴管拘留所」，再度感到興趣，他們要求委員會拿出一個長久的區域解決辦法，因為委員會向來也受州政府委託，負責推動減少區域內犯罪計劃與協調業務。1992年八月，委員會成立一個八人特別小組，指定委員會職員開始作一項可行性研究 (Feasibility Study)。小組主席是一位奧本尼資深縣議員，保羅·歐伯郎 (Paul O'Brian) 先生，對設立這項設施特別熱心，我們彼此搭配得很好，他負責政治溝通，我負責研究規劃。對這個議案，各縣行政，議會，警察局與家庭法院法官都表示贊成，媒體也廣為報導支持。

我在 1993 年春天親自完成可行性報告，向委員會提出。結論是一個十六個床位的「少年嚴管拘留所」，可以滿足十八個縣目前和短期未來的需要，包括首府區四縣及周圍十四縣。報告提出五個實施的選項：(1) 由一個縣來建造和管理，可以讓其他各縣租用；(2) 由一個縣來建造，雇用私人公司管理；(3) 由私人公司建造和管理，讓各縣租用；(4) 由四縣共同建造和管理；(5) 由四縣共同建造，雇用私人公司管理。

第一個選項是依照現行州的法規，最易實施，當時州內六個「少年嚴管拘留所」都是這個模式。其主要缺點是東主縣 (Hosting County) 有優

先使用權，決定它縣的租用條件。首府區沒有一個縣表示有興趣去做這種建築和管理費用很高（每日床費超過三百美元），行政上很頭痛的事情。

令我驚訝的是，縣府的領導人和委員會委員都贊成第五選項。依照這個選項，要來執行的單位可能是成立新區域機構，或現有的區域機構，如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成立新的區域機構被否決，因為地方官員顧慮地方權力會受減損，反對獨立區域組織的繁殖。他們對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比較放心信任，因為它是由四縣共同成立的，委員也是各縣議會指派的。1993年四縣縣議會全部通過決議，授權委員會進一步依第五選項去推動這個方案。對委員會來講，這是一項完全新的功能，因為過去三十年來，委員會只負責研究，計劃，評估和協調的工作，而不是執行的機構。因為這個專案報告是我寫的，現在要來執行，大部份的實際工作就落在我的肩上，我面臨極大的挑戰去完成這項差事。要達成任務，必須面對處理下列事項：組織及州法規，資金和財務，適合的建地，建築設計和施工，人事和管理。這些事情都不是我在加大研究所學過或過去工作中碰到過的，要有新的思考和措施。我從這個專案中學到許多新東西。

#### (1) 組織及州法規：

因為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無權向外借款或舉債，因此聘請律師協助，根據國稅局規則成立一個免稅非營利的公共建設組織——「首府區少年中心」(Capital District Youth Center, Inc.,



簡稱 CDYCI)。這個機構附屬於區域計劃委員會，但是可以發公債借款。大家接納我提出的組織結構的建議，中心董事會有九位董事，有五位是由區域計劃委員會從其二十位委員中選派，其餘由四縣各派一位。董事會向區域計劃委員會負責。我兼任董事會無投票權的行政總監 (Chief Administrator)，負責處理一切行政事務，提供建議。我身兼兩職，同時掛兩個頭銜。

地方政府的一切青少年服務，要受州政府「家庭及青少年服務署」的督導。但是紐約州有關社會服務的現行法規並不接受區域概念 (Regionalism。) 該署官員堅持只有縣政府才有資格得到州的兒童和少年服務經費補助，包括建築物的建築費和維持費。他們害怕多縣合作的區域組織結構，將會開創一個不好的先例。可見這些政府官員的保守，默守舊規，沒有跟上區域發展的現代新觀念。經過一段爭論談判，加上委員會透過選區州議員要提案修改州的法規，「家庭及青年服務署」終於改變立場，承認「首府區少年中心」是合格的機構，可以負責管理「少年嚴管拘留所」，並且有資格獲得州政府的補助。

## (2) 建築資金

估計建築及設備費用總共需要四百萬美元。委員會遊說選區重要州議員爭取二百萬州政府補助款，用來支付一半建築費用，降低拘留所的使用床租。補助款提案很快地在州議

會通過，列入 1994 度州預算內。成功地獲得州補助款，大大地鼓舞了委員會的信心，也激勵縣府對這項公共建設計劃的支持。大家很早就決定要用發行免稅的營收公債 (Revenue Bond) 做為建築資金，但營收公債如果要有市場，得到投資人和貸款銀行收購，須要由首府區四縣共同擔保，並承諾使用最低分配的床位，床位日租由縣政府和州政府各分擔一半。

董事會聘請一位公債律師 (Bond Counsel) 處理發行公債的事情。這是非常複雜的法律程序。我根據各縣歷年青少年犯法而使用拘留所的統計資料和未來需求預估，擬定一個分配床位的公式。經過一番談判互讓之後，四縣在 1996 年九月終於達成協議，接受床位分配。但後來有一位縣長想取消該縣的承諾，遭到我在報紙上嗆聲批評，說他把頭藏在沙堆裡。他非常生氣，我向他道歉了事。一家本地銀行同意發給貸款信用書 (Loan Credit Letter)，由四縣擔保，總部在紐約市的大通銀行 (Chase Bank) 答應貸款美金五百萬，供做蓋拘留所的建築資金和管理運轉基金。

### (3) 適合的建地

因為地方上普遍存在所謂「非我後院」(Not in My Back-Yard) 的心態，要找到適合的建地是一大挑戰，沒有適合的建地，則前功盡棄。有幾個縣早就聲明他們不願意接納少年

拘留所。只有人口最多，少年犯法的人數也最多的奧本尼縣表示願意做東接納。我和歐伯郎先生暗中勘察幾處可能的地點。但是每當向地方官員打聽的消息洩漏後，居民馬上透過地方民意代表，向委員會表明不歡迎的立場。沒有適合的建地，此一專案就此止步。

很幸運地，1995年五月問題有個突破。奧本尼縣政府願意提供一塊四英畝的縣有樹林地，位置鄰近有八百多床位的縣監獄。當時剛選上縣長，西點軍校畢業，很有遠見的麥克·布勒斯林 (Michael Breslin) 先生很支持設立少年拘留所，願意將土地以一元租金提供給「首府區少年中心」。我和一位也是建築師的少年中心董事，實地勘察，認為地點在全區地理中心，交通方便，距成人監獄有數百英尺，可以通過「聽不到，看不到」的聯邦政府法務部的規定。

#### (4) 建築設計及施工

適合的建地和資金的問題解決之後，1996年一月，董事會馬上公開招標，徵選一家建築公司開始設計工作。隨後又公開招標施工的土木工程公司，由一家本地的公司得標，同時也雇用一位負責監工的「工地經理」(On-site Manager)，以確保全部建築材料都合規格，一切工作都依設計細節與期限施工完成。

## (5) 管理和人事

因為事前早就決定雇用私人公司來管理拘留所，董事會於是聘請到建築師開始設計時，也選擇一家相當有經驗，聲譽良好的非營利私人公司來負責管理，並對拘留所之內部設計提供建議。我與這家公司談判管理契約，對確定經常開支費率 (Overhead Rate) 的事項，我利用熟悉聯邦政府預算局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計算機關經常開支費率的規定，發揮我的知識和經驗，訂定應該付給公司的合理的管理費。依規定，拘留所須要雇用二十六人，一切人事由公司負責，公司聘請到一位十分能幹和有經驗的專業人士擔任所長，他曾經任職州政府「家庭及青少年服務署」。公司還與當地學區訂立契約，每日派教師來給受管束少年個別上課補習。董事會維持對政策和財務的決定權，我負責經常督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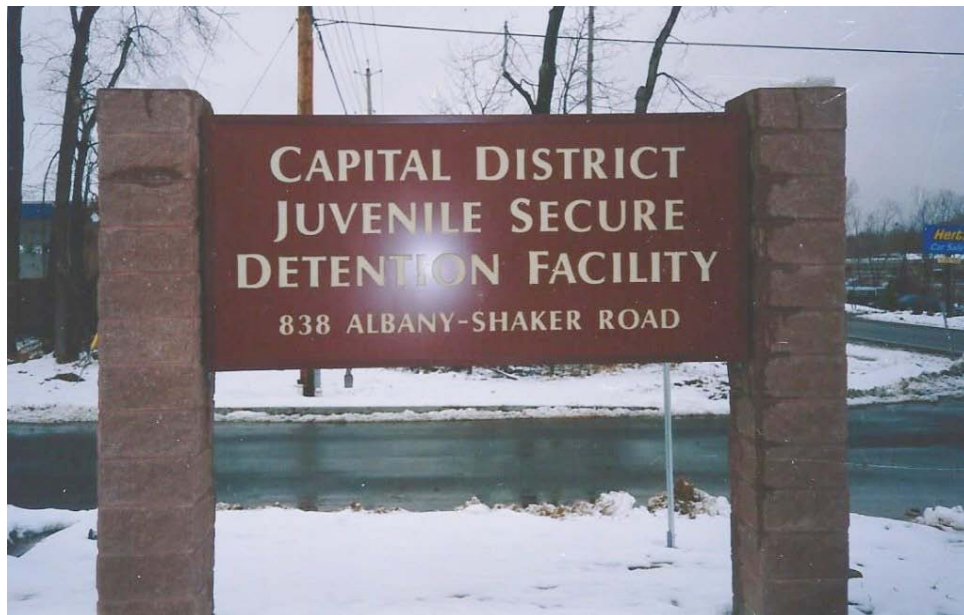
1997 年三月舉行破土典禮，我擔任司儀，到有來賓包括州議員，官員，各縣首長，家庭法院法官，警察局長，緩刑局，社會局和青少年服務局官員等一百多人。全部建築工程於同年年底如期完成，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和首府區少年中心共同舉行落成典禮。經過前後六年的努力，全國首創的區域性「首府區少年嚴管拘留所」終於在 1998 年一月正式開張，提供服務。



破土典禮 (1997/3)



首府區少年中心部份董事



首府區少年嚴管拘留所入口



全美首創多縣合作—首府區少年嚴管拘留所外觀 (1997/12)



## 9. 從職場上引退

### 宣佈退休

我從 1961 年起即在台灣和美國不間斷地工作到 2003 年，長達 42 年。年屆 68 歲才退休，早已超過一般人 65 歲退休的年齡。我覺得時間到了，決定從職場上退下，享受餘年。在紐約州，包括地方政府及相關機構的公務員都要加入州的退休制度，區域委員會的職員亦不例外。2002 年州政府宣佈一項退休優惠方案，來鼓勵年資和薪俸較高的人員提早退休，每工作一年，年資積數增加一個月，最高可增加到 24 個月，因此很多人選擇接受優惠提前退休。因為我屬於州退休制度上的第一梯次的成員，享有較好的退休優惠。我在紐約州的服務年資，加上兩年優惠和沒用完的病假累積，總共超過 36 年，退休金可以領到最後三年年薪平均的 72%。因為退休後聯邦所得稅減少，公務員免繳州所得稅，加上聯邦安保金，實際收入不比退休前還算優厚的年薪少，實在不必繼續上班操勞。2003 年三月，我向委員會表達退休的意願，準備做到六月底，讓委員會有充分的時間找到接班人。六月中我正式提出辭呈，七月四日生效。之前委員會為我舉辦一場退休慶祝晚宴，有一百三十多位來賓參加，二十幾人上台致



向來賓致辭 (2003/6)

辭促福，本地區台美人從公私職位退休時，尚沒有人享此殊榮。

退休的生活，最大的改變就是不再為公務操心，不必早起晚歸，可以隨心所欲，做自己想做和喜歡做的事情。訪親探友，遊山玩水的時日更多。打網球和高爾夫球是我的主要休閒和健身運動。事實上，我還是拿出時間，繼續參與幾個社團活動，包括扶輪社，兩個非營利組織十二年的懂事，到 2014 才任期屆滿退下來，擔任顧問。首府區每年舉辦的台美人傳統週慶祝活動，都是由我負責總協調工作，出面邀請地方政要出席。

## 力爭適合繼任人選

許多非營利組織，包括區域計劃委員會，首長的接替 (Executive Succession)，不是一件容宜的事情，近年來有不少機構開始設立首長接替機制，事前規劃準備。當我三月表示要退休後，委員會決定公開招聘一位够資格的專業人員，成立一個選聘小組，開始進行尋找接任人選的程序。競爭這個執行長職位相當激烈，有二十多人申請，包括區域內一位很有頭面的前市長，和一位現任「市計劃與經濟開發局」局長。不可思議的是委員會的一位女性委員，當時擔任「州家庭暨兒童服務署」副署長，也加入角逐。此人沒有受過都市計劃專業訓練，也不曾有城市和區域計劃的實際經驗，但她在縣共和黨圈內很活躍，極力爭取委員會執行長這個職位。她利用一位共和黨籍的州參議院最有實權的人—多數黨領袖 (The Majority Leader) 之關係，關說共和黨籍的委員投票給她。屈服於州參議院多數領袖辦公室的壓力，委員會過半數委員果然投票選擇她。



幾位委員事後告訴我他們也是出於無奈，感受到上面來的極大政治壓力。外面也有批評的聲音。

私底下我極力推薦我的長期副手。1984 年我聘他擔任主任計劃師 (Principal Planner)，1994 年升任為計劃服務主任 (Director of Planning Service)。他獲有都市計劃碩士學位，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經驗，孰悉委員會的業務，是所有應徵者中最有資格的適當人選，大部份委員也同意我的看法。我覺得任命一位政治人物，而不是一位有都市計劃專業的人來領導委員會，將摧毀委員會和它長期建立的超黨派的非政治機構的聲譽。

委員會的選人程序既然已受到外面的政治干預，政治攤牌就是解決問題的最後手段。我主動稍稍地去請見奧本尼縣長麥克·布勒斯林（西點軍校畢業，本業律師），為人公正明理。我向他說明問題的嚴重性，請他出面對委員會的選擇表明強烈的反對意見。他同意寫信給每一位委員，要求委員會撤銷原先的投票。信由我起稿，信中除了強調必須維持委員會人事的專業性，聘選夠資格的人當執行長，否則該縣將撤銷對委員會的財務支持。奧本尼是最大縣，提供給委員會的財務支助也最多，他的意見自然地很有份量。察覺將得不到全部委員，地方政治領袖，和民間社團的支持，她知難而退，決定不接受任命。委員會重新投票，選擇我的副手接任我的職位。

此事能完滿結束，我應該把部份功勞給當時委員會的主席，一位為人正直，很有遠見，當過縣議員和彼受敬重的企業家，他幕後勸她自動

退出。委員會成立至今已四十八年，因用人得當，一向運作良好，被各級政府，企業界，和民間社團所接受和支持。也許我當時的行動不太符合職業倫理的嚴格標準，但這是不得已的最後手段，使委員會避免被個人運用政治勢力介入而摧毀。



推薦成功的接班人 (圖右 2003)

## 10. 值得記述的軼事

以下記述的與我在美國的專業工作雖沒有直接關係，但算是幾十年來親身經歷，所見所聞的軼事，把它寫下來或有助回憶，並與讀者分享。

### 伊賴司達斯·柯林二世—奧本尼的終身市長

伊賴司達斯·柯林二世 (Erastus Corning, 2<sup>nd</sup> 1909-1983) 是我認識的一位很不平凡的政治人物。他在美國地方政府歷史上，是一位很富傳奇性的人。他當奧本尼市長連續 42 年 (1941-1983)，是全美大城市中任期最長的市長，所以被稱為「奧本尼的終身市長」。他連任十屆市長，1983 年 5 月在任內病死於波斯頓大學醫院，享年 73。柯林 1909 年出生，13 歲被送到康州的私立寄宿學校—Groton 就讀，那是全國頂尖的私立男子中學。17 歲進耶魯大學，畢業後先到他父親設立的保險公司工作，27 歲開始踏入政治，膺選州眾議員，是紐約州議會歷史上最年輕的議員。兩年後 (1937 年) 更上一層樓，膺選州參議員，1941 年 11 月競選奧本尼市長勝利，33 歲就成為奧本尼第 70 任市長。他的曾祖父是 107 年前第 39 任市長。

我之能與柯林認識和接觸的原因是，他是首府區計劃區域委員會創始人之一，擔任前三年的主席，當我 1970 年一月應聘前來奧本尼就任委員會首席計劃師時，他是委員會主席。他給我的第一個印像是一位很有

教養的紳士，身高六尺多，英俊瀟灑，(他自稱有印地安人血統)，和藹可親，與他見面時，令人感覺十分自在。他擔任委員一共長達十 六年，直到 1983 年病逝為止。他很受其他委員們的敬重，是一位很有影響力的領袖，當他發言時，大家都會傾聽，開會時準時到達，也很少缺席。他支持委員會超越黨派的特性，維持市鎮利益均衡的原則，在他的推薦下，代表奧本尼縣三位委員之中，一定留一席給一位是代表郊區鄉鎮的共和黨籍的地方首長。

柯林出生於權貴富有的世家。曾祖父是第六代英國移民，因經營鐵礦和銀行而發跡致富，1853 年開創「紐約中央鐵路」(從奧本尼到水牛城)，也擔任過奧本尼市長，州參議員，和國會議員。因為精於經營事業和兼有政治影響力，1830 代後期，年紀四十出頭就已是百萬富翁。柯林的祖父，小伊賴司達斯，則是一位比較沒有政治抱負，但熱心地方公益和慈善事業的社會名流，1880 年他在市中心創立只有男仕會員的「橘堡俱樂部」(Fort Orange Club)，並擔任首任主席。這個俱樂部是當地上流社會，政商領袖聚會的地方—所謂白人英格魯-撒克遜新教徒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 之溫床。因為職務關係，我曾多次應邀在俱樂部開會和用餐。他的父親爾溫 (Edwin) 在事業和政壇上都很成功，曾擔任副州長，民主黨州委員會主席。

有幾個因素使柯林在政壇上扶搖直上，長期掌權。他個人是一位資質聰慧，有教養的社會精英，又出生於很有名望的權貴世家。但更重要的因素乃是 1920 年代一股新的地方政治勢力的崛起，即所謂「奧本尼縣

民主黨機器」(Albany County Democratic Party Machine)。1922 年他的叔父比得和父親爾溫 (都是耶魯畢業)，聯合歐卡納兄弟，擊敗了共和黨國會議員候選人，比得勝選，並連任七屆。這個「黨機器」是上層階級的英國人後裔柯林家族與藍領工人階級的愛爾蘭新移民歐卡納家族不尋常的結盟，歐卡納教育程度不高，愛好鬥雞。民主黨機器牢牢控制了奧本尼縣市政治將近七十年，一直到 1980 年代後期。

柯林 一是位充滿矛盾令人迷惑的人。在擔任市長四十二年中，有三十六年他心甘情願做民主黨機器幕後的實際老闆 鄧·歐卡納 (Dan O'Connell) 的副手。他每星期一次登門拜訪歐卡納，請益縣市政府的重要事務，包括人事任命。一直到 1977 年歐卡納逝世時他才接任黨主席，自己當老闆。有些政治評論家認為他是小水池中的一條大魚。他很有機會追求更高的政府職位，例如州長，國會議員，聯邦或州政府部長，但他一概謝絕。

他是「一人市府」(One-man City Hall), 事必恭親，掌管市政府的巨細事務。市長辦公室的門常開，市民求見很容易。市民來信，外面打到市長辦公室的電話，由秘書將號碼和姓名寫在小紙條呈交給他，他大部份都會馬上接電話和回信。一般市民連街道的清潔或剷雪的事情，會直接去見他或打電話向他訴怨。對有困難和無助的人，向他請求金錢幫助，他有真誠的同情心。有一次我有事到市長辦公室見他。正好有一位年老婦人打電話來要向他借錢，他接電話，記得她的姓名，很和氣地答說：

「我不久以前才借給妳五塊錢，妳還沒有還，我不能再借錢給妳，妳要先把上次的貸款先還了。」他很靈巧地處理這項要求。

當我在政大念書時，就曾讀到有關美國政治「黨機器」的文章。來到奧本尼之後，對它的實際運作才有更進一步的瞭解。這個歐卡納—柯林黨機器控制縣市政府龐大的人事任命，甚至伸及州政府人事任命，加上嚴密的基層組織，使得他們長期掌權。市長的一通電話或一封信，往往能決定一個人任免升遷的命運。有一天我有事去見他，剛好州長辦公室負責人事的幕僚打來電話，探尋州交通部一位中級工程師申請升職的人事案。(我認識此人)。市長馬上從一個大檔案櫃內抽出此人的資料卷檔，審閱他的記錄，回電話說此人沒問題。原來他早已寫信給市長請求幫助關照。既使有建立文官制度的國家，黨機器成為政府高級公務員升遷的門神，不足為奇，中外偕然。不過他很尊重區域計劃委員會的超政黨和高度專業性，幾次他轉達的求職信，因資格不夠，我都加以婉拒。

市府雇用超額的員工，但薪水比其他城市低，連市長他自己也一樣。市府雇用許多老人做低薪酬庸的半工，這樣做一方面照顧老人，也增加民主黨的選票。其實他不必依賴市府的薪俸，他有其它主要優厚的收入來源。他自己擁有一家保險公司—「奧本尼協會」(Albany Associates)，幾乎包辦縣市政府本身的，和私人承包商的保險契約。縣市政府巨大的現款，大多存入他擁有股份或擔任董事的幾家設在奧本尼的銀行。昔時這些都是合法的，沒有所謂利益迴避的爭論問題。

他討厭工會和現代辦公室器具，辦公室和公家坐車沒有冷氣空調，他的辦公桌是一張灰色的鐵皮辦公桌。但他不爛用市長的特別禮遇 (Perk)，例如他不會私用公務車和司機。

因為柯林太靠近歐卡納掌控的民主黨機器，許多人說他的市政府既腐敗又無效率。選舉時買票作票時有所聞，不按規定招標是常事。1943年，共和黨州長湯馬斯·杜威 (Thomas E. Dewey) 對奧本尼政治腐敗發動調查。費時兩年，花掉一百萬元，還是無法提出充分的控告證據，結果不了了之。1973年他競選連任，是唯有的一次受到共和黨對手的嚴厲挑戰，才以三千多張選票險勝。黨機器盡一切代價，保持現狀，來緊抱權力。批評他的人說，他完全控制和保持自治的心態，使奧本尼在他任內缺少重大建設和都市更新。

1982年秋天，他的健康開始惡化，因為長期吸煙引起呼吸器官疾病，進波士頓一家醫院療養。可是一直到隔年五月底過世前，他都沒有授權給其他人處理市政府的重要事務。他的主任秘書每個禮拜開車往返奧本尼和波士頓，把重要市府案件公文送到醫院他的床邊。記得有一天他的主秘送來一封他的親筆短箋給我，關照委員會的事情。

以下是他於1982年聖誕節從醫院寫給女兒信中的一段話，表達他為人處事的態度：『我們生活中一點都不是完美無瑕的，這在政治上也是很明顯的。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而政治和人生是大致很相同的，稍許腐

敗有助與人和好相處。在日常生活中沒有腐敗這個字，這個意思在政治上也大致相同。』

他的繼任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律師，湯瑪斯·華倫 (Thomas Walden)，他是柯林主政時長期担市議會議長，也繼柯林担任區域委員會的委員與一年主席。華倫為人親切，講話溫和。他的行政風格與柯林大為不同，他將市府管理現代化和透明化，把前朝大多的政治機器廢棄。他後來被推選為全美最久的法學院之一的他的母校，奧本尼法學院董事會主席。很不幸的，他於1993年冬在他家附近因車禍過世。繼任的市長吉雷·堅寧 (Gerald Jennings) (第七十二任) 出身教育界，在市政革新方面有很好的成績，連任四屆，他也被選派担任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委員，我們彼此在職務上有長時間的交往。



陪駐紐約經文處吳子丹大使拜訪奧本尼第七十二任市長 (1994)



## 國會議員麥克·馬格那蒂

我認識麥克·馬格那蒂 (Michael M. McNulty) 先生有四十多年，是從 1970 年我到職時就開始，當時他是一個很年輕對政治就有抱負，大學一畢業，二十二歲就踏入政界，當選「綠島鎮」(Town of Green Island) 的鎮長。區域委員會開會時他常來旁聽。「綠島鎮」居民才 2,600 人，位於奧本尼縣北邊，哈得遜河 (Hudson River) 上游西岸河畔，。他出生於一個在地方上相當活躍的政治家庭，家族經營鎮上唯一的殯儀館，幾乎控制了全部鎮公所的政治事務。他的父親，傑克 (Jack)，當過民選的奧本尼縣警察長，也是縣民主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很有影響力的重要人物。我跟傑克也很熟。

1983 年麥克 (Mike) 當選紐約州議員，1988 年當選美國國會眾議員。(他喜歡熟人以小名麥克稱呼他。) 他在國會的地位 一直往上升，成為很有影響力的預算委員會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的第二把交椅的資深委員 (Ranking Member。) 從他競選紐約州議員時，我就開始替他募款助選，彼此關係很好。每次我到美京華盛頓特區開會時，都會到國會辦公室去拜訪他。我發起台灣同鄉捐款餐會，請他向大家就國會議案，尤其是有關美台關係的事情，做簡報和演講。根據「台灣公共事務會」(FAPA) 的統計，麥克投票支持台灣議案的記錄，全部國會議員中，排名第一。2004 年他推薦我出席當年七月底在波士頓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我是他的國會選區二十幾位全權代表之一。2008 年因為健康原因，

(從小就患有小兒麻痺)，宣佈退休不競選連任。因為區域計劃委員會的業務與聯邦政府有密切的關係，全美區域計劃委員會協會每年都安排在美京舉行年會，我會乘機到國會山莊去拜訪他和其他首府區選出的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麥克·馬格那蒂 (1994)



國會山莊拜訪國會議員 (1995)

## 彭明敏博士

1970 年代，美國各地的台灣同鄉會盛行舉辦壘球比賽，做為互相聯誼來往的方法之一。最初有中西部壘球大賽，北美洲台灣同鄉壘球賽，稍後有東北區台灣同鄉壘球賽。東北區壘球賽演變為美東台灣同鄉壘球賽，有十幾個美東地區的同鄉會組隊參加比賽，包括麻州的波士頓，康州的哈特福特，南澤西，北澤西，紐約州的首府奧本尼，中哈得遜，雪城，羅契斯特，綺色桂，和紐約市，加拿大的多倫多和渥太華。起先幾年各地輪流做東，在不同城市比賽，後來因為奧本尼地點適中，又有設備良好和足够的球場，大家同意每年七月在此地舉行比賽。1983 年起連續好幾年，都由我負責一切連絡工作和安排住宿與場地，有多達十二，三隊參加連續兩天的比賽。

後來大家接受我的建議，決定把比賽冠軍獎杯定名為「彭明敏杯」，以表揚他對台灣獨立運動的貢獻，也取得彭先生的同意，並提供一個冠軍獎杯。之後又增設一個「陳文成杯」，償給限定球隊由青少年組成的優勝隊。1986 年彭先生到奧本尼來親自頒獎，我們第一次見面，一起吃晚餐。

1964 年九月，彭明敏與他的兩位學生，謝聰敏和魏廷朝，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三人被國民黨政府拘捕判刑八至十年，在國際壓力下，彭博士後來被改判在家監禁 (house-arrest)。1970 年一月由外國友人幫助，冒險逃離台灣到瑞典，得到政治避護，同年九月以於政治避

難身份來到美國，全時間投入台灣獨立運動後，成為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精神領袖。他的先知先覺，有知識份子的良心，很多人稱呼他是台獨之父。

自救宣言主要起草人之一謝聰敏，彰化縣人，政大政治研究所碩士，經好友施嘉明先生介紹而認識。我幾次回台時，大家相約餐敘，聽他講一些台灣黑道介入政治的故事，他曾經以立法委員之身份調查過尹清楓命案。施嘉明嘉義縣朴子鎮人，也是政大政治研究所畢業，曾擔任省政府建設廳及民政廳副廳長，考選部部長和考試院考試委員，對台灣地方自治法規和公務員考選制度的改進有很大的貢獻。

1987年年底，我以「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奧本尼分會會長身份，到華府參加FAPA中央委員會年會，主要議程是討論FAPA的未來路線，中央委員會改組，會長的職權與改選會長。但是大家意見紛紛，很難取得共識。當年擔任會長的彭明敏決定要競選連任，和他競爭的有蔡同榮和陳唐山。競爭很激烈，各有派系支持。選前幾天蔡同榮還特地到我家來向我拉票，並講了一些批評彭先生的話。他是彭的學生，為了權位之爭，竟不顧師生倫理，使我很不以為然。我對彭先生非常尊敬，還是把票投給他，彭先生終於獲得多數票連任。蔡同榮博士對促進美國國會支持台灣和推動台灣民主運動的貢獻，精於政治謀略和組織能力，有目共睹，令人欽佩。



台灣同鄉美東壘球賽彭明敏杯頒獎 (1986/7)



## 奧本尼—美國最古老的城市

台灣新竹是我出生和長大的故鄉，但我一生住在那裡總共只有 27 年。比較一下，從 1970 年開始，我在紐約州首府區居住已經超過 45 個寒暑。我們住家是州都奧本尼北鄰「科樂尼鎮」(Town of Colonie)，人口 85,000，僅次於奧本尼市。今日所有首府區的大小市鎮都是奧本尼的延伸，它是全首府區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和交通中心。對外而言，凡住在首府區的都指稱奧本尼是他們的住在地。有一句話說『他鄉住久是故鄉』，毫無異問的，奧本尼是我的第二故鄉，值得在此稍做介紹。

1609 年，亨利·哈得遜 (Henry Hudson)，由荷蘭東印度公司授權，駕舫船「半月」號 (Half Moon)，從「阿姆斯特丹」(今日紐約市) 出發，溯「哈得遜河」(Hudson River) 北上航行 150 英哩 (240 公里)，抵達今日的奧本尼。1624 年，一群荷蘭貿易商在此建築一座「奧倫治堡」(Fort Orange) 於哈得遜河西岸，成為毛皮收購與農墾的前哨站。很巧地在東方同一年，總部設於「巴達維亞」(今日印尼首都雅加達) 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另一艦隊，在南台灣登陸，也在台南安平附近建築一座「奧倫治堡」，1627 年更名為「熱蘭遮城」(Zealandia)，做為貿易與殖民台灣的行政中心。荷蘭統治台灣 38 年，一直到 1662 年才被鄭成功打敗，退出台灣，否則台灣的歷史可能完全不一樣。

1664 年英國七取代荷蘭成為東北美洲殖民地統治者，1686 年當時的殖民地總督湯瑪斯·倫甘 (Thomas Dongan) 將奧本尼特許 (charter) 為北美洲第一個城市。1797 年奧本尼被選擇為紐約州州都 (本來州都是在比較南邊的Kinston)，主要原因是它距海較遠，可避免由海上來的攻擊，比較安全，也可以西進廣大的農地。交通網路—包括收費道路 (turnpike)，可航行的河川，人工運河與後來的鐵路，和深水的內陸港—促使奧本尼成為很有前途的工商業中心。在政治上，奧本尼成為有野心追逐美國白宮大位的政治家的跳板，有六位紐約州州長成為美國總統或副總統。

奧本尼的居民種族成份，主要是英國 (洋基)，愛爾蘭，義大利，波蘭，和德國後裔。1960 年之後開始暫暫有亞裔移民遷入定居。奧本尼市區人口，在 1950 頂峯年代，高達 135,000 人。但是像其它多數的老城市一樣，1960 年代之後，因為中上階級白人家庭往郊區遷移，即所謂『白色遷逃』 (White Flight)，人口大量流失，現在居民只有十萬左右，有 31% 是非白人。(首府區四縣總人口有 840,000 人，1960 年代後亞裔移民開始增加，到現在估計有 16,500 人，佔 5.4%，台美人約 450 人)。現在市中心內沒有一家大百貨店，雖然有聯邦政府補助的都市更新，接近市中心的里鄰仍然有不少被放棄或缺少整修的建築物。

因為是州都，奧本尼還是紐約上州的政治，交通，經濟，醫療，文化，高等教育 (市內一共有七所大專校院)，和高科技研發中心。近年由紐約州政府補助，公私總投資 200 億美元，在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校區校園內，設立奈米科學與工程學院，研發奈米科技產品，並招來世界最頂



尖電腦公司，成立『國際 450 合股公司』(G450C—Global 450mm Consortium)，共同合作，研發 18 英寸 (450 公分) 晶片 (wafer) 的製造程序與機器設備。參加的公司包括台及 台灣半導體 (TSMC)，因特爾 (Intel)，三星 (Samsung)，國際鑄造 (Global Foundries)，國際商機 (IBM)，和東京電子 (TEL)。園區內有員工三千多人，已成為世界尖端高科技中心之一。

很值得一提的是位於市中心的著名地標，名為「帝國州廣場」(The Empire State Plaza) 的紐約州州政府辦公室大樓樓群，起先叫做「南苑」(The South Mall)。這是尼爾遜·洛克費勒 (Nelson A. Rockefeller) 當州長時的最大公共工程傑作。根據報導說，1958 年洛克費勒接待來訪的荷蘭比特蕾格公主 (Princess Beatrix)，驅車經過接臨州長官邸的「南端」(South End) 鄰里，看到十九世紀不甚上眼和破舊建築，使他感到很困窘丟臉，認為該社區是貧民窟，決心把它全部拆掉，在原地建築一個最現代化和美觀的州政府大樓。

廣場佔地 98 英畝，於 1962 年動工，1976 年完工，耗資 17 億美元，(起初預算不到三億美元)，是全美最大的都市更新工程。當時為了取得建地，州政府徵收拆掉了 1,500 個民宅和公寓，350 間商店，遷移了 3,600 住戶，一共 9,000 居民，大多數是義大利裔，不少是工人階級的貧戶。廣場一共有十棟大樓，可容納 13,000 人辦公。大樓外牆都是青白色大理石，最南端是一座十層高的文化與教育中心大樓，容納州博物館與全美三大之一的公共圖書館，與北端的十九世紀建築，古色古香的舊州辦公大樓

搖遙相對。最高的一棟 Corning Tower，樓高 44 層，是紐約上州最高的辦公大樓。長方形的廣場地面一層，中間有三個大水池，其中一個水池冬天可作為溜冰場，兩傍是大理石鋪成的走道和石椅，供人歇息。東側有一座半個蛋形的建築物，叫做「巨蛋」(The Egg)，是紐約州表演藝術中心，裡面有一大一小的劇院。廣場下面是半英里長的地下通道 (Concourse)，連接每棟大樓，兩旁有一個可容納五千人的會議中心，餐廳，文具店，銀行，郵局等。最底下三層停車場可供停車 3,500 輛。

1973 年我服務的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的辦公室由市郊搬到市內，我每天可以聽到從半英里外傳來的工地隆隆打樁的聲音。這個美國所有州政府中最新最大，整體設計的建築群，堪稱是一件文化藝術作品，每年吸引了成千成萬的遊客。也只有像洛克費勒這種富有藝術欣賞力，有遠見，政治手腕與魄力的人物才能做到。

紐約州憲法規定，凡是州的重大公共工程，必須議會通過和全民公投，發行州公債支付。紐約州雖然是很富裕的大州，但是要耗費數億美元在上州蓋政府辦公大樓的公共工程，要獲得州議會投票多數通過，和廠定反對。於是洛克費勒找上奧本尼市長柯林，請他幫忙。兩人雖不屬同一政黨，洛克費勒是共和黨，柯林是民主黨，但他們同是世家子弟，私交很好。柯林想出如何繞過須要獲得州議會通過和人民公投的方法妙計，就是由奧本尼縣政府發行公債，支付建築費用，成為房東，將新辦公大樓租給房客州政府，以四十年為期，還清本息。2001 年公債還清，

全部產權歸屬州政府。按當時奧本尼縣市政府均由歐卡納—柯林「民主黨黨機器」完全控制，因此公債議案很輕易地在縣議會通過。



紐約州政府大樓廣場



紐約州表演藝術中心「巨蛋」

## 首次訪問中國

1983 年四月我參加一個為期十六天訪問中國的「環保計劃代表團」(Environmental Planning Delegation)，這是由總部設在西雅圖的『人民對人民方案』(People To People Program) 的民間組織主持的，目的是促進專業人員的國際科技和學術交流。中國的接待單位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代表團的成員都是美國都市計劃師協會的會員，每位團員至少要準備一個專題發表，我準備發表的題目是「美國都市土地分區使用原理與執行」。代表團全部三十三人，其中有配偶八人，內人文華也同行，只有我們兩人懂華語。團長由一位年紀較大，從事環保法律顧問的人擔任。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1978 年中美建交，1980 年初中

國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政策，我們算是較早訪問中國的美國專業團體。這一趟的旅費並不便宜，每個人繳費將近 3,500 美金。

全部團員由各地先到達西雅圖集合，住在五星級的「四季」旅館，聽取團長的簡報。隔日坐飛機到東京，在吉田機場停留半天等候轉機，大家乘機會到機場附近的一個小鎮和寺廟遊覽。由東京直飛上海，再轉機到北京。上海虹橋機場非常老舊簡陋，沒有空橋，從停機坪到機場入關檢查處，還要步行一段距離，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很差。海關人員檢察行李時，發現有一位團員替人託帶的小收音機，以違反國安為由，把它沒收。從東京到上海的飛機遲到，接不上飛往北京的班機，航空公司人員要我們再付飛往北京的另一班飛機的機票，經過一番抗議交涉後才得免付。

北京機場大樓看來相當新和摩登，從機場到北京市內的雙線筆直的柏油路兩旁，沿路種柳樹，相當美。我們在北京住三天，有短時間與北京市政府計劃局的人員座談，讓幾位團員發表準備好的專題文章。大部份時間都是參觀名勝古蹟，包括天安門廣場，紫禁城，長城，十三陵，天壇，喇嘛寺，頤和園等。部份北京城牆開始被拆，計劃改建為繞城公路，暴露百年住宅的破舊面貌。也可以看到許多正在興建的高層公寓，但規定要七層以上的公寓才有電梯設備。道路上很少汽車，但是充滿腳踏車。男女衣著不外白，黑，藍三種顏色。『一家一個孩，剛剛好』的大字標語，到處可見。室外很少公共廁所，很令遊客頭痛。

全團北京坐飛機到第二站瀋陽市，它是中國東北或稱為滿州的政治，經濟，和工業中心，也是滿清的故都，人口八百多萬。(中國的地方制度，一個市管轄幾個縣。)這裡有豐富的鐵礦，土地都是紅色的，是中國鋼鐵中心，空氣污染很嚴重。因為日本曾經佔領滿州多年，瀋陽存留有日本人文化的痕跡，許多建築物有顯著的日式格調，很多中年以上的人會講日語，因為瀋陽吸引很多日本遊客，在戲院裡歌唱參入日本舊歌。我們遊覽清朝舊皇宮，規模很小。全團人到郊外的一間休閒旅館洗礦泉水澡，那裡以前是軍閥張作霖的別墅。大家也到位於附近千山的一間古寺遊覽。

我們的導遊兼翻譯是一位北京外語學校的教授，還有一個他的學生助理。當我們從瀋陽再回到北京時，這位年輕翻譯突然被換掉。聽說他話太多，對團員講許多關於中國大陸負面的話。他沒有受到較多的正式教育，有點土裏土氣，因家庭背景和青年活動，只有初中畢業就越級進入外語學校。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教育制度也遭到嚴重破壞，造成一代人的教育斷層。

我們行程的第三站是杭州，西湖比我想像中的還小，不過沿岸柳樹隨風輕飄，就是著名的蘇堤，相當宜人。團員下榻湖邊一家賓館，是招待高官住宿的。在浙江大學舉行了一場學術交談，讓一部份團員發表論文。大家遊覽附近的雷峰塔，岳王廟，坐小遊艇到湖中的三潭印月，參觀製茶工廠。緝

大家從杭州乘火車到此行最後一站—南京。它是許多中國許多朝代的國都，包括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大家爬上總共有 392 石階的中山陵，上面有中華民國果果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墳墓，是中國近代最神聖的紀念碑，1929 建成。中山陵所在的紫金山和長江大橋也是參觀的據點，長江橋長 1576 米，鐵路與公路兩用，是 1960 年代中俄關係惡化，俄國撤離中國後，由中國工程師自行設計建造的偉大工程。晚上大家到一劇院欣賞歌舞表演。訪問團最後一場學術座談會是在南京大學舉行。

十六天旅程包括最後在香港停留兩天。除了逛街，我還約了幾位政大同學見面餐敘。五月中香港的天氣已經很悶熱，每次上街，滿身大汗，一天要洗好幾次澡。訪團結束，我和文華沒有直接回美國，順便回台灣探望親友。因恐怕入境時海關檢查遭遇到麻煩，我們把大部份在中國購買的禮物和照像底片先從香港郵寄回美國。當年台灣和中國大陸，人民不准往來。二十九年之後 (2012) 我們第二次踏上中國大陸，旅遊江南。

## 台灣省主席李登輝訪問奧本尼

1983 年八月中台灣省主席李登輝訪問奧本尼，隨行的有李夫人和幾位廳處長，省府委員，秘書等十幾人，記得有民政廳長陳孟鈴，農林廳長余玉賢，社會處處長許水德等。他來訪的目的是想要與紐約州長馬利奧·柯模 (Mario Cuomo) 見面。他們下榻奧本尼市中心的喜爾登旅館前後三夜四天，等候約見。但是柯模避不見面，讓李登輝在旅館空等，情

況非常尷尬，表示駐紐約的台灣代表處做事不佳，沒把關係弄好，也反應台灣當時在國際上的困難處境，連紐約州長都會看不起。

當時有一位在州政府衛生部服務的孫慕婉女士，是行政院長孫運璿的親妹妹，嫁給 RPI 理工學院教授沈季能為繼室。因此由他出面在喜爾登宴請李登輝一團人，並邀請本地台灣社團領袖做陪，我和文華都被邀出席。我正好擔任當年首府區台灣同鄉會的會長，遂與華社社長和台灣的留學生同學會會長，共同發起一個歡迎晚宴，場地選在 RPI 理工學院的學生活動中心，大約有兩百位同鄉和留學生參加。李登輝以「農業十萬大軍」為題發表他來美國的第一次精彩演說。在離開奧本尼之前，他在喜爾登宴請十幾個同鄉，席間他談話參雜閩南話和北京話，顯然他講台語比較舒暢。

返台不久，李就被國民黨推選為蔣經國之下的中華民國副總統。1985年八月我回台北參加國建會，我想順便去拜訪他，不明瞭總統府的作業程序，就直接打個電話到副總統辦公室請求約見，接電話的秘書要我先寫信去才行。我在台灣停留的時間有限，書信連絡極不方便，後經當時已正擔任台北市市長的許水德先生打電話到副總統辦公室，李登輝要邀請我到總統府見面。但我事先已經答應民政廳長陳孟鈴先生的邀約，要到省府中興新村見面吃午餐，時間衝突，總不能有別人官大就對人爽約，只好婉辭。許水德政大教育研究所畢業，受李登輝提拔，曾任官派高雄市長，台北市長，駐日代表，國民黨秘書長。



與 1983 年他到訪奧本尼的不受注意的場面大為不同的是，1995 年六月，當時已經擔任總統的李登輝，應他的母校康乃爾大學的邀請，以主講貴賓身份在畢業典禮上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為題，發表演講，有數百人美東的台僑和留學生前往迎接和聽演講，吸引了國內外主要媒體的報導，也招來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不過美國國務院還是沒有以外國元首的身份，給予官方的的接待。



歡迎台灣省主席李登輝博士晚宴 (1983/8)





李主席發表演講「台灣農村十萬大軍」



## 九一一世貿大樓被暴徒撞毀

2001 年七月中旬，我和文華出席位於紐約曼哈坦中城一家中餐館舉行的政大同屆同學的午餐聚會。餐後我們順便散步到下城的世貿中心，乘電梯到兩棟大樓之一的最上面 113 樓露天瞭望層，這還是我們住在紐約州三十多年來第一次登上世貿大樓的頂層，大開眼際，從高處俯瞰紐約全市及四周遠景。但是千萬沒有預料兩個月後，這兩棟摩天大樓會被暴徒完全摧毀。

2001 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二早上八點五十分左右，我正在辦公室，忽然聽到一位職員大叫說，世貿中心大樓被飛機衝擊了，電視台正在直播。我趕緊走到會議室看電視，看到世貿中心一百一十層高的北樓 (North Tower) 上面正冒出黑色濃煙。十幾分鐘後，突然看見一架波音噴射客機出現，直往南樓 (South Tower) 八十幾層衝撞，兩棟大樓都冒出火焰和濃煙。十點左右，整棟南樓像積木一樣，徐徐往下墜落，半小時後北樓也跟著墜落下來，世貿中心其他較低的五棟大樓也遭受嚴重破壞，只見濃煙和灰塵沖天，驚慌的人羣四散奔逃，一片混亂，令人心驚動魄。這個紐約市最著名的摩天大樓地標，在兩小時內全部倒塌，一瞬間從地球地平線上消失。

根據後來政府的調查，發現只經過很短飛行訓練的暴徒先後綁架從波士頓機場起飛，沿著 90 號州際公路向西飛行，抵達奧本尼上空後，折向

南飛，以哈得遜河做指引，很容易地直撞目標明顯，屹立於哈得遜河東岸的世貿大樓。

九一一自殺性攻擊是由反西方的穆斯林極端組織—阿卡達 (al-Qaeda) 策劃和執行的，首領叫歐沙馬·賓那登 (Osama bin Laden)。有將近三千人死於這項協調很好的攻擊，包括世貿中心的 2606 人，其中 400 人是紐約市救火隊員，醫療救生員，和警察。同一時間，美京國家機場起飛的第三架噴射客機猛擊五角大廈，造成 125 個軍事與公務人員死亡。由新澤西州的紐華克國際機場幾起飛，有乘客 45 人的第四架被劫飛機，因乘客勇敢反抗，撞落在賓州的一處農地，無人生還。四次攻擊，總共有 246 人機上乘客和 19 個劫暴徒機同歸於盡。世貿中心的摧毀重瘡美國經濟和曼哈坦下城，道娟指數慘跌 1,669 點 (14.3%)，是美國歷史上，跌落最大的一週，美國股票價值損失 1.4 兆美元。

劉怡明先生是我認識的台灣人 (台南市)，他工作的保險公司在世貿中心一棟大樓。聽他述說當時死裡逃生的情況，真令人心悸膽破。

九一一事件之後，全世界各國加強安全管制，須經過電子測檢和搜經過電子測檢和搜身，使坐飛機旅行變得非常不方便，拉長登機時間。要進入聯邦和州政府的公共建築物，也都要經過電子測檢和搜身。受到穆斯林暴徒攻擊，激動了美國的報復反擊。2001 年幾九月，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包括英國，加拿大和澳洲，開始攻打阿富汗，推翻回教基本教義派 (Taliban) 政權，接著以美國為首的北歐公約聯軍進軍伊拉克。拖了十年

多，它們是二十一世紀耗費最多的戰爭。很明顯的，政權可被更換，軍隊可被擊敗，但是要消滅一個傳統文化和宗教信仰是相當困難的。



紐約市世貿中心大樓瞭望頂層(2001/7)



新世貿中心—自由大樓,高 1774 英尺(2014)

## 出席 2004 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美國 2004 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於七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在波士頓舉行，主要目的是選舉民主黨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並通過政策黨綱 (Policy Platform)。是年三月，國會眾議院議員麥克·馬高納蒂的奧本尼辦公室主任打電話給我，說國會議員決定推薦我以國會第 21 選區的不分區代表 (At Large Delegate)，參加七月底在波士頓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

大會。我有點驚訝接到這個通知，告訴他我才登記為民主黨黨員一年多，實在不夠資格參加。他說沒關係，過幾天會有州民主黨委員會的人打電話與我連絡，說明細節。為表示我對國會議員馬高納蒂的尊敬，我接受推薦。(按我因為擔任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執行長，是專業公務人員，不適當參加地方政黨活動，雖然因私交發動台美同鄉捐款，支持馬高納蒂的競選活動，行使個人的政治權利。一直到退休後，因贊同民主黨的理念與政策，才簽名加入民主黨。)果然幾天後，接到州民主黨委員會的一位資深幹部由紐約市總部打來的電話。他要我將一份個人資料寄去，並催我盡快向紐約州民主黨代表團指定在波士頓下榻的旅館訂房。

波士頓與奧本尼相距只有 170 英哩，開車只要三小時。我和文華提前一天到達位於市中心的豪華旅館—「波士頓公園廣場旅館」(Boston Park Plaza Hotel)。住四個晚上加停車費，就要美金一千兩百元。因為五萬多旅客湧入，包括代表，候選代表 (Alternate Delegate) 和眷屬，國內外記者和外國觀察人士，旅館和相關行業都趁機大發選舉財。全國代表大會在可容納三萬五千人的『艦隊中心』(Fleet Center) 球場舉行。大會有代表四千三百多位和六百多位候選代表。代表中，亞裔約有兩百七十人，約佔 5%。加州的代表人數最多，有五百多位，其次是紐約州，有三百三十位。我發現紐約州的不分區代表中有國會議員，縣市首長，議長，當然有州和縣黨部主席，我是國會議員推薦的少數民間代表，令別人括目相看。(不分區代表約佔全部黨代表的 15—16%。)



從七月二十六號開始，每天在旅館大會議廳內有早餐會，邀請政要演講。其中最出風頭，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競選代表紐約州的聯邦參議員，前總統第一夫人喜拉莉·柯林頓。她的照片小胸章和宣傳單張擺滿會場桌上，雖然她還沒有正式宣佈，但大家都知道她已經開始為競選 2008 年的總統大選鋪路。(喜拉莉與巴拉克·歐巴馬競選 2008 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失敗。) 下午在不同地方有黨政策綱領草案審查討論會，我去參加亞裔小組，審查討論有關移民和少數族群權益的政策草案。在代表大會期間，有許多由私人大公司和遊說團 (lobbyists) 出錢舉辦的派對和招待酒會。



2004 年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入場識別證

大會重戲是每天晚上在「艦隊中心」會場內舉行的造勢晚會。從下午四點開始，由專車從各旅館接送大會代表，候補代表，陪同的家眷和朋友，陸續進入會場。因為受 2001 年 9-11 回教暴徒恐怖分子攻擊的影響，大會安全管制非常嚴緊，到處是警察和保安，上空有直昇機巡迴。進場



的人都要把入場證掛在胸前，通過電子檢測，入場證每天不同。會場內裝飾鮮艷，掛滿旗幟，樂聲響徹屋頂。紐約州的全部代表都坐在大會指定的一個區棚。紐約州代表團由州議會議長帶領。我在那裡碰到一位年輕的台美人，劉逸醇 (John Liu) 當時擔任紐約市市議員。我們互相彼此介紹，他說他出生在台中市，許多人認為他是一顆正在上躍的垂裔政治明星。(劉後來當選紐約市財政監察長，2013 年競選紐約市長落選，原因之一是助選幕僚被控告非法收受競選捐款。)

演講者一個接著一個站到講台上發表政治演說，宣揚民主黨的政績方案，同時也貶駁共和國的錯失。每晚十五，六人上台演講，將大會氣氛炒熱。晚上八點到十點這段重點時間 (Prime Time)，則留給重量級的主要演講人 (Keynote Speakers)。其中一人是一位年輕的非裔伊諾利州議員，剛高票獲得聯邦參議員候選人提名的歐巴馬。七月二十七日晚上他發表一篇動人的演講：『沒有自由派的美國和保守派的美國，只有一個各州聯合的美國』 (There's not a liberal America and a conservative America—there'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一鳴驚人，成為下一屆總統候選人的熱門人物。果然四年後，他競選並當選為美國總統。大多數的選前預估，都認為約翰·凱利會勝選。但是結果正好相反，由小喬治·布希以多了三百萬票贏得險勝。布希，獲得 286 選舉人票，凱利251。整個競選的最重要主題是外交政策，特別是布希對抗回教徒暴力戰爭和 2003 年的進軍伊拉克。



慶祝委員會成立二十五週年職員合照 (1992)



慶祝委員會成立三十週年貴賓 奧本尼縣市長 (右三，右一 1997)



接受民權團體首府區華聯頒授「1991年公民獎」



接受紐約州人權署頒授人權獎 (1997)





加州尤色美地國家公園 (1999/5)



中國安徽省黃山 (2012/5)



夏威夷 (2013/9)



北歐之旅 (2008/9)



南加勒比海聖多瑪 (2014/1)



中美洲哥斯達里加 (2011/9)



倫敦白金漢宮前廣場(2008/9)



維蒙特州賞楓葉 (王綿昌, 林聰玲 2013/10)



紐約州北部郊遊 (2013/10)



中國浙江西湖 (瑞釵堂妹, 鄭耀明 2012/5)



麻州普里茅斯—五月花號 (2014/10)



哈得遜河東岸紐約市世貿中心高樓 (2014/10)





三兒英立 (1992)



英明，佩璜和孫兒 (1997)



扶輪社募款高爾夫球義賽 (2012/9)



台中扶輪社區總監李兆祥先生 (2009/5)



康乃爾大學陳河田教授 (2010/9)



政大同學畢業五十年後 (2009/5)



美東政大老同學 (2014/7)



美國太平洋時報林文政社長 (1913/9)



前國防部長蔡明憲 (2013/10 世台會)



外交部季穎聲先生(駐以色列代表 2012/4)



扶輪社聖誕節救濟募捐義工 (2014/12)

## 生平重要年表

- 1935 出生於台灣新竹市，排行五，上有二兄二姊。父陳伯壘，母柯研。
- 1942 七歲進新竹北門國民學校。
- 1947 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見證新竹雷公埤橋上憲兵槍殺示威民眾。
- 1948 考進省立新竹中學初中部。
- 1951 考進省立師範大學附屬中學高中部。
- 1952 母親於八月十八日逝世，(享年 51)。
- 1955 考進國立政治大學。
- 1959 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獲法學士學位。  
考進憲兵學校接受八個月預備軍官訓練，授階少尉附排長，被派到新竹崎頂第十軍團部憲兵營服役。
- 1961 四月提前服完預備軍官役退伍，受聘新竹縣立一中擔任英文老師。
- 1961 十二月三十一日與魏秀英(文華)小姐結婚
- 1962 長男英明於十一月出生。
- 1963 一月十五日乘「香港商船號」貨輪由高雄港出發離開台灣，經香港和日本，來美國留學。二月十三日抵達美國西岸加州長堤，轉往柏克萊，進加州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攻讀碩士學位。
- 1965 六月完成加大學業，獲都市計劃學碩士，八月應聘擔任米蘇里州堪薩斯市助理計劃師，十月底文華和明兒抵達堪市，全家團圓。
- 1966 次兒英哲十一月出生於米蘇里州堪薩斯市。



- 1967 七月應聘轉任印地安納州首府印地安納波里斯市，馬利恩縣 (郡) 大都會計劃局資深計劃師。
- 1968 三兒英立九月出生於印地安納波里斯市。
- 1969 文華雙親於八月來美國訪問旅遊。
- 1970 元月應聘擔任紐約州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首席計劃師。
- 1971 與台灣同鄉成立首府區福爾摩沙俱樂部 (Formosa Club，) 後改稱台灣同鄉會。出任兩屆會長
- 1973 七月全家返台渡假 (來美十年首次回台，) 適逢孀母不幸過世，(享年 63)。探望病中父親，十二月十二日父親過世，(享年 77)。
- 1974 升任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副執行長。
- 1980 十月應聘擔任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執行長，前後任職二十三年，直到 2003 年七月退休。
- 1983 參加由美國都市計劃協會會員組成的環保計劃學術交流團，於五月第一次訪問中國，文華同行，回程返台探親。
- 擔任首府區台灣同鄉會會長，發動同鄉及留學生舉辦晚宴，歡迎八月中前來奧巴尼訪問的台灣省主席李登輝博士及隨員。
- 1984 設立紐約州首府區『外貿區』，範圍包括十個縣。
- 八月由寇克·摩根牧師授洗，歸奉基督教。
- 1985 膺選居住地 Latham 扶輪社社長。八月應邀回台參加「國家建設研究會」(國建會)，順便赴監獄探望前新竹市長施性忠。

1986 出席五月在美南紐奧蘭市舉行的全國區域委員會協會之年會。  
1985年五月該市遭受 Katrina 颱風破壞，全市百分之八十淹水，損失一百十億美元，一千八百人死亡。

叔父與瑞錦堂姊五月底第二次來美旅遊，不幸於七月初返台前幾天在紐約市腦溢血病逝。八月中將骨灰帶回台灣厚葬。

1988 參加三月在舊金山舉行的全國外貿區協會之年會，順便探望劉中原和莊文玉夫婦。

1989 全家於五月回台參加岳父魏萬德先生喪禮，(享年 76)。

1990 三兒英立由普林斯頓大學畢業。

長子英明與呂佩瓚於六月三十一日在奧本尼華人社區教會舉行婚禮，由陳清芳牧師證婚。

1991 七月偕文華赴西雅圖市參加外甥楊宏洲與愛爾蘭後裔莉芝·歐伯林之婚禮。順遊附近雷尼爾山國家公園 (Mt. Rainier National Park。)

1992 正月回台渡假，應中原理工學院張光正院長邀請，赴該校參觀和演講，講題「專業倫理」。

獲首府區民權組織「華聯」頒授「1992年公民獎」。

1993 出席六月於波特蘭市舉行的全國區域計劃協會年會，十月於西雅圖市舉行的全國外貿區協會年會。順遊加拿大之溫哥華及委維多利亞島。

1994 成立「首府區少年中心」，兼任中心行政總監，籌備建築區域少年嚴管拘留所。

- 1995 長孫明皓五月出生於芝加哥。出席十月於夏威夷舉行的「全國外貿區協會」年會，順道返台參加三兒英立與黃心慧小姐結婚婚禮。
- 1997 「首府區少年嚴管拘留所」於三月舉行開工破土典禮，十二月完工，為全國首創區域少年嚴管拘留所。
- 獲紐約州人權署頒授之人權獎。
- 1998 出席六月於俄克拉荷馬州陶沙市舉行之「全國區域計劃委員會協會」年會，獲協會頒授之「傑出區域成就首獎」。
- 全家於十一月返台參加岳母陳畹蘭女士喪禮。(享年 82)
- 1999 出席六月於加州蒙特婁舉行之「全國區域計劃委員會協會」年會，順道遊覽著名的優色美地國家公園 (Yosemite National Park)。
- 2000 五月赴新加坡探望在該地擔任化工廠廠長之長子英明全家。孫女明怡五月出生。
- 出席十月於波多黎各舉行之「全國外貿區協會」年會。
- 2001 出席五月於美中西部尼布拉斯加州歐瑪荷市舉行之「全國區域計劃委員會協會」年會，順道遊覽拉斯莫國家紀念碑 (Rushmore National Memorial), 及附近三個國家公園和國家紀念碑。
- 2001 七月中遊覽紐約市世貿中心，登上世貿大樓瞭望層觀賞。九月十一日兩棟大樓均遭穆斯林教暴徒以自殺飛機衝擊摧毀。隔年三月美國進兵伊拉克。
- 2002 九月二十六日返台參加大姊清月之喪禮。(享年 81)
- 2003 三月向委員會表達年中退休之意願，六月正式提出辭呈，七月四日生效。結束在美國三十八年都市與區域計劃專業生涯。

2004 與本地台灣同鄉發起成立免稅非營利社團「首府區台美文化促進會」，擔任 2005 年度會長。

三月與文華返台參加總統選舉投票，陳水扁與和呂秀蓮當選正副總統連任。與外甥張英賢，月鳳夫婦同遊外島金門。

受國會議員馬高納蒂推薦，以全代表 (Full Delegate) 身份出席 七月底於波士頓舉行之民主黨全國大會，推選參議員凱瑞和愛德華為正副總統候選人。十一月大選，民主黨敗選。

2005 一月邀請好友前白宮顧問及長榮大學前副校長徐福棟博士來奧本尼，在台灣同鄉會及台美文化促進會聯合年會中，以『邁向尊嚴之路—新台灣人與台灣文化的認同』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2007 五月返台參加政治大學五十週年校慶。十月參加旅行團遊覽東歐七國，總共十二日。

2008 三月與文華返台參加總統選舉投票，民進黨謝長廷蘇振昌落選，國民黨馬英九蕭萬長當選。順便遊覽島上不少名勝古蹟。

十月偕高中同學張輝哲博士前往德州休士頓參加同鄉摯友張錦輝博士喪禮，(享年 74)。

2010 應聘連任僑務委員會諮詢委員 (榮譽職。) 2000 民進黨執政，開始應聘擔任僑委會顧問。

十月與文華返台參加瑞雲姊骨灰進塔儀式，(享年 84)。出席慶祝伯達堂叔九十大壽宴席。偕表弟李明圃與美月夫婦同遊新竹附近名勝。

2011 返台參加仲堯兄七月十一日喪禮，(享年 81)。

參加九月底於中美洲哥斯達黎加舉行之「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年會。順途遊覽巴拿馬運河。

- 2012 參加旅遊團遊覽中國江南名勝古蹟，包括蘇州，無錫，杭州，黃山，南京，中山陵等。同行有瑞釵堂妹及妹婿鄭耀明。三十年來第二次踏足中國大陸。
- 2013 擔任「紐約非營利組織協會」(New York Council of Nonprofits) 董事共十二年任期屆滿。協會有會員四千多個民間組織。
- 2013 參加十月初於夏威夷舉行之「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年會，順途探訪居住南加州親友。
- 2014 正月初乘遊輪遊中美洲南加勒比海諸島國，由紐約起航，一共十三天。十月初與二十多位同鄉參加旅行團，遊覽美加東北區名勝，總共十四天。

## 封面圖

一九六三年一月『香港商船號』貨輪上，赴美途中

## 作者簡歷

1935 年出生於台灣新竹市  
1959 年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畢業  
1965 年獲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都市計劃碩士  
1965 年至 2003 年在美國從事都市與區域計劃

專業三十八年，歷任：

米蘇里州堪薩斯市計劃局助理都市計劃師 (1965-67)

印地安納州馬利恩郡大都會計劃局資深計劃師 (1967-1969)

紐約州首府區區域計劃委員會首席計劃師，執行長 (1970-2003)

首府區少年中心行政總監 (1994-2003)

## 聯絡

Chungchin Chen

4 Flicker Drive

Latham, NY 12110

(518) 785-5964 (H)

(518) 389-5911 (C)

[Cchen35@verizon.net](mailto:Cchen35@verizon.net)